

P

第四才子書

平山冷燕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5765/1234e

v.1

小引

縱覽近世書坊間發行的諸種傳奇小說，除醒世覺世外，總不外乎才子佳人。然流行既廣，珠目自混，其文其事，若非失之平平，即係體涉于淫，欲求其語登大雅，豈而易求！然此平山冷燕，因有其特殊之價值，故如雲中矯鶴，巍巍乎大有雄居文壇之概，此非他，蓋由于其用筆不俗，且別具機杼，而非其他的一味以偷香竊玉爲發揮文體之根由，而作爲燈下閒談之資料者可比。前傳之作，實自顯仁當庭呈顯白燕詩爲脫骨安根，及至山黛奉諭面試才學，御賜女子之名，乃如海上三山，奇峯突現，興風作波，出沒變幻，而生出無限奇事豔跡。歷觀諸本，此豔藻奇跡，未有不假道于隔鄰才子才女者，獨此書能自樹赤幟，不脫胎于凡俗，誠乎可貴。又則玉人才郎，彼憐我愛，效紅拂之私奔，奔之獲濟，固自不乏，然不得其成者比比。雖然，無論其或成或敗，然鑽穴踰牆，已失規範，若出之私奔，則女犯淫條，男干穢律，讀者其能予以同情乎？若山黛之與燕白領，冷絳雪之與平如衡，雖皆落花有意，流水有情，然無不節節以貞烈自勵，而終于機至緣臨之時，受朝庭之主婚，雙雙效于飛之共樂，則古之紅拂女讀之，其亦能無愧于心乎？張寅、宋信，無學之士也，因慕山冷二女之才，不惜屈膝前往受試，致受山黛不世之奇辱，讀者每每苦之恨之。然因宋、張之無術，愈覺平燕之才奇，若非此者，則事入平淡，清涼無味，此讀者所宜深知者也。傳奇雖小道，然無異畫工凸者凸，凹者凹，色澤配點又慎，若于陪輦人物草草，則安能引襯得起劇中主人之錚俊，此平山冷燕之所以能流傳至今，而編者極願介紹于知音者共賞之也。

新式平山冷燕目次

第一回	太平世才星降瑞	一	第十一回	一首詩占盡假風光	八五
第二回	聖明朝淑女獻箴	七	第十二回	三杯酒透出真消息	九三
第三回	金閨女詩嘲狂士	一五	第十三回	觀舊句忽爾害相思	一〇〇
第四回	玉尺樓才壓羣英	二二	第十四回	看梅花默然投臭味	一〇八
第五回	山人臉一抹便轉	三二	第十五回	懸綵筆直求淑女	一一七
第六回	才女心百折不回	四一	第十六回	扮青衣巧壓才人	一二六
第七回	道路上美還遇美	五〇	第十七回	俏佳人代醜漢呈身	一三七
第八回	閨閣中才不讓才	五九	第十八回	癡公子倩佳人畫面	一四五
第九回	誤相逢才傲張寅	六七	第十九回	道路聯姻奇作合	一五三
第十回	巧作合詩驕平子	七五	第二十回	金鑾捷報美團圓	一六二

新式平山冷燕

第一回 太平世才星降瑞

詩曰：富貴千秋接踵來，古今能有幾多才，靈通天地方遺種，秀奪山川始結胎。
 又曰：兩兩雕龍誠貴也，雙雙詠雪更奇哉，人生不識其中味，錦繡衣冠土與灰。
 道德雖然立大名，風流行樂要才情，花看潘岳花方豔，酒醉青蓮酒始靈。
 綵筆不妨為世忌，香蓮最喜使人驚，不然秋月春花夜，草木蟲魚負此身。

話說元朝隆盛之時，天下有道，四海昇平，文武忠良，萬民樂業。是時建都幽燕，雄據九邊，控臨天下，時和無者之物咸有。長安城中，九門八達，六街三市，有三十六條花柳巷，七十二座管絃樓，衣冠輻輳，軍馬喧闐，人人擊杖而歌，處處笙簫而樂，真箇有雍熙之化，於變之風。有詩單道其盛：



九重春色滿垂裳，秋盡邊關總不妨，四境時闐歌帝力，不知何處是虞唐。

一日天子駕臨早朝，文武百官濟濟鏘鏘，盡來朝賀，真箇金闕曉鐘，玉階仙杖，十分隆盛。百官山呼拜舞已畢，各各就班鵠立。早有殿頭官喝道：『有事者奏聞。』喝聲未絕，只見班部中閃出一官，烏紗象簡，趨跪丹墀，口稱欽天監正堂官湯勤，有事奏聞。天子傳問何事，湯勤奏道：『臣夜觀乾象，見祥雲瑞靄，拱護紫薇，喜曜吉星，照臨黃道，主天子聖明，朝廷有道，天子享太平之福，臣不勝慶幸，謹奏聞陛下，乞勅禮部，詔天下慶賀，以揚皇朝一代雍熙雅化。』臣又見文昌六星，光彩倍常，主有翰苑鴻儒，不顯文明之治，此在朝在外，濟濟者皆足以

應之不足爲奇也；最可奇者，奎壁流光，散滿天下，主海內當生不世奇才，爲麟爲鳳，隱伏山林幽祕之地，恐非正途羅網，所能盡得，乞勅禮部會議，遣使分行天下搜求，以爲黼黻皇獻之助。」天子聞奏，龍顏大悅，因宣御旨道：「天象吉祥，乃天下萬民之福，朕非躬涼德，獲民居上，實云倖致，安敢當太平有道之慶，不准慶賀，宇內既遍生奇才，已上徵於天象，諒不虛應，且才爲國寶，豈可使隱伏幽祕之地，著禮部官議行搜求。」聖旨一宣，早有禮部尚書出班奏道：「陛下聖明有象，理宜詔賀，萬歲謙抑不准，愈見聖德之大，然風化關一時氣運，豈可抑而不彰，縱仰體聖心，不詔天下慶賀，凡在京大小官員，俱宜具表稱賀，以闡揚聖化，爲萬世瞻仰。天下既遍生奇才，隱伏在下，遣使搜求，以明陛下愛才至意，禮亦宜然，但本朝祖宗立法，皆於制科取士，若徵召前來，自應優敘，徵召若優，則制科無色，恐失祖宗立制本意。以臣愚見，莫若詔勅各直省督學臣，令其嚴責州縣官，凡遇歲科，大比試期，必須於報明正額之外，加意搜求，隱逸真才，以應科目。督學府縣官，卽以得才失才爲升降，如此，則是寓搜求於制科，又不失才，又不礙制，庶爲兩便。伏乞皇上裁察。」天子聞奏，大喜道：「卿議甚善，俱依議行。」禮部官得旨，率百官俱稱萬歲。朝畢，天子退入百官散出。此時天下果然多才，文章名公，有唐瞿王薛四大家之名，詞賦鉅卿，有前七才子，後七才子之號，一時詩酒才名，高於北斗，相如意氣，傾於天下，人人爭島疲郊寒，個個矜白仙賀鬼，元白風流，不一而足。鮑庚俊逸，屈指有人，白雪登歷下之壇，四部執弇州之耳，師生傳歐蘇之座，朋友同李郭之舟，真可謂一時之盛。後一日，禮部傳出旨意，在京大小官員，皆具表次第慶賀，這表章無非是稱功頌德，沒甚大關係，使各各逞才，極其精工富麗。天子親御便殿，細細觀覽，見皆是絕妙之辭，驚人之句，聖情大悅，因想道：「滿朝才臣如此，前日欽天監奏文昌光亮，信不虛也。百官既具表稱賀也，朕當賜宴答之，以表一時君臣交泰之盛。」遂傳旨於二月十二日，命百官齊集端門賜宴。旨意一下，百官皆

歡欣鼓舞，感激聖恩。到了臨期，真箇是國正天心順，這一日恰值天清氣爽，日暖風和，百花開放，天子駕御端門，階下擺列著許多御宴，百官朝見過，惟留閣臣數人，御前侍宴，其餘官員，俱照衙門大小鱗次般列，坐兩旁塔下，每一座，各置御苑名花一瓶，以爲春瑞。旨意一下，百官叩頭謝恩，各各就座而飲。一霎時，御樂作龍鳳之鳴，王食獻海山之珍，真是皇家富貴，不比等閒。但見

國運昌明，捧一人於日月天中，皇恩浩蕩，會千官於芙蓉闕下。春滿建章，百轉流鶯，聒耳晴薰，赤羽九重，春色醉人，食出上方，有的是龍之肝，鳳之髓，豹之胎，猩之脣，駝之峯，熊之掌，鶚之炙，鯉之尾，山之珍，海之錯，說不盡八珍滋味。樂共內院，奏的是皇帝之咸池，顯頌之六莖，帝嚳之五英，堯之大章，舜之韶，禹之大夏，殷之大濩，周之大武，聽不盡九奏聲音。班聯中衣裳燦目，只見仙鶴服，錦雞服，孔雀服，雲雁服，白鸚服，鸞鷲服，鸚鵡服，鶴鶉服，練鵲服，黃鸝服，濟濟鏘鏘，或前或後，塔下弁冕凝星，只見進賢冠，獬豸冠，鷓鴣冠，蟬翅冠，鵲尾冠，鐵柱冠，金顏冠，却非冠，交讓冠，悚悚惶惶，或退或趨。奏溫淪於咫尺，盡觀天顏，有喜感湛露之濡霑，咸知帝德無私。傳宣賜命彤弓，命心中之貺，匍匐進規，天保頌，醉飽之恩，誓竭媚茲，將順然君曰俞，臣曰咈，人慚獻媚，願言不醉無歸。然左有監，右有史，誰敢失德。君盡臣歡，尊本朝故事，勅賜賦醉學士之歌，臣感君恩，擇前代良謨，慷慨進疏，儀狄之戒，真可謂明良際遇。鼓鐘笙琴，稱一日風雲龍虎之觴。天地交泰，日月岡陵，上萬年悠久無疆之頌。

君臣們食穀多時，閣臣見樂奏三闋，酒行九獻，恐羣臣醉後失儀，因離席率領羣臣，跪奏道：「臣皆蒙聖恩賜晏，亦已僅卜其晝，醉飽皇仁，今恐叨飫過量，醉後失儀，有傷國體，謹率羣臣辭謝。」天子先傳旨平身，然後親說道：「朕涼薄之躬，上承大統，日憂廢墮，賴衆先生與諸臣輔弼之功，今幸海內粗安，深感祖宗庇佑，上天

生成，前欽天監臣，奏星緯吉昌，歸功於朕，朕懼不敢當，衆卿不諒，復表揚稱頌，朕實無德以當此，益深戒懼，然君臣同德同心，於茲可見，因卜茲春晝，與諸卿痛飲，以識一時明良雅意。此乃略去禮法，而敘情義之舉，雖不敢蹈前人夜飲荒淫，然春晝甚長，尚可同樂，務期歡盡，縱有微愆，所不計也。」閣臣奏道：「聖恩汪洋如此，真不獨君臣，直如父子矣。臣等頂踵盡捐，何能報效，敢不領旨。」天子又道：「朕見太祖高皇帝，每宴羣臣，必有詩歌鳴盛，前欽天監臣，奏文昌光亮，知主翰苑鴻儒，爲文明之助，昨見諸臣賀表，句工字櫛，多有奇才，真可稱一時之盛，方不泯滅無傳。」閣臣奏道：「唐虞廣歌，禹稷拜揚，自古聖帝良臣，類多如此。聖諭卽文明之首，當傳諭羣臣，或頌或箴，或詩或賦，以少增巍煥之光。」天子聞奏甚喜，正奏對間，忽見一雙白燕，從半空中直飛至御前，或左或右，乍上乍下，其輕盈翩翩之態，宛如舞女盤旋，十分可愛。天子矚目視之，不覺聖情大悅，因問道：「凡鳥獸皆貴白者，以爲異種，此何說也？」閣臣奏道：「臣等學術短淺，不能深明其故，以愚陋揣之，或亦孔子所稱繪事後素之意。」天子點首喜歡，因復問道：「白燕在古人，亦曾有相傳之佳題詠否？」閣臣奏道：「臣等待罪中書，政務倥傯，詞賦篇章，久實荒疏，不復記憶，乞宣諭翰林諸臣，當有知者。」天子未及開言，早有翰林院侍讀學士謝謙，出班跪奏道：「白燕在漢唐，未必無作，但無佳者流傳，故臣等俱未及見，惟本朝國初時，大本七言律詩一首，摹寫工巧，膾炙一時，稱爲名作，後袁凱愛之慕之，又病其形容太實，亦作七律詩一首和之，俱虛慕其神情，亦爲賞者所稱，甚有以爲過於時作者，此雖嗜好不同，然二首實相伯仲，白燕自有此二詩，以立其極，故至今不聞更有作者。」天子問道：「此二詩卿家記得否？」謝謙奏道：「臣記得。」天子道：「卿既記得，可錄呈朕覽。」遂命近臣給與筆楮，謝謙領旨，因退歸原席，細將二詩錄出，呈與聖覽。近臣接了，置於龍案之上，天子展開一看，只見時大本一詩道：

春社年年帶雪歸，海棠庭院月爭輝，珠簾十二中間捲，玉剪一雙高下飛；
天下公侯誇紫領，國中儔侶尙烏衣，江湖多少閒鷗鷺，宜與同盟伴釣磯。

袁凱一首道：

故國飄零事已非，舊時王謝見應稀，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尙未歸；
柳絮池塘香入夢，梨花庭院冷侵衣，趙家姊妹多相妬，莫向昭陽殿裏飛。

天子細將二詩玩味，因贊歎道：「果然名不虛傳，時作實中領趣，袁作虛處傳神，二詩實不相上下，終是先朝臣子，有如此才美。」交鑒賞了，半晌復問道：「爾在庭諸臣，亦俱擅文壇之望，如有能賦白燕詩一首，可與時袁並驅中原，則朕當有不次之賞。」衆臣聞命，彼此相顧，不敢奏對。天子見衆臣默然，殊覺不悅，因又說道：「衆臣濟濟多士，無不的敢於應詔，豈薄朕不足言詩耶？抑亦古今人才，真不相及耶？」翰林官不得已，只得上前奏道：「實在一詩，諸臣既珥筆事主，豈不能作，又蒙聖諭，安敢不作，但因有時袁二作在前，已曲盡白燕之妙，即竭力形狀，恐不能有加其上，故諸臣逡巡，不敢應詔。昔唐人崔灝會題詩黃鶴樓上，李白見而服之，遂不復作，諸臣亦是此意，望皇上憐而赦之，若過加以輕薄之罪，則臣等俱該萬死。」天子又道：「卿所奏甚明，朕非不諒，但以今日明良際會，一堂夔龍在望，英俊盈庭，亦可謂千載奇逢，而白燕一詩，相顧不能應詔，殊令文明減色，非苛求於衆卿。」翰林官正欲再奏，只見閣臣中閃出一位大臣，執簡當胸，俯伏奏道：「微臣有白燕詩一首，望聖上赦臣輕褻之罪，臣方敢錄寫，進呈聖覽。」天子視之，乃大學士山顯仁，因和顏答道：「先生既有白燕詩，定然高妙，朕所寶師而願觀者，有何輕褻，而先以罪請？」山顯仁奏道：「此詩實非微臣所作，乃臣幼女山黛，聞中和前二詩之韻，所作兒女俚詞，本不當褻奏至尊，因見聖心急於一覽，諸臣困於七步，故昧

死奏聞，以慰聖懷。」天子聞奏，不勝大悅道：「卿女能詩，更爲快事，可快錄呈朕覽。」山顯仁得旨，忙索侍臣筆硯，書寫獻上。天子親手接了，展開而看，只見上寫着白燕詩，步時袁二作原韻。

夕陽憑弔素心稀，遁入梨花無是非。淡去羞從鴉借色，瘦來只須雪添肥。飛回夜黑還留影，啣盡春紅不浣衣。多少朱門誇富貴，終能容我潔身歸。

天子覽畢，不禁大喜道：「形容既工，又復大雅，細觀此詩，當在時袁之上，不信閨閣中有此美才！」因顧山顯仁問道：「此詩果是卿女所作否？」山顯仁奏道：「實係臣女所作，臣安敢妄奏。」天子更喜道：「卿女今年十幾歲了？」山顯仁奏道：「臣女今年方交十歲。」天子聞奏，尤驚喜道：「這更奇了，那有十歲女子，能作此驚人奇句，壓倒前人之理！或者卿女草創，而潤色出先生之手。」山顯仁奏道：「句句皆弱女閨中自製，臣實未嘗更改一字。」天子又道：「若果如此，可謂才女中之神童了。」道罷，又將詩細細吟賞，勿欣然拍案道：「細細觀之，風流香豔，果是香奩佳句。」因顧顯仁道：「先生生如此閨秀，自是山川靈氣所鍾，人間凡女，豈可同日而語？」山顯仁奏道：「臣女將生時，臣夢瑤光星墮於庭，臣妻羅氏迎而吞之，是夜臣妻亦夢吞星，與臣相同，故以爲異。臣女既生之後，三歲尚不能言，即能言之後，亦不多言，間出一言，必穎慧過人。臣教之讀書，過目即成誦，七歲便解作文，至今十歲，每日口不停吟，手不停批，想其稟性之奇，誠有如聖諭。但恨臣門祚衰薄，不生男而生女。」天子笑道：「卿恨不生男，朕又道生男，怎如生女之奇？」君臣相顧而笑。天子因命近侍將詩發與百官傳看道：「卿以爲朕之賞鑒何如？」百官領旨，次第傳看，無不動容點頭，嘖嘖道好。因相率跪奏道：「臣等朝夕以翰墨爲職，今奉旨作白燕詩，尚以時袁二作在前，不敢輕易措詞，不意閣臣閨秀，倒若前知，宿構此詩，以應明詔，清新俊逸，足令時袁減價，臣等不勝抱愧。此雖閣臣掌中異寶，朝廷文明之化，所散

見於四方者也。今日白燕雙舞御前，與皇上孜孜詔詠，實天意欲昭閣臣之女之奇才也。臣等不勝慶幸。」天子聞奏，大悅道：「前日監臣原奏說奎璧流光正途之外，當遍生不世奇才，爲麟爲鳳，隱伏山林。今山卿之女，夢吞瑤光而生，適有如此之美才，豈非明徵乎？恰有宿構白燕詩，若爲朕今日燕樂之助，朕不能不信文明有象矣。朕與諸卿當痛飲以答天眷。」百官領旨，各各歡欣就席，御筵前觥籌交錯，丹闕下音樂平吹，君臣們直飲到紅日西墮，掌班閣臣方率領百官，叩頭謝宴。天子因命內侍取端溪御硯一方，彤管兔筆十枝，龍箋白幅，鳳墨十笏，黃金一錠，白金一錠，綵緞十端，金花一對，親賜山顯仁道：「卿女白燕一詩，甚當朕意，卿以此爲潤筆。後日十五陰望之辰，早朝外廷喧嘩，卿可率領卿女，於午後內廷朝見，朕欲面試其才，當有重賞。」山顯仁領旨謝恩。天子又傳旨禮部，命加勅學臣，令其加意搜求，隱逸奇才，以應明詔。傳諭畢，聖駕還宮，羣臣方纔退出，早紛紛揚揚，皆傳說山閣老十歲幼女，能做白燕詩之妙，不上三五日之間，這白燕詩，長安城中，家家俱抄寫遍了。又聞欽限十五日朝見，人人都以爲何等女子，年方十歲，乃有如此奇才，盡思量到十五日，朝中親看，只因這一朝見，有分教，朝中爭識嬋娟面，天子俱聞閨閣名。不知怎生朝見，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聖明朝淑女獻箴

詞曰：才難擬古今，何獨周家美？周家美有婦人焉，從來久矣。彤庭香口陰陽，理丹墀，纖手龍蛇體。龍

蛇體穆穆，天顏爲之喜起。

右調憶秦娥

話說山顯仁領了朝廷許多賞賜，及十五日朝見旨意，十分興頭，因欣欣然回府，退入後廳，請夫人羅氏商議。夫人見跟隨捧入許多賞賜，及黃金貴物，不知何故，因問道：「今日皇上賜宴，已是莫大洪恩，爲何又賞賜

許多禮物？」山顯仁道：「這不是賞賜我的，乃是皇上特恩賞女兒山黛的。」夫人聽了，又驚又喜道：「山黛纔是十歲幼女，皇上爲何賞賜與他？」山顯仁道：「夫人有所不知，」乃將天子見白燕飛舞，與詔羣臣作詩，及自呈女兒白燕一詩，爲天子賞鑒，因命賞賜朝見之事，細細說了一遍。夫人方大喜道：「此雖好事，但女兒年幼，雖在家中舉動端莊，應對有理，只恐見了皇帝，赫赫威嚴之下，害怕起來，失了禮體，未免有罪，倘皇上叫他做詩做文，一時做不出，豈不將今日的白燕詩，都看假了？」山顯仁道：「夫人所慮亦是，但據我看來，女兒年紀雖小，膽量實大，才情甚高，料不致害羞害怕，做不出的田地。」夫人道：「雖如此說，我終覺放心不下。」山顯仁道：「你我不必多慮，只喚女兒出來，將聖上旨意與他說知，看他如何光景，再作區處。」夫人遂叫侍妾，到廳樓之上，去請小姐。原來山顯仁原是晉朝山巨源之後，世代閱名名家，山顯仁又是少年進士，纔將近五十歲，就拜了相，爲人最有才幹，遇事敢作敢爲，天子十分信愛，同官往往畏懼。山顯仁正在貴盛之時，未免有驕傲之色，凌虛之氣，但只箇女兒山黛，却與父親大不相同，生得美如珠玉，秀若芝蘭，潔若冰霜，淡若烟雲，此其容貌，一望而知者，至於性情沉靜，言笑不輕，生於宰相之家，而錦綉珠翠，非其所好，每日只是淡妝素服，靜坐高樓，焚香啜茗，靜書作文，以自娛樂，舉止幽閒，宛如一寒素書生，閨閣脂粉，妖淫之態，一切洗盡，雖纔交十歲，而體度已如成人。這日正在樓中看書，正看到唐玄宗同楊貴妃，在沉香亭賞牡丹，因欲裁新詩作樂，急召李白，其時正值李白大醉，因命楊貴妃捧硯，高力士脫靴，然後揮毫染翰，賦清平調三章，以入樂一段才氣，因贊歎道：「古文人在天子前，有如此之才，有如此之氣，謂之才子，方可無愧。自唐到今，千載有餘，並未再見，何才之難如此！只可惜我山黛是箇女子，沉埋閨閣中，若是一箇男兒，異日遭逢好文之主，或者以三寸柔翰，再吐才人之氣，亦未可知。」正閒想不完，忽侍妾來請道：「老爺朝回，與夫人在後廳立請小姐說話。」小姐

聞命，不敢少停，遂同侍妾下樓來見父母。山顯仁一見便說道：「我兒你今日有一樁喜事，你可知道麼？」小姐道：「孩兒不知，求父親說明。」山顯仁道：「今日朝廷賜宴，羣臣忽見白燕飛舞，因勅羣臣賦詩，衆人因見有時大本袁凱二名作在前，諒不能有警句勝之，故默默無人奉詔。聖上甚是不悅，你爲父的一時高興，忍耐不住，就將你做的白燕詩，錄呈聖覽，天子見了，不勝之喜，因細細詢問，知你幼年有才，更加喜悅，因賞賜了許多物件與你，又命我於本月十五日，帶你入宮朝見，要面試真假，另有重賞，你道豈非一樁喜事麼？」小姐開言道：「既是聖恩隆眷，有此厚賜，孩兒禮當望闕拜謝。」山顯仁道：「我已親於御前謝過，汝在深閨之中，謝與不謝，誰人知道？」小姐道：「孩兒聞君子不以冥冥廢禮，孩兒雖係弱女，然君臣之禮，性所生也，豈可令伯玉獨自擅美於古？」山顯仁大訝道：「汝能守禮如此，吾不及也。」因教侍妾，排列香案，小姐重更吉服，恭恭敬敬，望闕拜了九拜，拜畢，隨請父母拜謝。山顯仁與羅夫人同說道：「這也不必了。」小姐道：「若非父母生育教養，孩兒焉有今日，安敢不拜？」山顯仁大喜，因與夫人笑說道：「我兒不獨有才，竟是一箇道學先生。」羅夫人也不覺笑起來，小姐却顏色不改，端端正正，拜了四拜，方纔卸去吉服，坐於旁邊。山顯仁因說道：「我兒係小少年紀，便爲天子所知，固是一樁好事，但你母親慮你閨中嬌養，從未與人交談，况天子至尊，威嚴之下，皇宮內院，深密之地，儀衛羅列如林，倘或你一時膽怯，行禮不周，聖上有問，對答不來，未免得罪，你也須預先打點。」小姐道：「孩兒聞資於事，父以事君，孩兒日事父母之前，不蒙訶責，天子雖尊，其恩其情，當與父母相近，孩兒雖幼，爲何膽怯，便至於失禮，對答不來？若說皇家儀衛森然，孩兒不視其巍巍然，已久奉孟夫子之教矣，爹爹與母親萬萬放心，決不至此。」山顯仁聽了大喜，對夫人道：「我就說孩兒素有大志，方信宰相人家閨秀，豈區區小人家兒女所可比，夫人請放心，後日入朝面見，定邀聖眷。」夫人道：「只願如此，便是。」

家門之幸了。」山顯仁議定了，因吩咐女兒道：「你可回房靜養，以待至期朝見。」小姐領命，退入內樓，因暗喜道：「我正恐面聖無期，不能展胸中才學，不期有此機緣，明日入朝時，當正色獻規，太白香豔諛詞，所當首戒，無辱我筆。」主意定了，光陰易過，倏忽之間，已是十五。山顯仁自去早朝，天子又面諭午朝之事，山顯仁回府，忙着夫人與女兒梳妝齊整，打扮停當，候到午時，便叫女兒坐了暖轎，自乘顯轎，跟隨許多侍妾僕婦，排列許多職事人員，開道入朝。此時長安城中，都知道山閣老家十歲女兒，做得好白燕詩，皇帝歡喜欲召，今日午時入朝，個個都挨擠在西華門兩旁爭看，真個是人山人海，十分熱鬧。不多時，山顯仁與女兒轎到了，山顯仁便先自下了轎，直將女兒暖轎抬到西華門口，方令出轎，早有許多婢妾圍繞簇擁進去，山顯仁獨自於後押行。兩邊的人挨擠做一團，也有看得見，有看不見的，看見得個個稱揚道：「真好一個青年女子，古稱西子王嬙，想來不過如此。」衆人稱贊不題。且說顯仁押着女兒入宮，纔行至五鳳樓，早有穿宮太監傳說道：「皇帝已在文華殿，與二三閣老坐多時了。」顯仁忙領女兒轉過五鳳樓，一徑直到文華殿前，守門太監見了，忙迎說道：「山太師令愛小姐到了，待我傳奏。」顯仁應道：「到了，相煩老公公引見。」太監進去，不多時即出來道：「有旨宣入。」山顯仁叫衆侍妾俱住在殿外，獨自領了女兒入去，行至丹階，山顯仁擡頭，見聖駕已坐在殿上，因令女兒立於半邊，先自跪奏道：「臣山顯仁遵旨，率領臣女山黛見駕。」有旨賜卿平身，入班着卿女當面。山顯仁謝恩，隨立起身，趨入衆閣臣之列，忙令山黛朝見。山黛領旨，因走到丹階當中，正欲下拜，忽有旨道：「命山黛入殿朝見。」山黛聞旨，不慌不忙，便鞠躬其身，從御階左側，一步一步，拾級而上，行到殿門，將衣摳起而入，入到殿中，然後舞蹈揚聲，行那五拜三叩頭之禮。天子在御座上，定睛往下一看，只見那女子生得眉如初月，臉似杏花，眉如初月，淡安鬢角，正思描臉似杏花，豔斂蕊中猶未吐，髮綰烏雲，梳影垂肩覆額。

肌飛白雪，粉光映頰凝腮。盈盈九年華，隨道蘊之才。十行品才，有婉兒之目，肌體輕盈，三尺將垂弱柳，身材嬌小，一枝半放名花，入殿來，正體鞠躬，踟躕極嫵媚，却無兒女子之態，升階時，金蓮趨進，翼如絕娉婷，而有士大夫之風。百拜瞻天，青降九重之盼，十齡頌聖，香呼萬歲之嵩。十二當權，羨甘羅爲老成，男子三旬失寵，笑張妃爲過時婦人，真個是神童希有，還曾見，至於童子稱神實未聞。

天子在龍案上，看見山黛嬌小嫵媚，禮數步趨，雍容有度，先已十分歡喜，又見山黛叩拜完了，俯伏在地，口稱：「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臣山顯仁幼女，臣妾山黛朝見，願我皇萬歲萬歲萬萬歲。」齒牙聲音，嚶嚶楚楚，如新鶯雛鳳，天子聽了，不勝大悅，先傳旨平身，然後宣近龍案前問道：「前白燕詩，果是汝所作否？」山黛奏道：「白燕一詩，的係臣妾閨中所作，但兒女中晚織詞，不意上呈聖覽，死罪死罪。」天子道：「白燕詩詞，雖近情然寓意甚正，詩體固應如此，即中晚何妨？」山黛奏道：「采風不遺樵牧，聖諭誠足盡詩之微，但天子至尊，九重穆穆，即國風居三百之首，然絕不敢入於雅頌者，廣揚固自有體也。」天子聞奏，連連點頭道：「汝十齡幼女，如何胸中有這高論，真天生也。」因問道：「汝在閨中讀書，曾有師否？」山黛奏道：「閨中弱女，職在蘋繁，安敢越禮，延師以炫名，除父前問字而外，實無執業傳經之事，但六經具在，坐臥求之有餘，臣妾山黛又未嘗無師。」天子大爲歎賞，因向山顯仁說道：「卿女一稚子，早便能應對詳明，如此真可美也，皆卿之教養有方也。」山顯仁奏道：「兒女家庭質語，上瀆聖聰，蒙陛下不加譴責，實出萬幸，乃復天語獎賞，令臣父女啣感無地。」天子大悅，因命近侍賜宴，真是國家有倒山之力，天子只吩咐一聲，內御廚早已端端正正擺列上來，閣臣俱照常坐於東南殿角，獨設一席於西南殿角，賜山黛坐飲，山顯仁與山黛再三辭謝，天子不允，方各叩頭就座，原來天子出入，皆有御樂跟隨，酒纔獻上，早已音樂並舉，齊羽干舞，此時十分熱鬧，天子在龍座上，偷

睛看山黛，又道：「他小女，見了皇家歌舞，定然觀看，不料他恭恭敬敬，坐於位上，爵至微微而飲，饌至舉筋而嘗，正於樂人歌舞，端然垂目不視。」天子看了半晌，心下大異道：「小小女子，乃能端方如此，誠可愛也！」正想不了，歌舞一停，早有二三閣老，同出位奏道：「聖上洪福齊天，天生才女，以黼黻皇獻，今日朝見，又蒙聖恩賜宴，實千古奇逢，臣等不勝慶幸，謹借御前上獻萬年之壽。」山顯仁宜命女山黛撰新詩二章，上頌庶不負今日朝見之意，乞聖裁定奪。」天子聞奏大悅道：「朕正有此意，不知諸卿與朕心同。」因顧山黛道：「衆閣臣欲汝撰新詩獻朕，汝能在朕面前作否？」山黛忙離席跪奏道：「皇上有命，衆大臣見推，臣妾焉敢不遵，但恐淺陋之詞，不能上揚聖德之萬一，統祈皇恩寬宥。」天子見山黛不辭，愈加歡喜，隨敕中官另設一低案於御案旁，即將御用文房四寶，移在上面，命山黛道：「汝可於此構思揮毫，待朕親觀。」山黛叩頭謝恩過，遂立起身來，不慌不忙，走到案前，此時中官已將御墨磨得濃濃，一幅蠅龍錦箋，已鋪在案上，真是學無老成，達者爲尊，山黛雖是十歲幼女，然敏慧天生，才情拔出，拈起御筆，略不經思，也不起草，竟在龍章上，端端楷楷，一直寫去，就如宿構於胸中一般，天子看着，喜動天顏，沒半個時辰，山黛早已寫完，雙手捧了，親至御前，獻上道：「願吾皇萬歲萬歲。」天子親手接了，鋪在龍案上，一面吩咐平身，一面喚四閣臣同至御前，讀與朕聽。四閣臣領旨，趨至御前，首相高學士誦道：

天子有道，天運昌明，四海感覆載之有成，於以垂文武聖神之名。
天運昌明，天子有道，四海忘帝力之有造，於以蕩蕩無名之號。
聖壽萬年，聖明萬禩，大臣相率捧觴而稱瑞，翳予小子，亦得弭筆搗詞，獻茲一人之媚。
右天子有道三章章五句。
臣妾山黛稽首頓首祝獻。

高學士讀罷，天子聽完，不勝大喜道：「體高韻古，字字有三百之遺風，直追典謨，且構思敏捷，真才子也。」三閣臣俱交口稱贊道：「讀書識字，女子中容或有之，然求如山黛，年雖幼稚而學如耆宿，實古今所未有也，今加以才女之名，實當之無愧。」山顯仁在旁觀看，見女兒舉止幽閒，詩如雅頌，滿心狂喜，又見天子盛稱，諸臣交贊，只得勉強跪奏道：「稚女陋詞，聖前無禮，乞聖恩寬宥。」天子道：「卿女才德不凡，卿當慎擇佳婿，無失身匪人，傷朕文明之化。」遂命近侍傳旨賜黃金一百兩，白金百兩，明珠十斛，面諭山顯仁與山黛道：「昔唐婉兒夢神人賜一稱，以稱天下之才，今朕再賜汝玉尺一條，汝可以此爲朕量天下之才，再賜金如意一執，此文武器也，文可以指揮翰墨，武可以扞禦強暴，倘後長成擇婿，有妄人強求，卽以此擊其首，擊死勿論。」又命近侍磨墨，展開一幅龍箋，親洒龍翰御書弘文才女四大字，以賜汝。」山顯仁與山黛俯伏於地，再三謝恩道：「聖眷弘深，皇恩浩蕩，微臣父子，頂踵俱捐，何能上報萬一。」正奏不完，早有一個近臣走來，跪奏道：「皇太后娘娘，聞知萬歲爺召見才女，喜以爲奇，著奴婢來奏知，如萬歲爺朝見畢，命奴婢宣入後宮朝見。」天子聽見歡喜道：「朕正欲命彼朝見，太后娘娘，不期太后娘娘早來宣召。」就降旨著山黛入後宮朝見，太后娘娘，山黛領旨欲行，天子又止住，顧山顯仁道：「深宮內院，卿女從未入朝，恐年幼恐懼，朕當親率入宮，朝見太后，衆卿且退，山卿可速出午門候旨。」說罷，卽起身帶領山黛，退入後宮去了。衆閣臣俱各散去，惟山顯仁領了衆侍妾，坐在朝房伺候，只等到日色沉西，方見四個小太監，捧著許多賞賜，又一個大太監劉公，押送山黛出來，山顯仁迎着，又望內叩頭謝恩。然後率衆侍妾，一同簇擁，直出西華門外，方令山黛坐了暖轎，山顯仁就要辭謝劉公回去，劉公道：「嗒奉太后娘娘與萬歲爺旨意，叫送小姐到府，怎敢半路便回。」山顯仁見辭不得，並同坐顯轎，並押在後，擺列執事回府。此時街上看的人，挨肩擦背，一發多了，不一時，到了相府，山小姐轎

子直入後廳，方纔下了進去。山顯仁與劉公到了儀門，就下轎，山顯仁拱揖到廳，先將賞銀供在上面，然後分賓主坐下。獻茶畢，劉公就笑嘻嘻說道：「好一位令媛小姐，點點年紀，怎麼這樣聰明，莫要說才學高，皇爺愛他，只方纔朝見皇太后娘娘，并皇后娘娘，行之禮數，從從容容，就像見慣的一般，就是嬪妃也及他不來。對答的說話，一句句清清楚楚，就是朝中大臣，也沒有這樣明白。兩宮皇太后見了，俱歡喜的了不得，要留他在宮中過夜，妾子轉是萬歲爺說他年小，恐怕老太師父母牽挂，故賜宴留到這時候，方纔賞賜了，着嚒送來。」山顯仁道：「聖上與太后皇恩，真天高地厚，感激不盡，又勞公公台駕遠送，何以克當。今日倉卒中，不敢草草簡慢，容改一日，潔治一樽奉屈，再備薄禮奉酬。」劉公笑說道：「嚒與老太師通家往來，不要說這個客話，盛酌也不敢叨，厚禮也不敢受。」直說了罷，老太師若是見愛，只求令媛小姐親寫一把扇子見賜，便是異寶了，別樣東西，嚒都不敢受。」山顯仁道：「老公台命，安敢不遵，明日命小女寫了送來。」劉公笑道：「別的物件，更無個逼取的道理，求詩求文，坐索却不妨，老太師與令媛小姐，若是肯見愛，何不當面賜了，使嚒歡喜歡喜，省得許下，又要牽腸挂肚。」山顯仁見說，也笑將起來道：「老公台諭到也直捷痛快。」就吩咐侍妾傳稟小姐，快寫一把扇子來送劉公公。劉公攔住道：「且不要去，嚒們內官家的性兒，是這樣直的，還有一句話，率性實實說了罷。詩文的好歹，嚒們實不知道，只見皇帝這等貴重，定然是希罕的了，故思量也要求一把詩扇，以為鎮家之寶，真假委實看不出來，若求了一把假的去，豈不叫人家笑殺，令愛小姐，嚒又是在上位前伏侍過的，必得當面寫幾個字兒，嚒方肯信真，若是內裏邊寫出來的，俗終有些疑疑惑惑，老太師你心下肯不肯？」山顯仁笑道：「老公公既是這等疑心，請到後廳去。」隨立起身，拉他進去，劉公方歡喜道：「若是這等，足見老太師盛情了，進去進去。」遂起身同到後廳，來求山小姐面寫詩文扇，因這一求，有分教，硯池飛出北

漢魚，筆毫殺盡中山鬼。劉公進去，不知小姐肯寫詩扇，不知肯寫詩扇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金閨女詩嘲狂士

詞曰：筆墨何曾有淺深，興至自成吟，有時畫佛，有時畫鬼，若不能禁，意氣相投芥與針，最忌不知音，乍歡乍喜，忽噴忽怒，曲盡人心。

話說山顯仁因劉太監要求女兒面寫詩扇，無法回他，只得邀入後廳坐下，一面吩咐侍妾傳話請小姐出來，一面就教取出一扇，與文房四寶伺候。原來山小姐退入後廳，正與母親羅夫人講說宮中朝見之事，尚未換衣，忽侍妾來稟，說劉公求寫扇之意，小姐笑道：「他一個太監，曉得甚麼，也要求我寫扇。」羅夫人道：「劉太監雖不知詩，却是奉御差送你來的，若輕慢他，便是輕慢朝廷了。」山小姐道：「母親嚴諭極是，孩兒就去。」因起身隨侍妾出到後廳，因是相見過的，便不行禮。此時案上筆墨扇子，俱已擺列端整，山顯仁因說道：「喚你出來，別無甚事。劉老公要你寫一把扇子。」山小姐未及回答，劉公就接說道：「嚒學生奉御差來送小姐一場，也是百年難遇，令尊老太師，要發些禮物謝嚒，嚒想禮物要還容易，小姐的翰墨難得，故不要禮物，只求小姐一柄詩扇，老太師已許了，小姐不要作難才好。」山小姐道：「寫是不難，只怕寫的不好，老公公要笑。」劉公道：「萬歲爺見了，尚且千萬歡喜，偕笑些甚麼，這是小姐謙說了。」小姐笑一笑，就展開扇子，提起筆來，一揮而就，送與父親就進去了。山顯仁看了一遍，微微笑，就送與劉公，劉公接在手，見淋漓墨跡，尙然未乾，滿心歡喜，因笑說道：「小姐怎麼寫得這等快！」山顯仁道：「凡寫字有真草隸篆四體，真隸篆俱貴端楷精工，惟草書全要揮毫如風雨驟至，方有龍蛇飛舞之勢。小女此扇，乃是草書，故此飛快。」劉公笑道：「偕常見

人家慢慢的寫，還寫錯了，怎這樣快，却不錯字，真個是才女，但這個字，僭學生一個也不識，老太師須念一遍僭聽。」山顯仁就將扇子上字指着，念與他聽道：

麟宮鳳閣與龍墀，奉御承恩未暫離，莫道笑嘲全不假，天顏有喜早先知。

後寫欽賜才女山黛題贈尚衣監劉公。

劉公聽了道：「老太師念來，僭學生聽來，鳳閣龍墀，像說的是皇帝內裏的事情，但其中滋味，僭解不出，一發煩老太師解與僭聽，也不枉了小姐寫這一番。」山顯仁因解說道：「小女這首詩是贊美老公公出入皇朝，與聖上親密的意思。頭一句麟宮鳳閣與龍墀，是說皇家宮闕之盛，惟老公公出入掌管，與聖上不離，故第二句說奉御承恩，古來聖明天子，絕不以一嘲一笑假人，萬歲爺聖明，豈不知此，但老公公與聖上不離，若是天顏有喜，外人不知，惟老公公早先已知道，總是贊老公公與聖上親密的意思。」劉公聽了，拍手鼓掌的歡喜道：「怎麼這樣說得妙，只是僭學生當不起，真個是才女，怪不得皇帝這等貴重，多謝了小姐，明日有事入朝，僭們用心服侍罷。」山顯仁道：「一扇不足為敬，改日還要備禮奉酬。」劉公道：「這首詩說得緊了，禮物說過不要，就送來僭也不收。」說罷，就起身，山顯仁尚欲留他酒飯，劉公辭道：「天晚快了，還要還覆皇爺，與兩宮娘娘的旨意。」竟謝了一直出來，正是

芳草隨花發，何曾識認春，但除知己外，都是慕名人。

劉公辭去，得了這把詩扇，到各處賣弄不題。却說山顯仁退入後廳，與羅夫人小姐將御賜禮物檢點，商量道：「金銀表裏，還是賞賜御書才女四字，與玉尺金如意，此三物真是特恩，却放在何處？」羅夫人道：「既賜女兒，叫女兒收入臥房藏了。」山顯仁道：「朝廷賜物，收藏臥房，豈不褻瀆，明日聖上知道不便。」羅夫人道：

「若如此說，却是無處放安。」山顯仁道：「我欲將大廳東房幾間小屋拆去，蓋一座樓子，將此物懸供上面，就取名叫作玉尺樓，也見得我們感激聖恩之意，就可與女兒為讀書作文之所，夫人你道何如？」羅夫人道：「老爺所論甚妙。」商量妥當，到了次日，山顯仁就吩咐聽事官，命匠蓋造，真是相府人家，舉事甚易，不上一月，早已蓋造停當，即將御書的四個大字，鑲成扁額，懸在上面，又自書玉尺樓一匾，掛在前楹，又打造一個朱紅龍架，將玉尺金如意供在高頭，周圍都是書廚書架，牙籤錦軸，琳瑯瑯四壁掛的，都是名人古畫墨跡。山黛每日梳妝，問安畢，便坐在樓上，拈其筆墨，以為娛樂。此時山黛的才名，滿於長安，公侯國戚與閣部大臣，富貴好事之家，無不備貴重禮物，求詩求字。山顯仁見女兒纔十歲，無甚嫌疑，又經皇上是欽賜過的，不怕是非來求者，便一概不辭。此時天下太平，宰相的政務，到也有限，府門前來求詩求文的，真是絡繹不絕。一日有個江西故相的公子，姓晏，名文物，以恩蔭官來京，就選考了一個知府頭銜，在京守候，聞得欽賜才女之名，十分欣慕，便備了十分厚禮，買了一幅綾子，一把金扇，親自騎馬來求。原來山小姐凡有求寫詩扇的，都是一個老人家，袁老官接待收管，這日晏文物的禮物綾扇，老人家就問了姓名，登簿收下，約定隨衆來取。晏文物去後，老人家即將禮物交到玉尺樓來，不期小姐因老夫人有恙，入內看視，不在樓上，老人家就將禮物綾扇，交與侍妾，叫他稟知小姐，不知侍妾放在一個廚內，及小姐出來，因有他事忙亂，竟忘記了稟知小姐。及臨期各家來取詩文，人人都有，獨沒有晏公子的綾扇。晏公子便發急道：「為何獨少我的？」老人家着忙，只得又到玉尺樓來問，一時查不着，只得又出來回覆晏公子道：「查晏爺的綾扇，前因事忙，不知放在那裏，一時沒處查，晏爺且請回，明日查出來再取罷。」晏公子聽了大怒道：「你莫倚着相府人家欺侮我，我家也曾做過宰相，怎麼衆人都有，獨我的查不出，你好去說，若肯寫時，就寫了，若不肯寫時，可將原物還了我。」老人家見晏

公子發話，恐怕老爺知道見怪，因說道：「晏爺不消發怒，等我進去再查。」老家人纔回身，晏公子早跟了入來，跟到玉尺樓下，只見樓門旁貼着一張告示說道：「此樓上供御書，係才女書室，閒人不得在此窺覷，如違奏聞定罪。」晏公子跟了入來，還思發作幾句，看見告示，心下一餒，便不敢做聲，捏着足悄悄而聽。只聽見老家人在樓上稟道：「江西晏爺的綾扇，曾查出否？」樓上侍妾應道：「查出了。」老家人又稟道：「既查出了，可求小姐就寫一寫，晏爺親自在樓下立等。」過了一晌，又聽見樓上吩咐老家人道：「可請晏爺少待，小姐就寫。」晏公子親耳聽見，滿心歡喜，便不敢言，只在樓前階下踱來踱去等候。却說小姐在樓上，查出綾子與金扇，只見上面一張包紙，寫着江西晏閣老長孫晏堯明諱文物，新考選知府政事，文章頗爲世重，求大筆贊揚。小姐看了微笑道：「甚麼人自稱政事文章？」又聽見說樓下立等，便悄悄走到樓窗邊，往下一窺，只見那個人頭戴方巾，身穿闊服，在樓下斜着眼，擺來擺去，再細細看他，却是他眇一目，跛一足之人心下暗笑道：「這等人也要妄爲。」便回身將綾子與金扇寫了，叫侍妾與老家人傳還晏公子。晏公子打開一看，其中詩意雖看不出，却見寫得飛舞有趣，十分歡喜，便再三致謝而去。正是

詩文自古記匪皆，怒罵何如嬉笑之。自是登徒多醜態，非關宋玉有微詞。

晏公子得了綾子與詩扇，欣欣然回到寓處，展開細看，因是草書，有不明白，却喜得有二個門客識得草字，一念與他聽，只見扇子上寫：

三臺高捧月孤明，五馬何愁地不平。莫說黃堂新賜綬，江西東閣舊知名。

又見綾子上寫兩行盤大的行書道：

斷驚立極，造天地之平成。撥雲見天，開古今之聾聵。

晏公子聽門客讀完了，滿心歡喜道：「扇子上寫的三台東閣，是贊我宰相人家出身，五馬黃堂，是贊我新攷知府綾子上寫的斷驚撥雲等語，皆贊我才幹功業之意，我心中所喜，皆爲他道出，真正是個才女。」門客見晏公子歡喜，也就交口稱贊。晏公子見門客稱揚，愈加歡悅，遂教人將綾子裱成一幅畫兒，珍重收藏。逢人誇獎，過了月餘，命下選了松江知府，親友來賀，晏文物治酒相待，飲到半酣，晏文物耐忍不住，因取出二物來與衆客觀看。衆人看了，有贊詩好的，有贊文好的，有贊字好的，有贊做得晏文物好的，大衆爭誇競獎，不料內中只見一個詞客，姓宋名信，號子成，也知做兩首歪詩，專在縉紳門下走動。這日也在賀客數內，看見衆人稱贊不絕，他只是微微而笑。晏文物看見他笑得有因，問道：「子成兄這等笑，莫非這詩文有甚不好麼？」宋信道：「有甚不好？」晏文物道：「既無不好，只何故含笑，想是有甚麼破綻處麼？」宋信道：「破綻實無，只是老先生不該如此珍重他。」晏文物道：「他十分稱贊我，教我怎不珍重？」宋信道：「老先生怎見得他十分稱贊？」晏文物道：「他說三臺東閣，豈不是贊我相府出身？他說黃堂五馬，豈不是贊我新選知府，造天地，開古今，豈不是贊我功業之盛？」宋信笑道：「這個是了。且請問老先生，他扇上說月孤明路不平，却是贊老先生那些見好處？他畫上說斷驚撥雲，平成聾聵，却是贊老先生甚麼功業？請細細思之。」晏文物聽了，啞口無言，想了一回道：「實是不知，乞子成兄見教。」宋信復笑道：「老先生何等高明，怎這些兒就看不出？他說月孤明，是譏老先生之目路不平，是譏老先生之足；斷驚撥雲，猶此意也。」晏文物聽了，羞得滿面通紅，勃然大怒道：「是了是了，我被這小丫頭耍了，因將綾畫并扇子都扯得粉碎。」衆客道：「不信小小女子，有這等心思！」宋信也勸道：「老先生如此動怒，則是我學生多口了。」晏文物道：「若不是兄指破，我將綾畫掛在中堂，金扇終日持用，豈不被人恥笑？」宋信道：「若是個大男兒，便好與他理論，這點點小女子，偶爲皇上寵愛，有甚

真才，睬他則甚。」晏文物道：「他小則小，用心其實可惡。他倚着相府人家，故敢如此放肆，我難道不是相府人家，怎肯受他譏誚，定要處治他一番，纔泄我之恨。」衆客再三勸解不聽，遂俱散去。晏文物爲此躊躇了三夜，欲要隱忍，心下却又不甘，欲要雪憤，奈何却又沒法。因有一個至親，姓竇名國，是個進士知縣，新行攷選了工科給事中，與他是姑表弟，時常往來，心下想道：「除非與他商議，或有計策。」到次日，絕早就來見竇國，將前事細說了一遍，要他設個法兒處他。竇國道：「我也聞得有小才女之名，那有個十歲女子，便能作詩文如此，此不過是山老要賣弄女兒，代作這許多圈套，聖上一時不察，偶爲所愚，過加寵愛，山老遂以假爲真，只管放肆起來。」晏文物道：「若果是小女子所爲，情還可恕，倘出山老代作，他以活宰相戲弄死宰相之子，則尤爲可恨，只是我一個知府，怎能殺奈何他宰相，須得老表兄爲我作主。」竇國道：「這不難，待我明日參他一本，包管教他露出醜來。」晏文物道：「倘能如此，小弟不但終身感戴不盡，且願以千金爲酬。」竇國一笑道：「至親怎說此話。」過了數日，竇國一果然上了一疏，此時天子精明，勤於政事，凡有表章，俱經御覽。這一日，忽見一本上寫着：

工科給事中竇國一奏爲大臣假以才色獻媚，有傷國體事。竊聞朝廷重才，固應有體，是以五臣稱於虞廷，八士顯於周代，漢設三老於橋門，唐集羣英於白虎，此皆淹博鴻儒，高才學士，未聞以十齡乳臭小娃，冒充才子，深叨聖眷，假敕造樓，鬧動長安，譏刺朝士，有傷國體。如閣臣山顯仁之女山黛是也。山黛本黃閣嬌生，髻年幼女，縱然聰慧，無師無友，不過識字塗鴉，眩閨閣之名而已，怎敢假作白燕之詩，上感聖主之聰，下亂廷臣之聽，妄邀聖恩，叨竊才女之名，倚恃相府，建造玉尺樓之號，此其過分爲何。如若借此爲擇壻聲價，猶之可也，乃敢賣詩賣文，欲以一乳臭小娃而駕上翰苑公卿之上，甚且狂言褻語，譏笑紳士。

夫紳士朝廷之臣子也，辱臣子則辱朝廷矣。山黛幼女無知，固不足責，山顯仁臺閣大臣，忽而以假爲真，有傷國體如此，不知是何肺腸，臣蒙恩拔置諫垣，目擊幼女猖狂，不敢不奏。伏乞聖明追回御書，拆毀建樓，着該部根究其代作之人，如此則狐媚獻形，而朝紳吐氣矣。謹此奏聞。

天子覽畢，微微而笑道：「他以山黛爲虛名，說朕爲之鼓惑，朕豈爲人鼓惑者哉，此腐儒坐井觀天之見也。」因御批云：「竇國一既疑山黛以假作真，可親詣玉尺樓與山黛面較詩文，朕命司禮監糾察，如汝勝山黛，朕當追回御書究罪，若山黛勝汝，得妄言之罪，朕亦在所不赦，該部知道。」旨意一下，竇國一見了着慌道：「別人家的事，到弄到自家身上來了，我雖說是個進士，只曉得做兩篇時文，至於詩文一道，實未留意，若去與他面較，勝了他一個小女子，有甚陞賞，倘一時做不出，輸與他，則諫官妄言之罪，到只有有限，豈不被人恥笑。」因請了晏文物與許多門客，再四商量，此時宋信亦在其中，因說道：「十歲女子，善作詩文，定是代筆傳遞，若奉旨面較，着侍妾近身看緊，自然出醜，即使塗抹得來，以竇老先生科甲之才，豈有反出小女子下之理，若是竇老先生恐怕褻體不願去，何不另薦幾個有名才學之士去較試，豈不萬全。」竇國一聽了大喜道：「有理有理。」遂到次日，另上一本道：

工部給事中竇國一爲特薦賢才較試，以窮真僞，以正國體事。臣前疏曾參閣臣山顯仁之女山黛以假才亂真，蒙御批着臣親詣玉尺樓與山黛面較詩文以定罪，遵旨即當往較，但臣一行作吏，日親簿書，雕蟲文墨，日久荒疏，倘鄙陋不文，恐傷國體，今特薦尚寶司少卿周公夢翰、翰林院庶吉士夏之忠、雄才偉業，可與山黛考較文章，禮部主事卜其通、山人宋信、古風近體，頗擅三百之長，可與山黛考較詩歌，行人穆禮、聲律精通，可與山黛考較填詞，中書顏貴、真草兼工，可與山黛攷較書法，伏乞陛下欽敕六臣前往考

較，則真偽自明，虛實立見。如六臣不勝，臣甘伏妄言之罪，倘山黛技窮，亦望陛下如前旨定罪，則朝士幸甚，國體幸甚。

天子看了，又微笑道：「自不敢去，却轉薦別人，若不准他，又道朕被他鼓惑了。」因批旨道：「准奏，即着周公夢夏之忠，卜其通宋信穆禮顏貴前往玉尺樓，與山黛考較詩文，該部知道。」旨意一下，早有報人到山顯仁府中來，山顯仁着驚道：「寶國一為何參我！」因着的當家人去細細打聽，方知為晏文物詩文譏諷之故，因與女兒山黛說知前事道：「大凡來求詩文的，皆是重你才名，只該好好應酬，他纔是為何却作微詞譏諷，致生禍端。」山黛道：「前日這晏知府送綾扇來時，因孩兒在內看母親，侍妾收在廚中，忘記支付，孩兒未曾寫得，他來取時，見一時沒有，着了急，就在府前發話，又跟到玉尺樓，踱來踱去，甚無忌憚。孩兒因窺他眇一目，跛一足，一時高興，譏諷了幾句，不期被他看破，有此是非，實是孩兒之罪。」山顯仁道：「這也罷了，只是有旨着周公夢等六人來與你考較詩文，他們俱是一時矯矯有名之人，倘你考他不過，不但將前回才名廢了，恐皇上疑你白燕等詩俱是假的一時譴怒，豈不可慮！」山黛笑道：「爹爹請放心，不是孩兒誇口，就是天下真正才人，孩兒也不多讓，莫說這幾個迂腐儒紳，何足挂於齒牙。他們來時，包管討一場沒趣。」山顯仁聽了大喜道：「孩兒若能勝他，寶國一這廝，我決要處他一個盡情，纔出我之氣。」只因這一考有分教，丈夫氣短，兒女名長，不知後來畢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玉尺量才壓羣英

詞曰：才復好，何女何男何老，十歲閨娃天採藻，直壓羣英倒。溫李笑他纖巧，尤白怪他潦草，繡口錦

心香指爪，真個千秋少。

右調謁金門

話說廷臣得了考較詩文旨意，不敢遲慢，禮部便將考較事宜，商量停當，奏聞朝廷道：禮部為遵旨回奏事，謹將條定攷較事宜，開列於后：

一、考期擬於七月初三，是日立秋，正才子賓興之候。
一、考時限辰時齊集玉尺樓，巳時考書法，午時考填詞，未時考詩，申時考文，酉時考古。先時而成者為優，過時不成者為劣。

一、考書法真草隸篆各一紙。

一、考填詞宋詞時曲各一闕。

一、考詩五言近體一首。

一、考文或論或賦內科一道。

一、考古詰問往事三段，不多不寡，庶寸晷可完。

一、出題召翰林院官齊集文華殿，臨時擬上御筆親定走馬賜考。

一、題文完，走馬呈覽，再發二題，庶無私博等弊。

一、監考委司禮太監一員，并寶國一山顯仁督同糾察，庶無後言。

一、考後除山黛幼女免赴，其餘俱至文華殿聽候，聖上親定優劣功罪，庶免虛傳妄報。

以上數條，俱考較事宜，謹遵旨條奏。

聖明裁鑒定奪。

御批條議允合俱依擬旨意下了，周公夢即知會夏之忠，卜其通，宋信、穆禮、顏貴等同集寶國一私衙商議道：『山家小女，我聞他前日召見時，筆不停腕而賦，天子有道三章，古雅絕倫，所以天子十分寵愛，恐與尋常浪得虛名者不同，列位先生亦不可輕視。』寶國一道：『周老先生如何這等說，莫說虛名，就是真才實學，一個十歲女子，能讀多少書，豈有博勝似列位老先生之理。此一攷較，立見其敗也。周老先生更何疑何慮而爲此言。』宋信道：『若說考古作文，我晚生學疏才淺，實實不敢誇口，倘只要做這五言八句的歪詩，我晚生遍游天下，凡詩社名公詞壇宿彥，俱皆領教，無過是限韻，無過是刻燭，從未見笑於人，豈至今日而失利於弱女，我晚生一山人布衣，尚且藐視，何況列位先生金馬名卿，玉堂學士，不必明日，旗鼓相當，而喪其氣，卽此先聲所至，已足令披膽落閨中矣。』大家齊笑道：『宋兄之言有理。』寶國一道：『只有一事可慮。』衆問何事，寶國一道：『所慮者傳遞耳。雖說召學士糾家，也須大家覺察，臨攷時或有疑難，彼此須互相提撥，方不失利。』衆人道：『這個自然。』商量停當，遂各各散去。到了七月初三日，山顯仁早在玉尺樓御書才女匾額之下，鋪設龍案，焚香點燭，下面設二座，爲司禮太監寶國一，并自己糾察之位；左邊西向設六座，爲周公夢等六人之位；右邊東向設一座，爲女兒山黛之位，各鋪筆硯於上，打點端整，却在廳上等候。將交辰時，司禮太監趙公早先到了，山顯仁迎入，敘禮未畢，各官陸續齊到，山顯仁待茶茶罷，因說道：『小女閨娃識字過蒙聖恩，矜加獎賞，實傷國體。今辱寶掌科白簡，亟賜追回改正，已出萬幸，不意聖心不肯糊塗，欲明正小女虛假之罪，又勞列位老先生賜教，小巫氣折，大巫固不必言，但以閨中乳臭，而與翰苑大臣逐詞壇之鹿，其褻瀆之罪，當何如。』周公夢道：『晚生陳腐之儒，本不當唐突令愛園苑仙才，俱辱寶掌科薦剡，又蒙聖上詔遣，故不得已應詔而來，實惶愧不安。』寶國一此時要謙不得，要讓不得，要爭論又不得，只老着臉默默不則一聲，只有

太監趙公笑說道：『列位老先生太謙也不中用，譏誚也不中用，既奉旨來了，只是早早去考較詩文罷了。』衆官都說道：『有理。』遂一齊起身，山顯仁就邀入玉尺樓來，衆官上得樓一看，只見正當中上面懸着御書弘文才女一匾，下面焚香點燭，四邊坐位，擺得端端正正，衆官打賬正序坐，山顯仁乃說道：『御書在上，臣子例當展拜，但在老夫私第，又係特賜小女，在御書則重，在老夫與小女則輕，還是該拜不該拜，請教寶掌科與趙老公無使朝廷聞之，謂我輩失禮。』寶國一欲說不該拜，又恐得罪朝廷，欲說該拜，又恐折了銳氣，躊躇不定，掙得滿面通紅，又是趙公道：『御書在上，誰敢不拜，』老趙甚麼替萬歲爺謙起來。』山顯仁道：『既是這等可鋪毡，』只說得一聲，左右已將紅氈鋪在樓板上，早有府掌禮人喝叱排班，寶國一與周公夢等面面相覷，然事已到此，無可奈何，只得敘位而拜。拜罷，山顯仁又指着坐位道：『這座位據學生之意，雖是這等擺設，不知可該如此。』衆官道：『禮宜如此，』老趙所設不差。』山顯仁道：『既不差，因吩咐左右道：『可請小姐出來相見過，好就坐。』左右去不多時，只見內閣中一二十個侍婢，簇擁小姐出來。山顯仁道：『小女兒列位大人本該下拜，恐怕反勞動大人，只常禮罷。』衆官俱道：『常禮最便。』小姐因走到正中，朝上深深拜了四拜，衆官俱立在東首還禮。禮畢，方各各就坐。周公夢六人坐於東，山黛一人坐於西，趙公寶國一、山顯仁三人坐於下，坐定，一面獻茶，一面就著傳題員役飛馬入朝領題。此時擬題翰林官已在文華殿伺候，不一刻，天子駕臨文華殿，近臣奏言：『蒙詔玉尺樓考較詩文，將近已時，宜攷較書法，衆臣遵旨，走馬領題。』天子命翰林官擬來，翰林官擬上真書，猗蘭操草書，蟪蛄吟隸書，龜山操篆書，獲麟歌各一幅。天子依擬，又於題紙上御筆加四字道：『俱着默書。』付與近侍，近侍付與領題員役，飛馬回至玉尺樓，先是糾察趙公寶國一、山顯仁三人，接着開看，看罷，卽分抄二紙，一紙送與顏貴，一紙送與山黛，又各選錦牋四幅，元題供於龍案之上。照

紙分送畢，山顯仁即命侍妾俱退，侍妾一闕散去，止是山黛一人在座。山黛接題一看，不慌不忙，即親手磨墨揮毫，展開錦箋，次第而寫。却說顏貴乃是一個考選中書，字雖寫得幾個，却不會讀書。那裏曉得猗蘭操、蟋蟀吟、龜山操、獲御歌等，是何物見。御筆俱着默書四字，嚇得魂不附體。心下猶想：我雖記不全，山黛一個小女子，他如何記得？大家不知，便好奏請底本。及抬頭一看，早見山黛從容的寫了，急得他滿身上汗如雨下，急不過只得開口說道：『我晚生原係中書，只管書寫，四歌實記不得，還求寶老先生與趙公代奏。』寶國一見，第一考顏貴就寫不出，十分着忙，就接說道：『顏先生也說得是，座中有記得四歌的，不妨抄出，與顏先生寫了，再奏聞聖上可也。』趙公道：『這個使不得，皇上既批說默寫，誰敢抄出？若是私抄出，便是背旨了。』寶國一道：『不是背旨私抄，但考字與考學不同，書寫之人，焉能兼讀古歌？自當明將此情奏知聖上，但恨時促，迫往返不及，故說先抄寫了，然後奏聞。』趙公道：『若是兩家都記不得，便好奏聞，倘一家記得，單為一家奏請，如何叫做考較？』周公夢夏之忠等若果是記得，或是明抄，或是暗傳，也好用得，奈何都記不得，只得假說公言道：『趙老公所言有理，且看山小姐寫得何如，再作區處。』正說不了，只見山黛已將真草隸篆四幅寫完，對父親道：『四歌遵旨寫完，還是竟呈御覽，還是先請教過列位大人？』山顯仁躊躇未及，答趙公聽見先笑說道：『山小姐到記得寫完了，妙妙，這不比封函奏章，大家先看看不妨事。』山顯仁遂令另設一張書案於正中，將四幅字擺列於上，請衆官出位同看，只看

第一幅楷書，猗蘭操是：

孔子立聘諸侯，諸侯莫能任，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鄉蘭獨茂，喟然嘆曰：『蘭當為王者香，今乃與衆草伍！』止車援琴歌之。歌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

所定處，時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第二幅草書，蟋蟀吟是：

政尚靜而惡謹，時魯政日非，孔子傷之，為作歌曰：遠山十里，蟋蟀之聲，尚猶在耳。

第三幅隸書，龜山操是：

季桓子受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龜山，以喻季氏之蔽魯也。歌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

第四幅篆書，獲麟歌是：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樵於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夫子往觀焉，泣曰：『麟也，麟出而死吾道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衆官看了，見楷書如美女簪花，草書如龍蛇飛舞，隸書擅蔡邕之長，篆書盡李斯之妙，無不點首吐舌，嘖嘖稱美。顏貴心下暗忖道：『早是記不得，不曾寫還好藏拙，若是寫出來，怎能及他秀美，豈不反惹他一場恥笑。』便口也不敢再開，寶國一俱看得呆了。惟趙公笑嘻嘻說道：『不但記得，又四體俱寫得精妙入神，真個是才女，難得難得，快着人進呈，領第二題來。』左右卷好，付與傳題員役，飛馬進呈，不半個時辰，早又飛馬領了第二題來。山顯仁與寶國一趙公三人，打開看時，却是早朝午朝晚朝詞各一闕，仍前抄作二紙，分送二處。此時穆禮見顏貴默寫不出，十分沒趣，猶恐也是個難題，心下甚是徬徨，及題目送到，見是早午晚朝三題，頗覺容易，滿心歡喜，便磨墨枯思，打點欲做，忽又想到：『用甚牌兒名好，欲做如夢令長相思憶秦娥等調，却又不合時宜，欲想合時宜之名，却又想不起。』因又想到：『只要做得詞好，詞名或可不論。』遂下筆而寫，尚不會寫

得二三句，只聽見趙公哈哈大笑，說道：「怎麼山小姐完得這等快，奇才奇才，大家來同看了好進呈。」再抬頭一看，只見衆官已出位矣。穆禮自料一時做不完，便也起身，隨衆而看。只見一幅龍牋，上面三個詞兒，已寫得端端正正，第一是

早朝：雞鳴曉殿角，明星稀少天；六龍飛杳杳，聖主臨軒早。雙闕雲霞縹緲，萬國衣冠顛倒；初日上升紅杲，杲簾捲瞻天表。右調謁金門。

午朝：中天紅日剛剛，午御當陽聖主，花磚鵠立丹墀，虎拜共瞻九五。三勤晉接稀聞，晝漏宣琅琅天語，停經賜食分班，染翰自慚無補。右調賀聖朝。

晚朝：九重向晏北闕，明星爛，天子勞宵旰，趨承佩環，響起伏火燈，亂勵政治，賈生前席夜常半，夕陽牛歌旦紅燭，蒼生嘆君交，警臣交贊夕，禁鼓動遲出，明河暗君恩，重金蓮，撤賜馳歸院。右調千秋歲。

衆官看了，大家驚嘆，以爲奇才，猶不爲異，獨竇國一見第二題又被山黛占先，愈加着急，却又無力可助。起公早喜得跌脚道：「好才女，好才女，快捲好進呈。」竇國一道：「須候穆老先生同進。」趙公因回頭對穆禮道：「老先生佳作會完了麼？」穆禮掙紅了臉道：「尙未。」竇國一道：「聖上原限午時考填詞，如今尙在巳時，不妨稍緩。」趙公遂走到穆禮座上一看，只見草起亦纔寫得兩行，到又採去了一行。趙公道：「如此做來，尙早尙早，如何等得，且將山小姐的進呈了，穆老先生完了再進罷。」便不由分說，竟付與傳題員役，飛馬進呈去了。穆禮欲待不做，恐怕得罪，欲要做完續進，莫說襯點早午晚詞意之美，萬不可及，即謁金門賀聖朝，千秋歲三個詞名，已含蓄無窮頌聖之意，如何再做得來，拈筆左思右想，愈覺艱難。筆尙未下，第三題早又飛馬傳遞到了。趙公三人看了，却是賦得立秋梧桐一葉落，五言近體一首，限秋留遊愁四韻。此考是卜其通宋信。

山黛三人，遂抄寫三紙，仍前分送三處。山黛接到手，見是一首詩，越要賣才，便提起筆來，草也不起，竟如風雨驟至，龍蛇飛舞。卜其通拏着題目，連限韻尙未看清，山黛早已寫完，送至正中案上。山顯仁看見自己愛之不了，喜得眉歡眼笑，忙起身邀衆官同看。卜其通驚得滿身汗下，暗想道：「這丫頭這等敏捷，不知做些甚麼？」因攔下筆，不願衆人先走至案前去看，宋信還強着要做，當不得衆官俱已圍着，沒奈何也只得走到案前去，看見上寫着：

賦得立秋梧桐一葉落限秋留遊愁四韻

萬物安然夏，梧桐獨感秋，同飛猶未敢，不下又難留。

乍減玉塔色，聊從金氣游，正如盛衰際，先有一人愁。

卜其通看完，不禁拍案大叫道：「真才女，真才女，不獨敏捷過人，而構思致意，大有三百遺風。」因回頭對竇國一道：「此乃天授，非人力所及也，吾甘拜下風矣。」竇國一聽了，目瞪口呆，開口不得。宋信還打眼說甚麼，趙公早笑道：「還是卜老先生肯服氣，快進呈快進呈。」說不了，傳題員役早接了，飛馬而去。第四題該到夏之忠了，夏之忠見三人垂頭喪氣，自暗思道：他們外官輸了，尙猶自可，我一個翰林院，若做不過他，明日如何典試。」又想到：「詩詞小道，小女兒家或者拈弄慣了，做文難道也能如此。」正說不完，第四題早已傳到，打開看時，却是一篇五色雲賦。夏之忠又驚又喜，喜的題目難，他女兒難做，驚的是題目難，自吃力且自不做，先偷眼看山黛如何，只見山黛提着一管筆，如兔起鶻立，忽疾忽徐，欣然而寫，全無停擱苦思之態，日不及瞬，早已十數行下矣。自己着忙再拈筆時，心先亂急，那裏還有奇想，只得據題平鋪，急急忙忙，尙鋪不得半篇，而山黛之作又報完矣。此時衆官見山黛一小女子，飛灑如此，俱忘了考較妒忌之心，反歎賞以爲奇見，完了團

聚而觀，只見上寫着道：

五色雲賦

粵自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而青黃赤白黑之氣，遂醞釀於太虛中；而或有或無，或潛或見，或紅抹霞天，或碧涂霄漢，或黑濃密雨，或青散輕烟，或赤建城標，或紫浮牛背，從未聚五爲一，或包於天，矧雲也者，氣爲體，白爲容，薄不足以受采，浮不足以生華，而忽於焉，種種備之，此希道千古，而罕見於今也者。惟夫時際昌明，聖天子在位，備中和之德，稟昭明之靈，行齊五禮，聲合五音，政成五美，倫列五常，出坎向離，範金白木，青水黑火，紅土黃之五行於一身，而後天人交感，上氣下垂，下氣上升，故五氣徵於雲，而禎祥見於天下，猗歟盛哉！仰而觀之，山龍藻火，呈天衣之燦爛，虛而擬之，流金散玉，服周冕之輝煌，麗北綺南，彩鳳垂蔽天之翼，豔高冶下，龍女散漫空之花，濯自天河，不殊江漢，出之帝杼，何有七襄不線不針，陰陽刺乾坤之繡，非毫非紙，烟霞繪天地之圖，濃淡合宜，青丹相配，縹緲若美人臨鏡，姿態橫生，飛揚如龍戰於野，玄黃百出，如旌如旆，如輪如蓋，六龍御天上之變輿，爲樓爲閣，爲城爲市，五彩吐空中之蜃氣，初絢焉呈，卿慶於九重，既塊然流豐亨於四海，落霞孤鶩，不復高飛，秋水長天之減色，錦鷄羞而匿影，山雉慚而藏形，他如奩盒膏脂，筐箱玉帛，莫不望而失色，比而減價，矧妖紅襲紫，安敢以草木微姿，而上分爲萬一之光華，猗歟盛哉！是誠天地昌泰，國家文明，而一人流光，千古昭朗者也。臣姬才謝班姬，學慚謝女，剪裁無巧，雕繡不工，瞻天仰聖，雙眼有五色之迷，就日望雲，寸管窺三才之妙。此蓋天心有眷，上降百福之祥，下獻無疆之瑞，謂臣言不信，請遠質古媧之靈，近徵當今之聖，謹賦。

衆官纔看女媧起句，便吐舌相告道：「只一起句，便奇特驚人矣。」再讀到彩鳳垂蔽天之翼，陰陽刺乾坤

之繡等句，都贊不絕口道：「真是天生奇才。」及讀完夏之忠連連點首歎服道：「王子安滕王閣序未必敏捷如此，吾不得不爲之擱筆也。」趙公見衆人甘心輸服，大笑道：「這等看來，還是萬歲爺有眼力，快進呈。」此時只有寶國一臉上紅一塊，青一塊，默默無言。賦傳遞去，趙公因問左右道：「今日甚麼時候了？」左右回道：「午末未初了。」趙公因對衆人道：「若論時候，尙未爲遲，列位老先生，還是做也不做？」夏之忠卜其通同說道：「學問才情，矯強不得，此時若要成篇，也還容易，只恐成篇終不及山小姐詞意秀美，到不如見聖人認罪罷了。」趙公道：「轉是高見，皇上到不計較。」正論談未完，忽第五題又到了，上寫着是問：

大虛一點何物？伏羲二相何氏？海上三神何山？商山四皓何老？漢五陵何地？湯六禱何事？竹林七賢何賢？穆王八駿何馬？香山九老何人？蕭后十香何詞？俱著詩書。

題目分開，周公夢接了一紙看時，事跡雖多，知道俱要一一還他清白，却是記得不真，有寫得一件忘記兩件的，有記得三件忘記五件的，想來想去，畢竟記得不全。不期才慧實是天生，山黛一個小女子偏生記得清清白白，逐款填寫分明，因對衆說道：「詩賦係各人才情，不妨共見，此記誦之學，似難傳觀。」趙公道：「小姐說得有理，但不許周老先生看就是了，我們衆人看看不妨。」山黛依命，送去衆官圍繞而看，只見上面已將所問十事，該括做一首七言古風詩道：

太虛一點元無物，二相初求自伏羲，上相共工先獨立，柏皇下相共爲之。
三神山首蓬萊島，方丈瀛洲俱縹緲，東國綺里夏黃公，角里先生稱四老。
五陵佳氣何日無，長陵走馬安陵途，茂陵風雨相如病，陽陵平陵是酒徒。
政不節歟民失職，女謁盛兮崇宮室，苞苴大行纔未昌，桑林六事禱何亟。

七賢久矣醉劉伶，阮籍猖狂總不醒，鑽李笑戎嵇鍛柳，阮咸白透眼還青。惟有先公稱大志，手掌銓衡日啓事，穆王八駿幾時還，白兔黃鸞隨赤驥。驂騑驟日追風，山子曉渠電掣空，况是盜驪飛捷足，瑤池萬里遠留蹤。香山九老居易一，鄭據吉皎兼謨狄，劉真張渾及盧貞，胡果盧真九老畢。君王若問十香詞，公事公言不及私，敢以同心裙帶事，續陳堯舜聖明時。衆官看了，無不驚異道：「著作之才，既敏捷過人，淹貫之學，又詳該如此，真不慚女中才子矣！」周公夢見衆人讚揚，便也離席說道：「我學生實記不全，願作輸了罷。」山小姐寫完，敢求一觀。」趙公道：「既算輸，便請看看。」周公夢看完滿口稱許道：「真才女，真才女，我輩不如也。」趙公因問甚麼時候了，左右回未時了。趙公道：「考較已完，須遵旨回奏，此題亦不必遞傳了，我們自回奏上罷。」周公夢對夏之忠等說道：「才學矯強不得，我們既考較，不如須面聖認罪，不必強辨，以觸聖怒。」夏之忠等俱道：「周老先所教最宜。」遂一齊起身要行，只見竇國一攔住道：「列位且慢行，事有可疑，還須考究。」衆官驚訝道：「有何可疑，又有考究？」只因這考究，有分教，才上添才，罪中加罪。竇國一考究些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山人臉一抹便轉

詞曰：眉筆生花，笑殺如椽空老大，應詔賡歌，不數虞廷下。鈍足庸鴛豈慣，文章駕空矯詐，不須嫚罵；醜態應如畫。

話說周公夢衆官，因考較輸了，欲入朝認罪，竇國一攔住道：「才情還有天生，學問必須誦讀，十歲一個女

子，從三歲讀起，也只七年工夫，怎能詩賦信筆而成，考古不思而對，如此毫髮不爽，此必天子過於寵愛，相公善於關通，先事傳題文章宿構，故能一一不爽。若說真真實實，落筆便成，雖斬頭瀝血，我不信也。」夏之忠等聽了俱回答道：「竇老先生此論，實爲有理。天下文章，出於科甲，科甲雄才，俱歸翰苑，豈有翰苑所不能對，而一小女子能條對詳明如此，實有可疑，還望糾察老先生奏詰。」山顯仁辨說道：「天子寵愛，豈獨寵愛老臣一人，老臣關通，豈便能關通天子？」正說不了，山黛便接說道：「父親大人，不是這等說了。竇大人既疑天子寵愛，大人關通，此實難辨，但求竇大人自出一題，待賤妾應教真假，便立見了。」趙公道：「這最有理，竇大人就出一題，看他做得來，做不來，便大家沒得說了。」竇國一道：「奉旨考較，我學生怎好出題。」宋信便接說道：「既是山小姐情願受考，老先生便出一題也無礙，若不如此，則大家之疑，終不能解。」趙公道：「到是出一題的好，真假立辨，省得又要說長說短。」竇國一因目視宋信道：「出甚麼題目好？」宋信便挨近竇國一身邊，低低說道：「不必別尋題目，何不就将前日對不來的對句，煩山小姐一對？」竇國一被宋信提醒，因喜道：「山小姐既要我學生出題，請教我，若出長篇大論，只道我有意難他，我學生有一個小學生的對句在此，煩山小姐對一對，若是山小姐對得來，我學生便信是真才子了。」趙公道：「既是這等，快寫出來。」竇國一因取紙筆，寫出一句，與大家同看，衆官一齊觀看，却是將孟子七篇篇名，編成一對道：

大家看了都說道：「這是個絕對了。」山顯仁不勝大怒道：「竇掌科也太刻薄了，原說考詩考文，怎麼出起絕對來？此對若自竇掌科自對得來，便說小女輸了。」竇國一道：「老太師不必發怒，令愛小姐既是奇才，須對人所不能對之對，方纔見得真才，若是人不能對，小姐亦不能對，便不見奇了。」趙公道：「二位且不必

爭，且送與小姐看一看，對得對不得，再理論。」大家齊道：「有理。」左右遂將對紙送到山小姐位上。山黛看了，微微一笑道：「我只道是烟鎖池塘柳，大聖人絕無之句，却原來是腐儒湊合小聰明，如何將來難人。」山顯仁聽了道：「我兒此對，莫非尚有可對麼？」山黛道：「待孩兒對與列位大人看，以發一笑。」遂提起筆來，對了一句，送與衆人，衆人爭看，只見

衛靈公遣公冶長祭泰伯於鄉黨中，先進里仁，舞八佾。

衆官看了，俱驚喜欲狂。趙公只喜得打跌，連寶國一亦驚訝吐舌，回看着宋信道：「真才女，真才女，這沒得說了。」宋信道：「寶老先生且莫說山小姐既這等高才，我晚生還有一對，一發山小姐對了如何？」寶國一道：「方纔這樣絕對，他也容易對了，再有對可以相難，到不如直直受過，不消又得罪了。」宋信遂不敢開口。轉是趙公說道：「宋先生既有對要對，可率性寫出來，與山小姐看，對得對不得，須見個明白，莫要說這等人情話兒，糊糊塗塗，到皇上面前，不好回奏。」衆官齊道：「這論極是。」宋信因回席寫了一對，送與衆人，衆人見上寫着：

燕去雁來途中喜遇說春秋。

衆人看見，俱道春秋二字，有雙關意，更是難對。山顯仁道：「這等絕對，一之爲甚，豈可再乎？宋兄何相逼乃爾。」宋信道：「晚生因見令愛小姐奇才，欲聞所未聞，故以此見教。若老太師加罪晚生，則晚生安復請，就要收回。」趙公止住道：「這個使不得，既係寫出，便關係朝廷耳目，須與山小姐一看，看是何如，豈可出乎反乎，視爲兒戲？」因叫人送與山小姐道：「這個對兒，雖不是聖上出的題目，却也是詩文事情，小姐看看，還是有得對沒得對？」山黛接着一看，笑說道：「這樣對巧亦巧矣，那有個對不得之理。得賤妾再對一句，請教列位

大人。」一面說，一面信筆寫了一句道：

兔走鳥飛海外欣逢評月旦。

山黛寫完，送與趙公與衆人看了，俱手舞足蹈，贊不絕口道：「好想頭，真匪夷所思！」宋信驚得啞口無言。山顯仁快活不過，只是哈哈大笑。寶國一見山黛才真無疑，回奏自然有罪，因向山顯仁再三請罪道：「此一舉，原非我晚學生敢狂妄上疏，實係舍親晏知府求詩，爲令愛所譏，哭訴不平，我晚學生一時不明，故有此舉，今知罪矣。倘面聖時，聖怒不測，尙求老太師與小姐寬庇。」山顯仁笑道：「此事自在聖主，我學生但免得以假亂真，有傷國體，與關通天子之罪，便是萬幸了，其餘焉能專主。」趙公道：「不必說閒話，且去回奏天子，再作區處。」大家遂一闕而出。此時天子正在文華殿與幾個翰林鑒賞山黛的詩賦，忽趙監領了衆官來回復，因將第五題呈上御覽，只見山黛條寫一人一事不差，滿心歡喜，因問周公夢六人道：「爾六人與山黛考較詩文，還是如何？」周公夢等齊對道：「臣等奉旨與山黛考較詩文，非不竭力，但山黛雖一少年女子，然學係天成，才由天縱，下筆疑有鬼神輔助，非臣等庸腐之才所能及，俱甘心待罪，伏乞聖明原諒。」天子大悅道：「汝等既傾心認非，則山黛非假才，而朕之賜書賜尺，不爲過矣。」此時正交新秋，天子正食瓜果而美，因命近侍撤一盤飛馬賜與山黛，近侍領旨而去。天子因問寶國一道：「爾何所見而妄奏？」寶國一奏道：「臣待罪諫垣，因人言有疑，故敢入告，今親見揮洒如神，始信天生以佐文明之治，臣妄言有罪，乞聖恩寬宥。」天子聞奏，到也釋然。只見山顯仁奏道：「寶國一爲臣女以假爲真，其事小，其論臣以才色獻媚，又論臣以關通天子，此事關臣一生品行，不可不究。」天子變色道：「甚麼叫做關通天子？」山顯仁道：「臣不敢言，只問糾察司禮監臣即知。」天子目視趙監，趙監因跪奏道：「方纔衆臣考較完，欲同入朝回旨，寶國一攔住道：事有可

疑，從未見小小女子敏捷如此，莫是聖上寵愛山黛，閣臣有力關通，先知了題目，夙構成詩文，故能信筆抒寫。如此衆臣便多疑惑起來。天子問道：「衆臣既疑，爲何有又同來認罪？」趙公奏道：「因山黛說道：『聖上寵愛，與閣臣關通，一時難辨，只須竇科臣自出一題，考較真假，便立見了。』竇國一向不欲出題，是山人宋信竄掇出了一個絕對，與山黛對，山黛揮筆就對了，衆臣無詞，故同來回旨認罪。」天子聞奏，不覺大怒道：「竇國一說山顯仁關通，已是謗毀大臣，甚麼說朕寵愛，先事傳題，難道朕一個穆穆天子，爲此詭祕之事，蠱聖汗君，當得何罪？著錦衣衛拏下法司究問。周公夢夏之忠，卜其通穆禮顏貴五人，俱係竇國一薦考，原非有意，既認罪俱姑免不究。宋信以甚麼山人一詩不成，輒敢廁名紳列同考，以辱朝廷，定係竇國一播弄起釁之私人，着錦衣衛拏出午門外打四十御棍，遞解遠鄉。山黛賜金花表裏，以旌其才。」聖旨一下，早有錦衣衛官已將竇國一、宋信、鷹拿燕捉的拖了出來。周公夢等五人齊齊伏在丹墀下，叩頭請罪。天子又問趙公、山黛所對之對，趙公口奏天子，御筆寫在案上觀看，不勝大喜。因敕周公夢五人平身，并召擬題幾個翰林至龍案前觀看。道：「小小女子，有如此異才，怎教朕不愛。」衆翰林奏道：「此女實係才星下降，非尋常可比。陛下愛之，正文明之所啓也。」還說不了，只見賜瓜的近侍回旨，附上山黛的謝表一道。天子觀覽，只見上寫：

大學士禮部尚書山顯仁女臣妾山黛，奏爲謝恩事。蒙恩欽賜瓜菓一器，感激聖恩，詔望闕謝恩，祇受外，聞科臣竇國一、蠱聖汗君，拏付法司。山人宋信，播弄起釁，賜打四十御棍，二臣罪故應爾，但念事由妾起，妾雖蒙恩隆重，謬爲賢才，然不過十歲一女子耳，得失何足重輕。竇國一雖過爲詆毀，實朝廷耳目之臣，山人宋信雖不無起釁，然士也賞罰，皆關典禮，若爲臣妾一小女而繻紲廷臣榜撻之下，是爲詩文小愛，而傷國家之大體也，實非聖明朝之所宜有者也。故敢昧死諫言，望皇上展如天之度寬宥之，國體幸甚。

臣妾幸甚，倉卒干冒，不勝惶懼待命之至。

天子見表，龍顏大悅道：「山黛不獨有才，德性度量，又過人矣。」因將本付與山顯仁道：「卿以爲何如？」山顯仁見拏下竇國一、宋信，滿心歡喜，還打賬囑託法司重處，却見女兒上疏，反爲解救，一時沒法，只得奏道：「恩盛俱聽聖裁，微臣何敢仰參。」天子笑道：「論法原不該宥，朕但要全卿女之德，故屈法宥之耳。」因批本道：「准奏。竇國一免付法司，吏部議處。宋信饒打限一月解回，該部知道。」旨意一下，天子駕起還宮，各官退出與竇國一相好的內臣，急急傳出旨意。宋信已打了十棍，方纔放起。竇國一已將到法司，趕回，二人細問饒免情由，方知虧山黛本救之力。竇國一無限沒趣，躲了回寓，閉門聽處不題。却說宋信雖然饒了，已被打了十棍，打得皮開肉綻，痛苦不禁。又有人押著要遞解還鄉。宋信再三央人保領，方許棒棍瘡好後起解。心下想道：「我宋信聰明了一世，怎麼一時就糊塗到這個田地。他一個相府千金，又是真正奇才，天子所重，到不去奉承他，反倚着一個科官，與他爲仇，豈不差了主意。今日若不是山小姐討饒，再加上三十御棍，便活活要打殺了。明日何不竄轉面皮，借感謝之意，作入門之塔，倘得收留，又強似與晏知府竇給事相處了。」宋信自家籌算不論，却說山顯仁回到府中，埋怨女兒道：「竇國一這廝十分可惡，今日若不是你有真才，將衆人壓倒，他還不知怎生作惡。後來已奉旨拏送法司，正中我意，你爲何轉上表替他解救？」山黛笑道：「古人貴寵而不驕，高而能降。天子聖明，豈不知此今日之事，可結天子之心，並可免滿盈之禍。此自安也，豈救人哉？」山顯仁默默點頭。山黛又說道：「况此事實係孩兒前日譏刺晏知府起的衅端，今一旦加之宋信，孩兒於心實有未忍。」山顯仁道：「這也罷了，但是前日晏文物的綾扇，爲何得能遺失？」山黛道：「皆緣侍妾等不識字，故混雜錯亂，忘記交付孩兒。不獨此也，前日還有張副使的冊頁，錢御史的手卷，俱安放錯了，若不是孩兒細心，

又要差寫。」山顯仁道：「我想凡是著作名公，莫不皆有記室，或是代筆，或是爲之查考事跡，你獨今自一個如何應酬得來。」山黛道：「男人家好尋記室代筆，孩兒一女子，却是沒法。」山顯仁道：「這也不難，以天下之大，豈無識字女子，我明日不惜千金，差人各處尋訪，買他十二個，分了職事，伏事你，你便不消費心了。」山黛道：「如此甚好，只恐一時沒法。」山顯仁道：「若要能詩能賦，這便稀少，若要識幾個字兒，只怕也還容易。」父女商量，遲延了數日，山顯仁果然差人四處尋訪，只因肯出重價，日日有人送女子來看。這日山顯仁正在廳中選看女子，忽報宋信青衣小帽來謝罪，山顯仁因女兒寬洪大量起來，叫請宋相公更了衣巾相見。宋信依命趨入，拜伏在地，口稱罪人宋信，死罪死罪。山顯仁叫人攙扶，宋信不肯起來，連連叩頭道：「宋信愚蠢，不識天高地厚，獲罪如此，蒙聖人譴責，自以死謝愆，尚猶不盡，乃復辱令愛小姐疏救，霽天子之威，使白骨再肉，此天地父母所不能施之恩，而一旦轉加之罪人，真令人頂踵盡捐，不能少報萬一。今碎首堦前，已爲萬幸，安敢復承禮待。」山顯仁道：「足下既能悔過，便見高明，何必如此，快請起來。」宋信又謙遜了半晌，方扒了起來。山顯仁遜坐留茶，因問道：「足下幾時行？」宋信道：「欽限一月，不敢有違，明日就要起身。蒙老太師公令愛小姐大恩，不知可有日再得廁身於山斗之下？」山顯仁道：「這也不難，此不過是聖天子一時之怒，且暫回幾日，容有便挽回聖意，當得再見。」宋信道：「若能再趨門下，真是重生父母了。」正說話間，忽抬頭看見這許多女子，俱穿青衣，列於兩旁，因問道：「這許多女子，如何在此？」山顯仁道：「因小女身邊沒有幾個識字的侍妾，故致前日遺失了晏文物的綾扇，惹出許多事來。今欲買幾個識字的女子，伏侍小女，不期若大京師，選來選去，俱是這一輩人物，並無一個稍通翰墨，可佐香奩之用者。」宋信道：「原來爲此，京師若無天下自有。」山顯仁道：「此言有理，足下所到之處，當爲留意，倘或佳者，自當重報。」又敘些閒話，宋信方起身。

山顯仁送至廳門口，便不送了。宋信又立住說道：「還有一事，稟上老太師。」山顯仁道：「何事？」宋信道：「蒙令愛小姐再生之德，不敢求見，只求至玉尺樓下望樓一拜，以表犬馬感激之忱。」山顯仁道：「這也不消了。」宋信執定要拜，山顯仁只得叫老家家人領至樓下，宋信果然望著樓上，端端正正，恭恭敬敬，拜了四拜，方纔辭出。山顯仁發放了許多不用的女子，因入內與山黛說知宋信拜謝之事，父女要笑不題。却說宋信辭了出來，押解催促起身，欲要來見寶國，一討些盤纏，寶國一正在議處之時，不肯見人，只得來見晏文物，訴說解回之苦。晏文物見事爲他起，沒奈何送他二十金盤纏，又約他道：「兄京中既不容住，我小弟只候領了憑使行，兄若不嫌雲間也是名勝之區，可來一遊，小弟當爲地主。」宋信謝了，又捱得一二日，押解催促，只得僱了一匹蹇驢，攜了一個老僕，蕭然回山東而去。有四言十句，正是

一個貧人，冒作山人，隨著詩人，交結貴人，做了讒人，傷了正人，惱了聖人，罰作罪人，押做歸人，元是窮人。宋信雖是山東人，却無家無室，故一身流落京師，在縉紳門下游蕩過日。今被押解還鄉，到了故鄉，竟無家可歸，只得借一客店住下。押解見如此光景，沒有想頭，只得回文，竟自回去不題。宋信雖然無親無眷，却喜得身邊還積有幾兩銀子，一身客遊的行蹤，還在見押解去了，便依舊闊起來，到鄉紳人家走動，爭奈府縣有人傳說解回之事，往往爲人輕薄，心下不暢。過了些時，一日在一鄉紳人家，看見新縉紳錄上寶國一已降了揚州知府，滿心歡喜道：「此處正難安身，恰好有此機會，且捱過殘年，往揚州去一遊。」却喜得一身毫無牽絆，過了年，果然就起身，渡過淮來，不半月便到揚州，入城打聽新知府，不期尚未到任，只尋得一處寺院住下。他便終日到鈔關埂子上頑耍，見各處士大夫都到揚州來，或是娶妾，或是買婢，來往媒人紛紛不已。宋信心下想道：「山老要買識字之婢，我閒在此處，何不便中替他一尋，倘尋得一個，也可爲異日進身之

地，就尋不出，落得看看亦好。」主意定了，因與媒人說知，要尋一個識字通文之女，價之多寡勿論。媒人見肯出高價，便張家李家，終日領他去看，看來看去，並無中意。一日，一個孫媒婆來說道：「有一個絕色女子，住在柳巷裏，寫得一手好字，宋相公若肯出三百兩身價，便當面寫與宋相公看。」宋信道：「三百兩身價不爲多，只要當面寫得出便好。」孫媒婆道：「若是寫得不好，怎敢要三百兩身價？」宋信道：「既是這等，明日便同去一相。」約定了到次日，果然同到一個人家，領出一個女子來，年紀只好十五六歲，人物也還中中見了禮，就坐在宋信對面，棹上鋪著紙墨筆硯，孫媒婆就幫襯磨起墨來，又取了一枝筆，遞與那女子道：「你可寫一首詩與宋相公看。」那女子接筆在手，左不是，右不是，不敢下筆。孫媒婆又催促道：「宋相公不是外人，不要害羞，竟寫不妨。」那女子被迫不過，只得下筆而寫，寫了半响，纔寫得雲淡風輕四個字，便要放下筆。孫媒婆又說道：「有心再多寫幾個，宋相公看，方信你是真才。」那女子只得又勉強寫了近午天三個字，再也不肯寫了。宋信看過，微微而笑。孫媒婆說道：「宋相公，不要看輕了，似這樣當面寫字的女子，我們揚州甚少。」宋信笑道：「果然。」就送了相錢，起身出來。孫媒婆道：「若是這個不中意，便難尋了。」一日，又有一個王媒婆來說道：「有一個會做詩的女，真是出口成章，要五百兩身價。」哄了宋信去看，也只記得幾首唐詩，便說是會做詩的。宋信看來看去，並無一個略通文墨的，便也丟開，不想過了數月，竇國一忽到上任，到任後，宋信即去拜謁，竇國一接見，一來原屬相知，二來又念爲他受了廷杖之苦，十分優待，又移行李瓊花觀裏作寓，又送許多下程，又親自來拜，隨即請酒，又時時邀入私衙小敘，又逢人便稱薦他詩才之妙。不多時，借著竇知府聲價，竟將宋信喧傳作一個大才子了，凡是鄉紳大夫，與山人詞客，莫不爭來與他尋盟結社。宋信一時得志，便意氣揚揚，竟是認做一個司馬相如再生，又在各縣打幾個抽豐，看本府分上手頭漸漸有餘，每日同朋友在

花柳叢中走動，故又思量相看女子了。起初相看，還是欲爲山顯仁買婢，此時相看，却自要受用了。媒婆見他有財有勢，比前不同，那個不來奉承，便日日將上等識字女子領他去看。宋信只因見過山黛國色奇才，這些抹畫姿容，塗鴉伎倆，都看不上眼。一日，相看一個女子不中意，因媒人哄他，來的路遠了，肚中飢餓，歇下了，坐在一個亭子上，將兩三個媒婆百般痛罵，揮拳要打，虧得旁邊坐着一個花白髯的老者，看了再三苦勸，方纔上轎而去。那老者因問媒人道：「他是甚麼樣人，這等放肆，要將你們難爲？」衆媒人說：「他的勢頭大哩，打罵值甚麼，若是送到官，還要吃苦哩！」那老者又驚駭問道：「他實是何等樣人，不妨明對我說！」衆媒人道：「待我說與老爺聽。」只因這一說，有分教，小文君再留佳話，假相如重現原身，不知媒人說出甚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才女心百折不回

詞曰：長嘲短諷，沒趣剛捱過，豈料一團虛火，又相逢真金貨；詩翁難做，此來原是錯，百種忸怩踟躕，千古口都笑破。

右調霜天曉角

話說衆媒人因老者勸了宋信去，見他拷問，宋信是什麼人，只得對他說道：「這人姓宋，是山東有名的才子，與竇知府是好朋友，說他做的詩，與唐朝的李太白杜子美差不多，從前在京時，皇帝也曾見過，大有聲名，所以滿城鄉宦，以及舉監生員，都與他往來。因要想一頭親事，相來相去，再不中意，所以今日罵我。」那老者道：「揚州城裏，美色的女子甚多，甚麼都不中意？」媒婆道：「他只想人物還好，打發，又要想他胸中才學，你想人家一小小閨女，能讀得幾本書，那有十分真才實學對得他來？」那老者笑道：「原來爲此。」大家說完，

媒人也就去了。那老者你道是誰？原來姓冷名新，是個村莊大戶人家，生了兩個兒子，都一字不識，只好種田，到四十外，生一個女兒，生得如花似玉，眉畫遠山，脂凝白雪，縹緲異常，還不爲奇，最奇的是稟性聰明，才情敏慧，見了書史筆墨，便爲性命。自三四歲抱他村學堂中頑耍，聽見讀書，便一一默記在心，到六七歲都能成誦。冷大戶雖是個村莊農戶，見女兒如此聰明，便將各種書籍，都買來與他讀，又喜得他母舅姓鄭，是個秀才，見外甥女兒好學，便時常來與他講講，講到妙處，連母舅都被他難倒，因歎息道：「此女可惜生在冷家。」冷大戶常說，生他時曾夢見下了一庭紅雪，他就自取名叫做絳雪，到了八九歲，竟下筆成文，出口成詩，可惜鄉村人家無一知者，往往自家做了自家鑒賞。這年已是十二歲了，生得人材就如一泓秋水，冷大戶要與他議親，因向冷絳雪道：「還是城中，還是鄉間，畢竟定要甚麼人家好？」冷絳雪道：「人家總不論城裏鄉間，也不拘，只要他有才學，與孩兒或詩或文對做，若做得過我，我便嫁他，如若做不過孩兒，就是舉人進士，國戚皇親，却也休想。」冷大戶因女兒有此話在心，便時時留心訪求，今日却聽見媒人說宋信是個才子，因暗想道：「我女兒每每自誇詩文無敵，却從無一人考較，不知是真是假，這個姓宋的既與知府鄉紳往來，定然有些才學，怎能設請得他來考較一考較，便見明白了。尋思無計，只得回家與女兒商量道：『我今日訪得一個大才子，姓宋，是山東人，有大聲名，自府縣以及滿城士大夫，無一人不與他相交，做得詩文壓到天下，我欲請他來與你對做兩首看，或者他才高有些緣份，也未可知。只是他聲價赫赫，一時怎肯到我農莊人家來，若去請他，恐亦徒然。』冷絳雪道：『父親若要他來，亦甚容易，何必去請。』冷大戶道：『我女兒又來說大話了，請他尙恐不來，不請如何轉說容易。』冷絳雪道：「只消三指闊一條紙兒，包管立遣他來。」冷大戶笑道：「他又不是神將鬼仙，怎麼三指闊一條紙兒，便遣他來了，莫非你會畫符？」冷絳雪也笑道：「父親不必多疑，待孩兒寫着。」

了來與父親看，只怕這幾個字兒，比遣將符籙更靈。」說罷，遂起身走到自己房中，果然寫了個大紅條子出來，遞與父親道：「只消拿去貼在此人寓所左近，他若看見了，自然要來見我。」冷大戶接來一看，只見上寫着：

香錦里浣花團，十二歲小才女冷絳雪，執贄學詩，請天下真正詩翁賜教，冒虛名者勿勞枉駕。

冷大戶看了大笑道：「請將不如激將，有理有理。」到了次日，果然入城，訪知宋信住在瓊花觀裏，就將大紅條子貼在觀門牆上，竟自歸家，與女兒說知，收拾下款待之禮，以候宋信不題。却說宋信每日與騷人墨客詩酒往還，十分得意。這日正吃酒到半酣，同着一個陶進士，一個柳孝廉，在城外看花回來，走到觀門，忽見這個大紅條子貼在牆上，近前細細看了，大笑道：「甚麼冷絳雪，纔十二歲，自稱才女，狂妄至此，可笑可笑。」陶進士道：「僅僅貼在觀門前，這是明明要與宋兄作對了，更大膽可笑。」柳孝廉道：「香錦里離城南只有十餘里，一路溪徑甚是有趣，我們何不借此前去一遊，就看看這個小女兒是何等人物，若果有些姿色才情，我們就與宋兄作伐，也是個奇遇，若是鄉下女兒，不知世事，取笑他一場，未爲不可。」陶進士道：「這個有理，我們明日就去。」宋信口中雖然說大話，心下却因受了山小姐之辱，恐怕這個小女兒又有些古怪，轉有幾分不敢去的意思。見陶柳二人要去，只得勉強說道：「我在揚州城裏城外，不惜重價，訪求才色女子，不知看了多少女子，並無一個看得上眼，並不見一人拿得起手，那有鄉間一個小女子，會做詩之理，此不過甚麼閒人假寫，騙人走遠路的。」二先生竟信以爲真。陶進士道：「我們總是要道郊外閒耍，借此去一遊，真假俱可以勿論。」柳孝廉道：「有理有理，待我明日教人攜酒盒隨行，只當遊春，有何不可。」宋信一來見陶柳二人執意要去，二來又想道：此女縱然有才，不過尋常鄉下人，難道又有一個山黛不成，諒來這兩首詩，還做得他過。」

便放了大膽，笑說道：「我們去是去，只怕還要笑殺了走不過來呢。」陶進士道：「古人賭詩旗亭，令人驚喜，逢場作戲，有何不可？」柳孝廉道：「有理有理。」大家入觀，又遊賞了半晌，方別約定次日，果然備了酒盒轎馬，同出南門，一路上尋花問柳，只到傍午，方到香錦里，問人浣花園在那里？村人答道：「浣花園乃冷大戶家與女兒住的花園，就在前邊，過了石橋便是。」宋信聽見說女兒，就上前問道：「聞說他女兒纔十二歲，大有才學，可是真麼？」村人答道：「真不真我們鄉下人那裏曉得，相公你但想鄉下人的模樣，好也有數，不過冷大戶有些幾個村錢，自家賣弄，好扳人家做親罷了。」宋信聽了，說道：「此言有理。」自有了這幾句言語，入耳一發胆大了，便同陶柳二人步過石橋，將到門口，却在拜匣中取出筆墨，寫一紙帖道：「山東宋山人同陶進士柳孝廉訪小才女談詩。」叫一個家人先送進去。此時冷絳雪料定宋信必來，已叫父親邀了鄭秀才，備下款待等候。見傳進帖子來，便與舅兩個同出來迎接，見了三人，鄭秀才便說道：「鄉農村戶，不知三老先生降臨，有失迎候。」宋信就說道：「偶爾尋春，聞知才女之名，唐突奉候，因恐不恭，不敢投刺。」一邊說，一邊就揖拱至堂賓主禮畢，就坐獻茶。大家通知姓名，宋信便對冷大戶說道：「舍甥女小小弱女，何敢言才，但生來好學，恐鄉知幼年有如此高才，故特來求教。」鄭秀才代冷大戶答道：「舍甥女小小弱女，何敢言才，但生來好學，恐鄉村孤陋寡聞，故作狂言，方能祇請高賢降臨。」陶進士說道：「鄉村不必謙，既係詩文一脈之雅，可請令甥女一見。」鄭秀才道：「舍甥女自當求教，但三位老先生遠來，願少伸飲食之懷，但不知野人之芹，敢上獻否？」陶進士道：「主人盛意，本不當辭，但無因而攪，未免有愧。」鄭秀才道：「既蒙不鄙，請小園少憩。」遂起身邀到浣花園來，三人來到浣花園中，只見

草鋪青影，水漲綠波，密柳垂黃鸝之陰，雜花分繡戶之色。曲徑逶迤，三三不已；穿廓曲折，九九還多。高閣留雲，瞞過白雲重坐月；疏簾捲燕，放歸紫燕忽聞鶯。青松石上，棋敲而琴彈；紅雨花前，茶香而酒美。小圃行遊，雖不敵輞川名勝，一邱自足，亦何殊金閣風流。

三人見園中風景清幽，位置全無俗韻，便也不敢以野人相視，原來款待是打點端正的，不一時杯盤羅列，大家痛飲了一回。鄭秀才見舉人進士皆讓宋信首坐，必定有些來歷，因加意奉承道：「聞宋老先生遊遊京師，名動天下，這窮鄉下邑，得邀寵臨，實萬分僥倖。」宋信道：「才人遊戲，無所不可，古人說：『上可與玉皇同居，下可與乞兒同飲。』此正是吾輩所爲。」鄭秀才道：「聞寶府尊與老先生莫逆。」宋信道：「老竇不過是仕途上往來朋友，怎與我稱得莫逆？」鄭秀才道：「請問老先生與誰方是莫逆？」宋信道：「若說泛交，自山相公以下，公卿士大夫，無人不識，若論詩文莫逆，不過濟上李于鱗，雲間王鳳洲，昆仲新安吳穿樓，汪伯玉數人而已。」鄭秀才滿口稱贊。陶進士道：「主人盛意已領了，乞收筵，請令甥女賜教，也不枉我三人來意。」鄭秀才道：「既是這等說，且撒去，待舍甥女請教過再敘罷。」大家道：「妙。」遂起身閒步以待。鄭秀才因自入內，見冷絳雪說道：「今日此舉，也太狂妄了些，這姓宋的大有來歷，王世貞李攀龍都是他的詩友，你莫要輕看，出去相見時，須要稍謙厚些，不然被他考倒，要出醜便沒趣了。」冷絳雪微微笑道：「王世貞李攀龍便甚麼，母舅請放心，甥女決不出醜。這姓宋的，若果有二三才學，還恕得他過，若是全然假冒，敢於輕薄甥女，母舅須盡力攻擊，使假冒者不敢再來混帳。」鄭秀才笑道：「你怎麼算到這個田地？」說罷，便同到園中來相見。宋信三人迎著一看，只見冷絳雪髮纒披肩，淡裝素服，嫋嫋婷婷，如瑤池玉女一般，果然是

鸞嬌燕乳正雛年，斂萼含香更可憐。莫怪文章無骨肉，謫來原是掌書仙。
三人看了，俱暗想驚異。陶柳以爲吾輩縉紳閨秀，亦未有此何等鄉人，乃生此尤物！宋信更加駭然，以爲舉

止行動，宛然又是一個山黛，只得上前相見。冷絳雪深深斂衽拜道：「村農小女，性好文墨，奈山野孤陋，苦無名師，故狂言招至，意在真正詩翁，怎敢勞動名公貴人。」陶進士與柳孝廉開口說道：「久聞冷姑大才，自愧章句腐儒，不敢輕易造次，今因宋先生詩高天下，故相陪而來，得觀仙姿，實爲僥倖。」宋信見冷絳雪出言吐語，伶牙俐齒，先有三分懼怯，不敢多言，只諾諾而言。拜罷，分賓主東西列坐。鄭秀才遂命取兩張書案，宋信與冷絳雪面前各設一張，上列文房四寶。鄭秀才就說道：「既宋老先生降臨，誠爲奇遇，自然要留題了，舍甥女殷殷求教，未免也要獻醜，是不知是如何命題？」宋信道：「酒後非作詩之時，今既已來過，主人相識，便不妨重過，容改一日早來，或長篇，或古風，或近體，或絕句，或非律，或歌行，率性作他幾首，以盡一日之長何如？」冷絳雪道：「斗酒百篇，太白高風千古，怎麼說酒後非作詩之時？」宋信道：「酒後做是做得的，只怕終有潦草，不如清醒時細細做來，覺有些滋味。」冷絳雪道：「子建七步成詩，千秋佳話，那有改期姑待之理？」鄭秀才道：「甥女不是這等說，想是宋先生見我是村莊人家，未必知音，故不欲輕作，且請宋先生出一題，待你做一首請教過，若有可觀，或者拋磚引玉，也未可知。」陶柳二人齊說道：「這有理。」冷絳雪道：「既是二位大人以爲可，請諸位詩翁賜題。」宋信暗想：「這女子光景，又好是一個磨牙的了，若是即景題情，他向來拈弄慣了，必能成篇，莫若尋個詠物難題，難他一難也好。」忽抬頭見天上有人家放的風箏，因用手指着道：「就是他罷，限七言近體一首。」冷絳雪看見是風箏，因想道：「細看此人，必非才子，莫若借此題譏誚他幾句，看他知也不知。」因磨墨抒毫，題詩一首，就如做現成的一般，沒半盞茶，早已寫完，叫鄭秀才送與三人看。三人見其敏捷，先已驚倒，再展開一看，只見寫著：

風箏咏

巧將禽鳥作容儀，哄騙愚人與小兒，細篾作胎輕且薄，遊花塗面假爲奇。
風吹天上空搖擺，線繫人間沒轉移，莫笑脚跟無實際，眼前行得燥虛脾。

陶進士與柳孝廉看見字字俱從風箏打覷到宋信身上，大有遊戲翰墨之趣，又寫得龍蛇飛舞，俱鼓掌稱快道：「好佳句，好佳句，風流香豔，自名才女，不爲過也。」宋信看見明明譏誚於己，欲要認真，又怕見怪，欲要忍耐，又怕人笑，急得滿面通紅，只得向陶柳二人說道：「詩貴風雅，此油腔也，甚麼佳作？」陶柳二人笑道：「此遊戲也，以遊戲爲風雅，而風雅特甚，宋先生還相刮目。」冷絳雪道：「村女油腔，誠所不免，以未就正大方耳。今蒙宋老詩翁以風箏賜教，胸中必有成竹，何不亦賦一律，以定風雅之宗？」宋信見要他也作風箏詩，著了急道：「風箏小題目，只好考試小兒，吾輩豈可作此？」鄭秀才道：「宋老先生既不屑做此小題，不拘何題，賜作一首，也不枉舍甥女求教之意。」陶柳二人道：「此論有理，宋先生不必過辭。」宋信沒法，只得勉強道：「非是不做，詩貴適情，豈有受人縛束之理？既二位有命，安敢不遵，就以今日之遊爲題何如？」陶柳答道：「甚妙。」宋信遂展開一幅蓋紙，要起草稿，研了墨，拿着一枝筆，剛寫得春日偕陶先達，柳孝廉城南行遊，偶遊冷園留飲，一行題目，便提筆沉吟半晌，不成一字，陶進士見其苦澀，大家默默坐待，更覺沒趣，遂叫家人在拜匣中取了一柄金扇，親自遞與秀才道：「令甥女寫作俱佳，欲求一揮，以爲珍玩，不識可否？」鄭秀才接了道：「這個何妨？」因接付與冷絳雪，冷絳雪道：「既承台命，并乞賜題。」陶進士驚喜道：「若出題，又要過費佳思，於衷不安。」冷絳雪道：「無題則無詩，何以應教？」陶進士大喜道：「妙論自別，這把粗扇，那邊畫的是一雙燕子，即以燕子爲題何如？」冷絳雪聽了，也不答應，提起筆來，一揮而就，隨即叫鄭秀才送與陶進士。陶進士看見墨跡淋漓，却是一首七言絕句，寫在上道：

寒便辭人暖便歸，笑他燕子計全非，綠陰如許不留宿，却傍人家門戶飛。
陶進士與柳孝廉看了又看，讀了又讀，喜之不勝道：「這般敏捷，絕妙奇才，莫說女子中從不見不聞，即是有名詩人，亦千百中莫有一個，真令人敬服。」柳孝廉看了動火，也忙取一柄金扇，送與鄭秀才道：「陶先生已蒙令甥女賜教，學生大膽，亦欲援例奉求，萬望慨諾。」鄭秀才道：「這使得，但須賜題。」柳孝廉道：「粗扇半邊，亦有畫在上面，即以畫圖為題可也。」鄭秀才忙遞與冷絳雪，冷絳雪展開一看，見那半邊却一幅高士圖，因提筆題詩一絕道：

穆叔高况一杯酒，叔夜清風三尺桐，不論鬚眉除去骨，布衣何處不王公。

冷絳雪寫完，也叫鄭秀才送還，陶柳二人爭奪而看，見二詩詞意俱取笑宋信，稱贊不已。再回看宋信尚抓耳撓頭，在那裏苦掙，二人也忍不住走到面前，笑說道：「宋兄佳作會完否？」宋信正在苦吟不就，急得沒擺佈，又見冷絳雪寫了一把扇子，又寫一把，就如風捲殘雲一般，毫不費力，又見陶柳二人交口稱贊，急得他寸心如火，心下越急越做不出，欲推醉却又吃不多酒，欲待裝病却又倉卒中裝不出，只得低著頭苦掙不已。陶柳看不過，又來問，沒奈何只得應道：「起句完了，中聯結句，尚要推敲。」陶進士道：「宋兄平日尚不如此，為何今日這等艱難，莫非大巫見小巫麼？」宋信道：「真也作怪，今日實實沒興。」冷絳雪聽見微笑道：「楓落吳江冷一句，傳美千古，佳句原不在多，宋詩翁既有起句足矣，乞借一觀。」宋信料做不完，只得借此說道：「既要看就拿去看，待看過再做也不妨。」鄭秀才遂走到案前，取了遞與冷絳雪，冷絳雪接著一看，只見上面纔寫得兩行，一行是題目，一行是起句道：

結伴尋春到草堂，主人愛客具壺觴。

冷絳雪看了，只笑說道：「這等奇思異想，怪不得詩翁費心，莫要過於勞神，待我續完了罷。」就提起筆來續上六句道：

一枝斑筆千觔重，半幅花箋百尺長，心血吐完終苦澀，鬚鬚撚斷只尋常。詩翁如此稱風雅，車載還須動斗量。

寫完，仍叫鄭秀才送與三人看，陶柳看完，忍不住哈哈大笑，羞得個宋信滿身汗下，兩耳通紅，不覺惱羞變怒，大聲發作道：「村莊小女，竟敢如此放肆，我宋先生遨遊天下，任是名公鉅卿，皆讓我一步，豈肯受你們之辱！」冷絳雪道：「賤妾何敢辱詩翁，詩翁自取辱耳。」因起身向陶柳二人深深拜辭道：「二位大人在上，本該待教，奈素性不耐煩，避濁俗如讎，今濁俗之氣，冲人欲倒，不敢不避，幸二位大人諒之。」拜罷，竟從從容容望內去了。宋信聽見，一發大怒道：「小小丫頭，竟敢這等輕薄，可惡可惡。」鄭秀才笑道：「宋先生請息怒，舍甥女固傷輕薄，宋先生也自失檢點了。」宋信道：「怎麼我自失檢點？」鄭秀才道：「前日舍甥女報條上原寫得明白，請真正詩翁賜教，虛冒者勿勞枉駕，宋先生既是做詩這等萬難，也就不該來了。」說罷掩口而笑，宋信又被鄭秀才搶白了幾句，羞又羞不過，氣又氣不過，紅着臉拍案亂罵道：「可惡可惡！」鄭秀才又笑道：「詩酒盤桓，斯文一脈，何為發此惡聲？」陶柳二人見宋信沒趣之極，只得起身道：「才有短長，宋兄我們且去，有興再來，未為不可。」宋信癱一做堆，那里答應得出。鄭秀才又笑道：「宋先生正在氣頭上，今天色尚早，且屈二位老先生再少坐回，候宋先生氣平了，再行未遲。」遂叫左右烹上頂好茗送，上陶柳二人遜謝道：「只是太擾了。」茶罷，冷大戶又捧出攢盒來小酌，再三殷勤奉勸，陶柳二人歡然而飲，宋信只是不言不語。冷大戶忙斟一杯，自送與宋信道：「宋先生不必著惱，小女年幼，有甚不到之處，乞看老漢薄面罷。」宋信

滿面羞一肚氣，洗又洗不去，發又發不出，及見冷大戶滿臉陪笑，殷勤勸酒，沒法奈何，只得接著說道：「令愛縱然聰明，也不該輕薄於我。」冷大戶道：「我老漢止生此一女，過於愛惜，任他拈弄翰墨，自誇才學無敵，我老漢又是個村人，不知其中滋味。今聞宋先生乃天下大才，人人欽服，反被小女輕薄，這看起來，小女才情，到不是虛冒了。只是小孩子家沒涵養，不該輕嘴薄舌，譏誚宋先生，實實得罪，還望陶爺與柳相公解勸一二。」說得個宋信臉上青一塊紅一塊，拿著酒杯，放不得吃不得。陶進士因問冷大戶道：「令愛曾有人家否？」冷大戶道：「因擇婿太難，故尚未有人家。」柳孝廉道：「要嫁何等女婿？」冷大戶道：「小女相對來便可結親，今日連宋先生這等高才，都被他考了，再叫老漢何處去尋訪，豈不是個難事？」陶進士道：「原來如此。」鄭秀才道：「閒話休題，且請快飲一杯，與宋先生撥悶。」他郎舅二人冷一句熱一句，直說得宋信面皮都要刮破，陶柳方纔起身，和哄着宋信辭謝而去。宋信一去有分教，風波起於萋菲，繡口直接錦心。不知宋信如何起覺，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道路上美還遇美

詞曰：利器小盤根，駿足輕軌里，猛雨狂風欲妬花，轉放花枝起。一人喜結同心侶，高才逢知己，莫訝

人生面疎，默默相思矣。右調卜算子。

話說宋信受了冷絳雪一場羞辱回來，便覺陶柳二人的情意都冷淡了，心下百般氣苦，暗想道：「我在揚州城裏尋訪過多少女子，要他寫幾個字兒，便千難萬難，怎冷家這小丫頭，纔十二歲，便有這樣才學，把做詩只當寫帳簿一般，豈不又是一個山黛。我命中的災星難星，誰知都是些小女兒。若說山黛的禍根還是我挑

撥晏文物起的，就是後來吃苦，也還氣得他過冷家這小丫頭，獨獨將一張報條貼在我瓊花觀門牆上，豈非明明來尋我的覺端，叫我怎生氣得他過，莫若將山相公要買婢之事，與老竇商量，要他買了，送與山相公，一來可報我之仇，二來為老竇解怨，三來可為我後來進身之階，豈不妙哉。我將這小丫頭弄得七死八活，纔曉我老宋的手段。」算計定了，到次日來見竇知府，將冷絳雪辱他之事，細細哭訴了一番，要求竇知府為他出氣。竇國一道：「他雖得罪於你，却無人告發，我怎好白去拿他。」宋信道：「也不消去拿他，我前日出京，山相公要選買識字之婢，伏侍女兒，再三托我，我一到揚州，即四境搜求，並無一人。不期這冷絳雪年纔十二歲，情學問不減山黛，前日偶然遇見，賣弄聰明，將晚生百般羞辱，老先生若肯重價買了，獻與山相公，可解前番之結，下可泄晚生之憤，誠一舉兩利之道，不識老先生以為何如？」竇國一道：「這個使得，只是也沒個竟自去買之理，須叫媒人來吩咐，待媒人報出，然後去買，纔成個官體。」宋信道：「這不難，老先生只消去喚媒人，待晚生囑託媒人，當堂報名便了。」隔不得二三日，竇知府聽信差人果然喚了許多媒人來，吩咐道：「北京山閣老相爺有一位小姐，年纔十一二歲，是當今皇帝欽賜有名的才女，要選與他年紀相近，能通文識字的女子，一十二個，去伏侍他。因聞知揚州人才好，昨行文到此，要我老爺替他選買，故喚你們來吩咐，不拘鄉村城市，大家小戶，凡有年近十一二歲，通文識字的女子，都細細報來，本府不惜重價聘買，如隱匿不報，重責不饒，限三日內即報。」衆媒人出來，各自尋訪，陸續來報，第二日中，一個王媒婆來報江都縣七都八圖香錦里冷新的女兒冷絳雪，年正一十二歲，實有才美，媒人不敢不報。聽老爺選用，竇知府見了道：「這個名字便取得有些學問，一定可觀。」准了，就叫一個差人，吩咐道：「你可同這媒婆，到冷新家去說當朝山閣老聞知你女兒有才，不惜重聘，要討去陪伴他家小姐，可問明他要多少財禮，本府即如數送來。此乃美事，故不出牌，他

若推脫留難，本府就要咨江都縣官來拿了。」差人應了，不敢怠慢，隨即同王媒婆到冷大戶家說知此事，嚇得冷大戶魂不附體，慌忙接鄭秀才來商議道：「這禍是從那裏說起，竟是從天降下來的！」鄭秀才道：「不必說了，一定是前日宋信受了甥女之辱，他與寶府尊相好，故作此惡，以相報也。」冷大戶道：「若非宋信作惡，如何王媒婆聞報？」一面治酒款待差人，一面就扯住王媒婆亂打道：「我與你往日無仇，近日無冤，你爲何開我女兒名字？」王媒婆先還支吾，後被打急了，只得直說道：「冷老爺不消打我，這都是別人做成圈套，叫我報的，我也是出於無奈。」冷大戶道：「那個別人？」王媒婆道：「你想那個會受你的羞辱，便是那個了。」鄭秀才聽了道：「何如，我就說是這個小人，不妨事，待我去見寶府尊，講明這個緣故，看他如何。他若袒護，我便到都察院去告，那有宰相人家，無故倚勢，討良善人家女兒爲侍妾的道理。」冷大戶道：「須得如此方好。」鄭秀才倚著自有前程，便與抖抖取了衣巾，同差人來見府尊，正值知府在堂，忙上前稟說道：「生員的甥女，雖是村莊人家，又不少穿，又不少吃，爲甚麼肯賣與人家爲侍妾，此皆山人宋信爲做詩受了甥女之辱，故在公祖老爺面前進讒言，以起釁端，乞公祖老爺明鏡，察出狡謀，以安良善。」寶知府道：「此事乃山閣老有文書到本府，託本府買侍妾，與宋山人何干？你說宋信進此讒言，難道本府是聽信讒言之人？這等胡講，若不看斯文面上，就該懲治纔是，還不快去勸冷新把你甥女速速獻與山府，雖說是侍妾，只怕在閣老人家爲侍妾，還強似在你鄉下作村姑田婦多矣。」鄭秀才道：「寧爲雞口，勿爲牛腹，凡有志者皆然，况甥女雖係一小小村女，然讀書識字，通文達理，有才有德，不減古之列女，豈有上以白璧之姿，下就青衣之列，還求公祖老爺扶持名教，開一面之網，勿趨奉權門，聽信讒言，以致焚琴煮鶴。」寶知府聽了，拍案大怒道：「甚麼權門，甚麼讒口？你一個青衿，在我公堂之上，這等放肆，他堂堂宰相，用聘金討一女子，也不爲過，叫庫吏在庫上支三百兩

聘金，同差人交付冷新，限三日送冷絳雪到府，如若抗違，帶冷新來比交，再任生員來纏擾，差人重責四十，將鄭生員逐出去。」鄭秀才還要爭論，當不得皂隸甲首亂推亂攘，直趕出二門，連衣巾都扯破了。鄭秀才氣狠了，嚷說道：「這裏任你作得威福，明日到省城按察三司各上臺，少不得要講出理來，那有個爲民公祖強買民間子女之事。」遂一徑回家，與冷大戶說知府尊強買之事，就要約三學秀才同動公呈，到南京都察院去告。此時冷絳雪已聞知此事，因請了父親與母舅進去說道：「此事若說宋信借勢壓人，寶知府買良獻媚，與他到各上司理論，也理論得他過，但孩兒自思父親母舅教誨有此才美，斷不肯明珠投暗，輕適於人，孩兒已曾對父親說過，必才美過於孩兒者，方許結絲羅，你想此窮鄉下邑，那有才美之人，孩兒想京師天子之都，人才輻輳之地，每思一遊，苦於無因，今既有此便，正中孩兒之意，何不將錯就錯，前往一遊，以爲立身揚名之地。」冷大戶道：「我兒你差了，是自家去遊，東西南北，便由得我，此行若收了他三百兩聘金，就是賣與他了，到了京師，送入山府，就如籠中之鳥，爲妾爲婢，聽他所爲，豈得由你作主。他潭潭相府，莫說選才擇婿，萬萬不能，恐怕就要見父親一面，也是難的。」一面說，一面就落下淚來。冷絳雪笑道：「父親不必悲傷，不是孩兒在父親面前誇口，孩兒既有如此才學，就是面見天子，也不致相慢，什麼宰相敢以我爲妾，以我爲婢。」冷大戶道：「我兒這大話難說，俗語說得好：『鐵怕落爐，人怕落套。』從古英雄豪傑到了落難之時，皆受人之制，况你一十二歲小小女子，到他相府之中，閨閣之內，縱有撥天本事，恐也不能跳出。」冷絳雪道：「若是跳不出，便算不得英雄好漢了，父親請放心，試看孩兒的作用，斷不至玷辱家門。」冷大戶道：「就是如你所言，萬無一失，教我怎生放心得下。」冷絳雪道：「父親若不放心，可央母舅送我到京，便知端的。」冷大戶道：「自你母親亡後，你在膝下，頃刻不離，今此一去，知道何日再見。」冷絳雪道：「孩兒此去，多則十年，少則五年，定

當衣錦還鄉，如男子與父親爭氣，然後謝輕拋父親之罪。」鄭秀才道：「甥女若有大志，即自具車馬，我同你一往，能費幾何，何必借山家之便？」冷絳雪道：「母舅有所不知，甥女久聞山家有一小才女，詩文秀美，為天子所重，甥女不信天下女子更有勝於冷絳雪的，意欲與他一較，我若自至京師，他宰相聞關，安能易遇，今借山家之車馬，以往山家，豈不甚便？」鄭秀才道：「甥女怎麼這算得定，倘行到其間，又有變頭，則將如何？」冷絳雪道：「任他有變，吾才足以應之，父親與母舅但請放心，不必過慮。」冷大戶見女兒堅意要去，沒奈何只得聽從。鄭秀才因同了出來，對差人道：「這等沒理之事，本當到上司與他講明，不期我甥女情願自去，到教我沒法。」差人道：「既是冷姑娘願去，這是絕美之事了。」庫吏隨將三百兩交上道：「請冷老爺收下，我們好回覆官府。」冷大戶道：「去是去，聘金尙收不得，且寄在庫上。」庫吏道：「冷姑娘既肯去，為何不收聘金？」冷大戶道：「此去不知果是山家之人否？」庫吏笑道：「既是山家要去，甚麼不是山家之人？」冷大戶道：「只因怕未必，你拿去稟老爺，且寄在庫候京中信出來，再受也不遲。」差人道：「這個使得，但姑娘幾時可去？」冷大戶道：「這個聽憑寶老爺擇日便了。」差人得了口信，便同庫吏回覆，寶知府聽見肯去，滿心大喜，又與宋信商量，起了獻婢的文書，又叫宋信寫了一封書，內敘感恩謝罪，并獻媚望陞之意，又派出四個當差人役，一路護送，又討了兩個小丫頭伏侍，又做了許多的衣服，又拿了一隻大浪船，直送至張家灣，擇了吉日，叫轎迎冷絳雪到府，親送起身，却說冷家親親眷眷聞知冷絳雪賣與山家，俱走來攔住道：「冷老爺也太沒主意，你家又不少柴少米，為甚把如花似玉親生女兒，遠迢迢賣到京中，冷姑娘有這等才學，怕沒有大人家娶去，就嫁個門當戶對為農莊人家，也強似離鄉背井去吃苦。」又有的說道：「冷姑娘年紀小，不知世事，看得來去就如兒戲，明日到了其中，上不得，下不得，那時悔之遲了。」你一句，我一句，說得個冷大戶只是哭。

冷絳雪但怡怡然說道：「只有籠中鸚鵡，那有籠中鳳凰，我到山府，若是他果有幾分才情，與他相聚兩年，也不可，倘或也是宋信一樣虛名，只消我一兩首詩，出他之醜，他急急請我出來，還怕遲了，焉敢留我。」衆親聞知，也有笑的，也有勸的，亂了兩日，到了臨行這日，寶知府差人鼓樂轎子來迎，冷絳雪裝束了，拜辭父親道：「孩兒此行，不過是暫住燕京一遊，不是婚姻嫁娶，不必悲傷。」冷大戶道：「得能如你之言，便是萬幸，娘舅送你到京，有甚消息，可即打發他回來，免我掛念。」冷絳雪領諾，竟自上轎去了。正是

藕絲欲縛鷓鴣翅，黃鳥偏懷鴻鵠心。莫道閨中兒女小，一雙俊眼海般深。

冷絳雪迎到府堂，寶知府正在堂上，等送他下船，忽見他走上堂來，雖年尙髫小，却翩翩然若仙子臨凡，看其舉止行動，宛然又是一個山黛，心下先有幾分驚異。及走到面前，只道他下拜，將要出位還禮，優待不期冷絳雪只深深一個萬福，便立住不動，寶知府不好意思，只得問道：「你就是冷絳雪麼？」冷絳雪朗朗答應道：「賤妾正是。」寶知府道：「我聞你自擅小才女之名，既有才則有學，既有學則知禮，甚麼見我一公祖，竟不下拜？」冷絳雪答道：「大人既知講禮，則當達權，賤妾若不為山府買去，以揚州子民論，安敢不拜見府尊。今既為山相府之人，豈有相府之人而拜太守之堂者乎？」寶知府聽了，悚然道：「難道相府之人，便大些麼？」冷絳雪道：「相府之人原不太，奈趨奉相府之人，多不得大耳。」寶知府道：「你雖為相府之人，尙未入相府，則為禍為福，尙我為政，甚便挺觸於我。」冷絳雪道：「未入相府內之禍福，大人為政，妾以良家子女，陷為婢妾，既聞大人之命矣，明日妾入山府，若無所短長，則大人歡猶不獻，妾若稍蒙青目，則大人之禍福，又妾為政矣，妾敢實告，為恩為怨，大人亦當熟思。」寶知府聞言，大驚失色道：「據汝這等說起來，是我欲結一人之恩，反結一人之怨了，結恩未必深，而招怨已切齒，這如何使得！」遂低頭沉吟，有個要欲改悔之意，冷絳雪見

了，微微笑道：『大人不必沉吟，妾原知此意不出之大人，大人只是過於信讒耳。妾不報讒人，而報大人，非女子也。大人請放心，從前功過，可以兩忘，今與大人約，敢以父兄門戶為託，父兄門戶安，則賤妾頂踵可捐，倘再魚肉，則雖不共戴天，斷不食言，惟大人圖之。』寶知府聽了，方喜動顏色道：『聽汝言談，觀汝舉止，不獨才情獨步一時，而俠氣直接千古，真可愛可敬，到京定有大遇。本府誤聽讒言，今日悔無及矣，父兄之託，謹如教，倘可吹噓，幸勿忘今日之約。』冷絳雪道：『既蒙明諭，妾雖草木，亦知有恩。』寶知府大喜，遂邀入後堂，叫夫人盛設留餞，餞罷，方用鼓樂送上船，聞知鄭秀才送上京，又另贈二十兩程儀，正是

獻媚雖云得計，逢迎實費周旋，榮辱到底由天，何不聽之自然。

寶知府送了冷絳雪下船，隨即差人飛報名帖，冷大戶就吩咐說道：『如有甚事情，不妨私衙相見。』冷大戶見女兒與知府直立，對答了半晌，知府轉是加意奉承，曉得女兒有些作用，始稍稍放心，直看女兒開了船，方纔回去不題。却說冷絳雪自別父親，慨然而行，全無離別之色。一路上逢山看山，遇水覽水，凡遇古人遺跡，所在無不憑弔留題。一日行到山東汶上縣，見一簇林木蒼翠，林中隱隱露出兩個廟宇的獸頭脊角，冷絳雪在舟中望見，便問是甚麼所在，船上答道：『這是汶上縣地方，前面紅廟叫做閔子祠，是個古迹。』冷絳雪道：『既是閔子騫大賢古迹，不可不到。』因叫船家擺船，要上去看看。船家道：『日已向西，又是順風，要趕路，不上去罷。』冷絳雪道：『那有不上去之理。』船家拗不過，只得落了蓬，將船灣近廟前，說道：『趕路要緊，廟中景緻甚多，只好略看看就下船，千萬不可耽擱。』冷絳雪應了，隨同鄭秀才帶著兩個丫頭，攜了筆硯，跟隨兩個差役，前面引路，冷絳雪到了廟門一看，只見入去路徑，都是隨山曲折的，由徑路走到大殿，只有半箭多路，殿上廟貌雖不甚齊整，却還不甚荒涼。冷絳雪瞻拜一回，因對鄭秀才說道：『昔日閔子不仕權門，欲逃汶上以

辭，遂成了千古大賢。我冷絳雪年雖幼，也是個有才女子，怎反趨入權門，其中是非，正自難言。』鄭秀才道：『他一個聖門大賢，你一個女子，怎與他比較起來。』冷絳雪道：『舜何人，子何人，有為者亦若是。』歎息了兩聲，因叫丫頭攜來筆硯，在西楹旁粉牆上題詩一首道：

自古權門貴善辭，娥眉何事反趨之，只因深信尼山語，磨不磷兮涅不淄。

後題維揚十二齡小才女冷絳雪題。

冷絳雪題罷，就同鄭秀才入廟後，各處去遊玩。不期事有湊巧，絳雪纔轉得身，忽廟外又走進一個小秀才來。你道小秀才，是誰？原來姓平，名如衡，表字子持，是河南洛陽人，自幼父母雙亡，他生得面如美玉，體若兼金，年纔一十六歲，而聰明天縱，讀書過目不忘，作文不假思索，十三歲上，就以案首進學，屢考不是第一，一定是第二，決不出三名。這年到了一個宗師，專好賄賂，案首就是一個大鄉宦的子弟，第二至第十，皆是大富之家，一竅不通之人，將平如衡列到第十一名上，平如衡胸中不平，當堂將宗師挺撞幾句，宗師大怒，要責罰他，他就將衣巾脫下，交還宗師道：『我平如衡要做洛陽秀才，便聽宗師責罰，這講不明論不公的窮秀才，我平如衡不願做，宗師須管我不着。』宗師道：『我考你在一等十一名，也不為低了。』平如衡道：『若是前面十人文章，果然好如我平如衡，莫說一等第十一名，便考到六等，也不敢生怨，倘一個不如我，縱列第二，終不能服。』宗師道：『小小年紀，這等放肆，那見面前十人便不如你。』平如衡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這也難辨，只是我平如衡不願做這生員了。』宗師道：『學校乃斯文出身之地，你為一時名次，棄了衣巾而去，豈不誤了終身。』平如衡笑道：『人生只患無才，若羽毛已豐，則何天不可以高飛。』因長揖而去。宗師十分慚愧，遂叫教官留他，當不得他執意不回，他恐怕住在洛陽，被宗師纏擾，因有一個親叔，是個貢生，在京選官，遂收拾

行李帶一老僕，進京去尋他。想不到得京中，叔子已選松江教官，上任去了。因京中別無熟識，只得一路起早出京，要往松江尋叔子。這日到了汶上縣，雖天色尚早，還去得幾里，因身子倦怠，便尋個潔淨歇店住下。聞知閔子廟不遠，遂步入廟中來閒歇。纔走到廟楹之前，忽見粉壁上墨跡淋漓，龍蛇飛舞，心下驚異。忙近前一看，見詩意又感慨，又自負，又見有娥眉之句，心下想到：難道是個女子？及看到後邊，見寫着十二齡小才女，驚得滿身汗下道：「大奇事，大奇事，怎麼十二歲女子，有此傑作，不信不信！」再定睛細看時，見墨蹟尚然未乾，後面題名冷絳雪，心下想道：「既有名姓，這是真了。」因歎息道：「我平如衡自恃十六歲少年，有此才學，往往驕傲，將人不看眼中，誰知十二歲女子，詩才如此高美，真令人愧死！」又細讀了數遍，愈覺警拔，因想道：「此乃千秋僅見之事，便冒續貂之醜，也說不得，須和他一首。」因到殿上香座前，尋了一枝爛頭筆，在石硯裏蘸得飽飽，走到壁間，依韻和詩一首。

又見千秋絕妙辭，憐才真性孰無之。倘容秣馬明吾好，願得人間衣盡縑。

後寫洛陽十六歲小書生平如衡，將往雲間道過汶上，偶瞻壁翰，欣慕題和。

平如衡題完，放了筆，又癡癡想到此鄉僻村野之地，如何得有才女，除非過往仕宦家眷。忽想起道：「方纔入廟時，看見廟門前江岸，有一隻大船泊著，莫非就是船上下來遊賞的？」因忙忙趕出廟來一看，只見那隻船上攏着跳板，搭着扶手，幾個人立勤勤張望廟中，在那裏等候。平如衡暗道：「是了，是了，想在廟中尚未出來。」欲要近廟迎着，又恐怕迎錯了，遂即在廟前船邊來來往往的等候。却說冷絳雪在廟後各處遊覽完，方纔出來，走到殿前，自家愛自家的題詠，捨不得去，心下暗想道：「我只首詩題在此處，真是明珠投暗，有誰鑒賞！」又走近壁間去看看，忽見後邊已有人和詩在上，不勝訝道：「甚麼剛轉得一轉，就有人和在上面！」

再細細一看，見詞意深婉，俱寓稱揚不盡之意。又見筆墨縱橫，如千軍萬馬，又看到署名，愈加驚喜道：「嘗謂天下無才，誰知轉眼間便遇了知己，但當面遇之，又當面失之，殊可痛恨。」只管立在沉吟，船主人早趕進廟來催促道：「天色將晚了，快下船去，還要趕路哩。」冷絳雪無奈，只得走出廟來，出得廟門，只見一個少年書生，俊俏風流，在那裏伸頭縮腦的張望，欲待停足回盼，爭奈母舅與差人圍簇而行，少留不得，剛上了船，勝得入艙，船早已撐開，曳起篷如飛的去遠了。只因這一去有分教，相思兩地無頭緒，緣分三生有腳根。究不知此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閨閣中才不讓才

詞曰：青青楊柳，更有桃花紅欲剖，紫燕翩翩，黃鶯又轉絃。鳳祥麟瑞，不信世間猶有對，休歎才難，試展雕龍繡虎看。右調減字木蘭花。

話說平如衡立在廟前，探望題詩女子，立不多時，只見廟中果然許多人，簇擁著一個垂髫女子，走了出來。陡然四望一視，見眉宇清妍，容光飛舞，真不啻遇了西子王嬙，把一個平如衡驚喜得如癡如狂，心魂俱消，捉不定。及再要一看，那女子已被衆人催逼上船，登時開去。平如衡立在河口，就如石人一般，向北而望，得船影俱不見，方纔垂下眼來。及要轉身，爭奈四肢俱癱軟，半步也移不動，沒奈何強轉到廟前石墩上坐下，心下暗想道：「再不想天下有這等風流標緻的小才女，要我平如衡這等媼媼男子何用？若是傳聞，尚恐不真，今日人物是親眼所見的，壁上詩句年紀，與其人相對，自然是他親題的，千真萬實，怎教我不想殺。若是看見我後面題名，方纔出廟門，觀面相觀，定然知道是我，我的詩雖不及美人，或者憐我一段殷勤欣慕之情，稍加青盼，

尙不枉了一番奇遇，若是美人眼高，未免笑我書生唐突，則爲之奈何？又想到：「署名冷絳雪，定然是冷家女子了，但不知是何等樣人家？我看方纔家人侍妾圍繞，自然是官家小姐了，但恨匆匆不曾問得一個明白。」一霎時中間就有千思百慮，迴腸九轉，直捱到傍晚，方才掙歸客店，真個是搗枕槌床，一夜不曾合眼，直捱到天明，渾身發汗如火，就在客店中直病了半月方好。欲待進京訪問消息，料如大海浮萍，絕無蹤跡，又且行李蕭條，艱於往返，沒奈何只得硬着心，忍着苦，往松江訪叔子而去。正是

無定風飄雪，難留滾浪沙，若尋來去跡，明月與蘆花。

平如衡往松江尋訪叔子，且按下不題。却說冷絳雪剛上得船，船便撐開，挂帆而去。急向篷窗一望，早已不知何處。心下暗想道：「此生倉卒之間，能依韻和詩，又且辭意深婉，情致兼到，真可兒也；但恨廟前匆匆一盼，不能停舟相問，只記得他名字叫做平如衡，是洛陽人，我冷絳雪雖纔十二歲，博覽古今，眼中意中，不見有人不意到途中，倒邂逅此可兒，怎能與他爭奇角勝，盡情酬和，令我胸中才學，稍稍舒展，亦生人快事也。還記得他說將往雲間，雲間是松江府，他南我北，不知可還有相見之期。」以心問心，終日躊躇，一路看水的情興，早減了一半。不一日到了京師，差人先將文書書信投入山府，山顯仁接見了，乃知是寶國一買婢送來，又見書上稱能詩能文，也覺歡喜，就與女兒山黛說知，發轎去接。不多時接到，因命幾個僕婦將他領入後廳來見。山顯仁與羅夫人並坐在上面，只見冷絳雪不慌不忙，走將進來，山顯仁仔細一看，只見

風流情態許多般，漫說生成畫也難，身纖巫山雲一段，眉分銀漢月雙灣。

行來只道花移步，看去方知玉作顏，莫訝芳年纔十二，五行七步只如閑。

山顯仁見他一路走來，舉止端詳，就如女兒山黛一般，心下先有幾分駭異。及走到面前，又見容貌端莊秀

美，更加歡喜。領他僕婦，見他到面前，端立不拜，因說道：「老爺夫人在上，快些叩頭。」冷絳雪聽了，只做不知，全然不動。山顯仁見他異樣，因問道：「你既到我府中，便是府中之人了，甚麼不拜？」冷絳雪答道：「妾聞貴賤尊卑，相見以禮。冷絳雪既見太師夫人，安敢不拜；但今日乃冷絳雪進身之始，不知該以何禮相見，故立而待命。」山顯仁見他出語凌厲，因笑問道：「你且說相見之禮，有那幾種？」冷絳雪道：「女子入門，有婦禮，有保母禮，有傅母禮，有賓禮，有記室禮，有妾禮，有婢禮，種種不同，焉敢混施！」山顯仁道：「自揣該以何禮相見？」冷絳雪道：「關雎風化之首，既無百兩之御，又無鐘鼓之設，不宜婦禮一矣；保母傅母，貴於老成，妾年十二，禮更不宜；太師壽考南山，冷絳雪齒髮未燥，妾禮之非，又不待言；太師若能略去富貴，而以翰墨相見，則賓禮爲宜。然當今之世，略去富貴者能有幾人，或者富貴雖不能盡忘，猶如憐念斯文，委之記室，則記室禮亦宜；甚之富貴輕財，尊爵賤士，以獻策爲足辱，以柔弱爲可欺，則污之泥中，廁之爨下，不敢准命，則當以婢禮見，然又非太師四遠求才之意也。此賤妾自揣者如此，幸太師明示。」山顯仁聽了這許多議論，心下暗喜道：「此女齒牙伶俐，詞語慷慨，不獨才高，且有俠氣，真可愛也。」因又笑問道：「你說賓禮相見爲宜，則問你賓禮如何？」冷絳雪道：「行賓禮則太師起而西向立，夫人起而西向立，冷絳雪北面再拜，則拜太師答以半禮，夫人回以一福，太師夫人命侍妾掖之起，太師夫人北面坐，冷絳雪傍坐，賜茶，問以筆墨之事，此賓禮也。」山顯仁又問道：「記室之禮如何行？」冷絳雪道：「行記室禮，受職之先，則太師夫人拱立於上，冷絳雪趨拜於下，拜畢，賜坐於旁，有問則起而對，此記室禮也。」山顯仁道：「婢禮如何？」冷絳雪道：「婢則匍伏叩頭而已，何禮之有？」山顯仁笑道：「行賓禮亦不難，但賓者主之朋也，必見聞深遠，議論風生，方足與主人酬酢。你小小女子，亦能之乎？」冷絳雪曰：「能酬酢，不能安敢自稱才女，而輕數千里遠獻於相府。」山顯仁道：「你既自稱才女，且

問你何以謂之才？冷絳雪道：「才之道甚大，其論甚長，若草率奉答，原不足以副明問，欲精粗畢陳，恐非立談之可盡。」山顯仁笑對羅夫人說道：「此女小小年紀，口出大言，見我拜也不拜一拜，到思量妄談，豈不好笑。」羅夫人道：「看他姿容舉止，不像個下人，便與他坐下也不妨，且看說些甚麼。」山顯仁道：「既夫人這等說，——就叫侍妾移一張椅子在旁，說道：『你權且坐下，細語才字與我聽。』」冷絳雪聽了，也不告坐，竟公然坐下道：「蓋聞天地人謂之三才，故一言才而天地人在其中矣。以天而論，風雲雪月，發亘古之光華，以地而論，草木山川，給千秋之秀潤，此固陰陽二氣之良能，而昭著其才於乾坤者也。雖窮日夜語之而不能，姑置勿論。且就人而言之：聖人有聖人之才，天子有天子之才，賢人有賢人之才，宰相有宰相之才，英雄豪傑有英雄豪傑之才，學士大夫有學士大夫之才，聖人之才，參贊化育；賢人之才，敦立綱常；天子之才，治平天下；宰相之才，輔戴皇猷；英雄豪傑之才，幹旋事業；學士大夫之才，奮立功名，以類而推，雖萬有不同，皆莫不有一段不磨之才，以自表見於世，然非今日明問之所注也。今日明問之所注，則文人之才，詩人之才也。此種才謂出之性，性誠有之，而非性之所能盡者，謂出之學，學誠有之，而又非學之所能必至，蓋學以引其端，而性以盡其靈，苟學足性生，則有漸行漸長，愈出愈奇，倒峽瀉河，能而自止者，故有時而名成七步，有時而倚馬萬言，有時而醉草蠻書，有時而織成錦字，有時而高序滕王之閣，有時而靜詠池塘之草，至若班姬之管，千古流香，謝女之吟，一時擅美，此又閨閣之天生，而添香奩之色者也。此蓋山川之秀氣，獨鍾天上之星精，下降，故心為錦心，口為繡口，構思有神，抒腕有鬼，故揮毫若雨，潑墨如雲，談則風生，吐則珠落，當則得意，一段英雄不可磨滅之氣，直吐露於王公大人前，而不為少屈，且令卿相失其貴，王公失其富，而庸師俗儒，自歎其皓首窮經之無所成也，設非有才，安能凌駕一世哉！雖然，孔子有才難之歎，天后有失才之嗟，每憑弔千秋，奇才無幾，俯仰一世，

未見多人，故冷絳雪不鄙裙釵，自忘幼小，而敢以女才子自負，以上達於太師之前，而作青雲之附，不識太師能憐而使得揚眉吐氣於前否？」山顯仁聽了，伸眉吐舌，不勝驚喜，因對夫人道：「妙論妙論，我昔道閨閣文章之名，獨為吾兒山黛所擅，不意又有此女，真奇怪，前日欽天監奏才星下降，當生異人，果不虛矣。此女當如何相待？」羅夫人道：「且待見女兒，看女兒如何相待，再作商量。」山顯仁道：「夫人之言有理。」因命賜茶，茶罷，就命幾個老成侍妾，領他入內去見小姐。臨行，山顯仁又吩咐冷絳雪道：「我家小姐，乃當今聖上御筆親書才女之匾，又特賜玉尺，以量天下之才，又賜金如意，以擇婿，十分寵愛。前日許多翰林名公，都被他考倒，他心性驕傲，你見他須要小心，不比我老夫妻憐你幼小，百般寬恕。」冷絳雪道：「但恐小姐才不真耳，果係真才，那有才不愛才之理，太師夫人但請放心。」遂同了侍妾徑入內來，到了臥房樓下，侍妾叫冷絳雪略待，先上樓去報知小姐。此時小姐晨妝初罷，正捲起珠簾，焚了一爐好香，在那裏看奇女傳，忽侍妾報說道：「揚州寶知府所獻女子，已到在樓下，要見小姐。」山黛道：「曾見過老爺太太麼？」侍妾道：「見過了，故叫領來見小姐。」山黛道：「老爺見了，曾替他另起名編入職事麼？」侍妾道：「這個女子與眾不同，——就將見老爺不拜，爭禮論才之事，細細說了一遍，道他問一答十，連老爺也沒法奈何，故交送來見小姐。」山黛聽了，又驚又喜道：「那有此事，可快喚他上樓來，待我看是怎生樣一個人物。」侍妾領命不多時，只看冷絳雪走上樓來，二人覲面一看，你見我如蕊珠仙子，我見你如月殿嫦娥，兩兩暗驚。走到面前，山黛心靈，先說道：「你身充婢妾而來，則體甚賤，聞你以詩文自負，則道又甚尊，我一時降禮，則恐失體，一時傲物，又恐失才，你且權坐下，可盡吐所長，若微有可觀，自當刮目，你意下如何？」冷絳雪道：「我冷絳雪肺腑之言，已被小姐一口代為道出，更有何說，只得領命告坐了。」遂攬衣坐於對面。山黛道：「看你舉止不俗，眉目間大有文情，似非徒誇

於人者。我若今日單考於你，只道我強主壓客，欲與你同做，又出題不便，莫若公議出題，分闈以詠何如？冷絳雪道：『我冷絳雪遠獻而來，底裏不知，此小姐宜試其短長，若小姐則爲天子一人知己，翰苑名公，盡皆避席，才名已滿於長安，何必與賤妾共較優劣，得不加貴，失則損名，竊爲小姐不取也。』山黛笑道：『據汝所言，將以我爲虛名，恐怕做得不好出醜，最是一團好意，我怎好定要與你並較長短？且試一編，如果奇特，再待你考我未遲。』因提起筆來，思量寫題目，忽侍妾來報聖旨下，快到玉尺樓接旨，山黛聞知，忙將筆放下，立起身，換了大服，要走出來，因對冷絳雪道：『你也同去看看，或有筆墨之命，待我奉詔做與你看，只當你先考我何如？』冷絳雪微微點頭，遂同了出來。到得玉尺樓下，只見香案已排設端正，聖旨已供在上面。山黛拜畢，開旨一看，却是四幅龍箋，要題詩四首，裱於聖朝四瑞圖上：一幅是鳳來儀，一幅是黃河清，一幅是甘露降，一幅是麒麟出。山黛領了旨，遂將四幅龍箋，命侍妾捧上樓去，一面命外廳伺候，一面上樓教侍妾磨墨欲書。冷絳雪在旁說道：『方才小姐欲出題面試賤妾，何不即將此四題待賤妾呈稿，與小姐改削？』山黛道：『這到使得，只是中官在下面立等回旨，恐怕遲了。』冷絳雪奉旨，怎敢遲慢，此時樓上紙筆滿案，冷絳雪遂取了一枝筆，展開一幅紙，全不用思索，信筆而書，但見運筆如風，洒墨如雨，縱橫起落，寫得箋紙琅琅有聲。山黛看見揮毫如此，先喜得眉目都有笑色，及做完了，取來一看，只見

第一幅鳳來儀

岐山鳴後久無聲，今日來儀兆太平，莫認靈禽能五色，蓋緣天子見文明。

第二幅黃河清

普天有道聖人出，天地山川盡効靈，塵濁相應洶浪盡，黃河萬里一時清。

第三幅甘露降

上氣氤氳下氣和，釀成天地大恩波，金莖不用雲中接，一夜松梢珠萬顆。

第四幅麒麟出

聖人在位已千秋，聖德如天何待修，當日尼山傷不至，今同豕鹿上林遊。

山黛看完，大驚大喜，拍案說道：『姐姐仙才也，仙筆也，我山黛有眼不識，得罪多矣。』遂走轉下來，欲要與冷絳雪敘禮。冷絳雪止住道：『小姐且請完了聖旨，再講禮也不遲。』山黛點首道：『有理。』遂立住不動，一面取過龍箋書寫。冷絳雪道：『小家之句，恐不足以當御覽，還須小姐自作，即欲用亦須小姐改削。』山黛道：『點題頗聖，無不盡善盡美，雖懸之國門，千金不能易一字矣，小妹何敢妄著佛頭之糞。』遂展開龍箋，分真草隸篆，各書一幅，書完，又信手書了表一道，回復聖旨。冷絳雪在旁，看見他拈弄翰墨，像如遊戲，心下巴自輸服，不料這邊旨意才發，打發得出門，那邊早又報有聖旨到，山黛只得重復下樓接旨，將旨開看，却是要賦三十六宮都是春詩一首。山黛領旨上樓，與冷絳雪看，冷絳雪道：『侍妾再爲捉刀何如？』山黛道：『方才是要領姐姐大教，故敢相煩，今心已領，怎敢再勞容小妹獻醜，請教罷。』遂展開龍箋，草也不起，揮毫直書，不費半刻工夫，早已四韻俱成，上寫著

賦得三十六宮都是春

聖恩何處不三陽，何況深宮日月長，淑氣直相天有道，和氣不隔地無疆。

階階楊柳青同色，院院梨花白共香，壽酒一宮稱十獻，一時三百六春觴。

山黛寫完，遞與冷絳雪看，道：『草草應詔，姐姐休笑。』冷絳雪接了道：『妾在旁看明，不待讀矣。小姐運筆

如此之敏，搆思如此之精，語語入神，字字驚人，真天才也。聖上寵鑒，信有真矣。妾方才代之妄，悔無及矣。恐遭聖主之譴，將如之何？」山黛笑道：「姐姐不必謙。」一面說，一面將詩封好，著傳來使中官進呈，然後與冷絳雪敘禮道：「小妹因謬為聖主所知，薄有浮名，遂不自揣，妄自尊大，以為天下不復有人，不意姐姐仙子降臨，遂一概視之，適見揮毫，方知女中之太白也，使小妹愧悔交集，通身汗下，乞姐姐恕之，請轉容小妹負荆。」冷絳雪道：「賤妾村野下品，為人買獻，偶以防檢之飛，沾沾自喜，今滄海曾經，尚然誇水，巫山已見，猶爾稱雲，其貽笑大方為何如？小姐不棄，即就青衣，猶為過分，何敢當賓？」山黛道：「文字相知，最為難得，我與姐姐今幸相逢，可稱奇遇，何必泛作謙語？」冷絳雪推辭不得，只得引賓主禮相見，拜畢分坐，侍妾獻上茶來，山黛便問道：「以姐姐高才，豈無甲第門楣，乃為輕薄至此？」冷絳雪道：「賤妾不幸，幼失先慈，無人訓誨，嚴君過於溺愛，聽妾所為，妾之自恃微才，不輕許可，嘗與家君約，不論貴賤好醜，但必才足相敵，方可結褵。前日家君訪得一宋信者，詩名天下，以為有才，招與妾較，不意一味誇張，毫無實學，被賤妾嘻笑嫚罵，羞辱極矣，彼故借竇知府之力，而使妾於此，自分為爨下之桐，豈料小姐憐才，過於刮目，真不幸中之大幸也。」山黛道：「宋信者，莫非就是宋信？」冷絳雪道：「正是宋信。」山黛道：「他在京會挑小妹一場是非，幸小妹十指有靈，不為所困，後來天子知其開覺情由，將他責了四十御棍，押解還鄉，已出九死一生，尚且不知改悔，又在姐姐處如此作惡，真小人也。明日與爹爹說知，將他拿來重處才好。」冷絳雪道：「宋信情固可惡，然若妾蓬茅荆布，非宋信之惡，又安能得見小姐天上之人，以此而論，則宋信雖罪之首，而又功之魁也。」山黛笑道：「不念其惡，而反言其功，姐姐存心仁恕矣。但是姐姐既已來矣，為今之計，還是欲歸乎？還是暫留京師，而以高才顯名乎？」冷絳雪道：「妾蒙小姐一見如故，而即以心腹相待，妾雖草木，安敢不以肝胆相告乎？賤妾雖為宋信所陷，然

見竇知府而以危言動之，彼已畏禍而欲中止，賤妾因思家君農村，能識幾人，不觀嶠函之大，安知天子之尊，故轉以甜言開慰，方得勸駕至此。今至此而又僥倖蒙小姐垂青，正賤妾揚眉吐氣之時，安敢以家庭小孝，而作兒女思歸之態乎？」山黛鼓掌而說道：「此英雄之言，不當以閨閣論也。」因吩咐侍妾治酒與冷絳雪洗塵。冷絳雪道：「太師與夫人處，因賤妾初來，恐為富貴所壓，故以貧賤自驕，尚未一拜。今既蒙小姐錯愛，不以富貴相加，反而垂青優禮，則賤妾貧賤驕人之罪，百口無辭矣，乞小姐先率領於太師夫人前，匍伏請荆，然後敢領小姐之教。」山黛道：「家嚴慈因姐姐初來，知之不深，未免唐突，彼此有失，俱可相忘，但賓主豈可無相見之儀？」因起邀冷絳雪在左，並行而入。此時山顯仁與夫人正聞知冷絳雪代作聖瑞圖詩之事，在庭中閑語，忽報小姐同冷家女子來見，山顯仁與夫人便笑嘻嘻迎將出來道：「我兒聞冷家女子果有才情，我就看之言詞舉動，與眾不同。」山黛道：「冷家姐姐之才，真在孩兒之上，今已屈之與孩兒作閨中朋友，以為切磋之助，特來拜見父親母親。」山顯仁道：「以朋友相與，何如以姊妹相與之更親也。」山黛道：「姊妹固好，但冷家姐姐其才其美，自足播其芳香，如結為姊妹，必易山姓，異日顯名，只道假力於我，是以無益之榮，掩其有為之實，烏乎可也？故孩兒思之熟矣，還是朋友為宜。」山顯仁連連點頭道：「我兒所論，大為有理。」冷絳雪遂以通家子姪禮拜山顯仁與夫人。剛拜得完，正欲留茶敘話，忽外面又報聖旨下，山黛遂忙忙趨出接旨，只因這一道旨意有分教，紅顏生色，白屋添榮，不知聖旨又有何說，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誤相逢才傲張寅

詞曰：薰自生香，蘄能發臭，欲和為一鳥能殼，喜聲原自鵲居之，惡名還是鴉消受。非是他肥，不關我瘦，

長成骨相生成肉，嬌歌終得唱歌人，不須強把眉兒皺。右調踏莎行。
話說冷絳雪正拜見山顯仁與羅夫人留茶敘話，忽報聖旨下，山黛忙趨到玉尺樓跪接聖旨，開看只見御筆親批道：

覽四瑞圖詩，體式端穆，意味悠長，閨秀而有大臣之風，殊可嘉也。特賜萬瑞彩緞四端，以爲潤筆。三十六宮詩寫皇恩，遍普如畫，且字字警拔，而天有道地無疆，更爲奇特，再賜御酒三十六瓶，以爲春觴。庶見朕之無偏故諭。

讀罷，山黛忙令冷絳雪同叩頭謝恩畢，隨寫短表一道，附奏道：

臣妾山黛謹奏，爲改正真才，無虛恩聖事。三十六宮詩，係臣妾山黛自撰，蒙恩賞賜御酒三十六瓶，謹謝恩祇受。聖瑞四詩，實係幼女冷絳雪代作，今蒙恩鑒賞，特賜綵緞，山黛不敢蔽才，以辜聖恩，令冷絳雪望闕謝恩祇受外，特此陳明，伏乞聖恩改正。冷絳雪年十二歲，係揚州府江都縣農民冷新之女，其才在臣妾山黛之上，倘

奉御撰述，必有可觀。但出自寒賤，奉御不便，伏乞聖恩賜其父一空銜榮身，則冷絳雪不貴自貴矣。事出要求，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寫完封好，付與中官進呈，天子看了，大喜道：「怎麼又生此年少才女？」因批本道：

覽奏方知四瑞詩出自冷絳雪手，言論風流，誠足與卿伯仲，既係寒賤，皆賜女中書之號，以備顧問，併加伊父冷新中書冠帶榮身，俟後詔見，撰述稱旨，再加陞賞，該部知道。

命下了，報到山府，山黛隨與冷絳雪賀喜。冷絳雪又再三致謝，山黛薦拔之恩。二人相好，真如膠漆，每日在

府上不是看花分咏，便是賞月留題。坐臥相隨，你敬我愛，冷絳雪因見聖旨賜父親冠帶之事，便寫信打發母親鄭秀才回去報知不題，却說天子因見山黛冷絳雪一時便有兩小才女，心下想道：「甚麼閨閣女子，無師無友，尙有此異才，而男子自以讀書爲事，反不見一二奇才，以副朕望，豈天下無才，大都在下者不能上達，在上者不知下求故耳。」正躊躇間，忽見吏部一本缺官事，南直缺提學御史，循資該河南道御史王袁正推山西道御史張德明陪推，乞聖裁。天子親點了正推，即著面見王袁領旨，忙趨入朝，天子親諭道：「朕前屢旨搜求異才，並無一人應詔，殊屬怠忽。今特命爾，須加意爲朕訪求，不獨重制科，必得詩賦奇才，如李太白蘇東坡其人者，方不負朕眷眷至意。倘得其人，許不時奏聞，當有不次之賞。如仍前官怠玩之習，罪在不赦。」王袁叩頭領旨而出。這王袁是河間府人，因御筆點出，不敢在京久留，遂辭朝回家，因歲暮就在家過了年，新正方起身上任。到了任，因聖諭在心，臨考便加意細閱試卷，指望得一兩個奇才之士，逢迎天子，不期考來考去，都是肩上海下之才，並無一人出類拔萃，心下十分憂懼。一日按臨松江府，知府晏文物進見，就呈上一封書，說是吏部張尙書托他代送的，要將他公子張寅考作華亭縣案首。王袁看了，隨付與一個門子道：「臨填案時，稟我。」說完就打發晏知府出去。心下想道：「別個書不聽猶可，一個吏部尙書，我的陞遷榮辱都在他手裏，這些小小事，焉敢不聽？」又想道：「聖諭諄諄，要求真才，若取了這些人情貨，明日如何繳旨，再待考過再處。」不幾日，一府考完，閉門閱卷，看到一卷，真是珠璣滿紙，繡口錦心，十分奇特。王袁拍案稱賞道：「今日方遇着一個奇才。」便提起筆來寫了一等一名。才寫完，只見門子稟道：「張尙書有書在此，老爺前吩咐填案時稟的，小人不敢不稟。」王袁道：「是耶，這却如之奈何？」再查出張寅的卷子來一看，却又甚不通，心下沒設法，只得勉強填作第二名。一面掛出牌來，限了日期，當面發放，至期王宗師自坐上面，兩邊到了各學教官諸

生都立在下面，一學學的卷子，都發出來，當面折開唱名，先折完府學，折到華亭縣第一名燕白領，只見人叢中走出一個少年秀才來，王宗師定睛細看，只見那秀才生得

垂髻初斂正青年，弱不勝冠長及肩，望去風流非色美，行來落拓是文顛。
凝眸山水皆添色，倚笑花枝不敢妍，莫作尋常珠玉看，前身應是李青蓮。

那小秀才走到宗師面前，深深打一恭道：「生員有。」王宗師看見他人物清秀，年紀又輕，滿心歡喜，因問道：「你就是燕白領麼？」燕白領道：「生員正是。」王宗師又問道：「你今年十幾歲了？」燕白領應道：「生員一十六齡。」王宗師又問道：「本院歷考各府清思之才，固自不乏，求一出類拔萃之人，苦不能得，惟汝此卷天資高曠，異想不羣，筆墨縱橫，如神龍不可拘束，真奇才也。本院只認做個老師宿儒，不意汝尚青年，更可喜也。本院知你果有抱負，非是偶然一技之長。」燕白領道：「蒙大宗師作養，過為獎賞，但制科小藝，不足見才，若大宗師真心憐才，賜以筆札，任是詩詞歌賦，鴻篇大章，俱可倚馬立試，斷不辱命。」王宗師聽了大喜道：「今日公堂發落，無暇及此，且姑待之。」唱到第二名是張寅，只見走出一個人來，肥頭胖耳，滿臉短鬚，又短又醜，走到面前，王宗師問道：「你就是張寅麼？」張寅道：「現任吏部尚書張就是家父。」王宗師見他出口不雅，便不再問。因命與燕白領各賜酒三杯，簪花二朵，各披一段紅，賞了一個銀封，隨著鼓樂吹打，並送了出來，然後再唱第三名發落不題。却說燕白領同張寅送了出來，一路上都贊燕白領之美，都笑張寅之醜，原來燕白領固係真才，却也是個世家，父親會做個掌堂都御史，又曾分過兩次會試房考，今雖亡故，而門生故吏，尚有無數大臣在朝，家中極其富有。這日迎了回來，賀客滿堂，燕白領一一備酒款待。燕白領年雖少，最喜的是縱酒談文，每遊覽名勝，必留題於壁，人都道他有才，然見他年少，還恐怕不真，今見宗師考了一個案首，十分優獎，便

人人信服，願與他結交，做酒盟詩社的，終日紛紛不絕。燕白領雖然酬應，却恨沒一個正真才子，可以旗鼓相對，以發胸中之蘊。忽一日一個相知朋友，叫做袁隱，同看花飲酒，飲到半酣之際，燕白領忽歎道：「並不是小弟醉後誇口狂言，這松江府城裏城外，文人墨士，數百數千，要尋個略略可與談文者，實是沒有。」袁隱笑道：「紫侯兄不要小視了天下，我前日曾在一處，會見一個少年朋友，生得美如冠玉，眉宇間冷冷有彩色飛躍，拈筆題詩，只如揮塵。小弟看他才情不在兄之下，只是為人驕傲，往往白眼看人。」燕白領聽了大驚道：「有此奇才，吾兄何不早說，只恐還是吾兄戲我。」袁隱道：「實有其人，安敢相戲。」燕白領道：「既有此人，乞道姓名。」袁隱道：「此兄姓平，乃是平教官的姪兒，聞說他與宗師相抗，棄了秀才，來依傍叔子，見叔子是個首着腐儒，雖借叔子的資斧，却離城十餘里，另尋一個寓所居住。他笑松江無一人可對，每日只是獨自尋山問水，題詩作賦而已。雖處貧賤，而王公大人，金紫富貴，直塵土視之。」燕白領道：「小弟與吾兄莫逆，吾兄知小弟愛才如命，既有此奇才，何不招來，與小弟一會。」袁隱道：「此君常道富貴人家決無才子，他知兄宦族，那肯輕易便來。」燕白領笑道：「周公為武王之弟，而才美見稱於聖人，子建乃曹瞞之兒，而詩才高於七步，豈盡貧賤之人哉，何乃見之偏也。吾兄明日去見他，就將小弟之言相告，他必欣然命駕。」袁隱道：「紫侯兄既如此注意，小弟只得一往。」說畢，二人又飲一回方別。到了次日，袁隱果然步出城外來，見平如衡，却說平如衡自從汶上遇見冷絳雪，匆匆開船而去，無處尋問消息，在旅店病了一場，無可奈何，只得捱到松江，來見叔子平章。平章是個腐儒，雖愛他才情，却因出言狂放，每每勸戒，他怕叔子絮聒，便移寓城外，便於吟誦。這日正題了一首感懷詩道：

一無至友與周親，面目從來誰認真，死學古人多笑拙，生逢今世不宜貧。

已拚白眼同終始，轉許青山遞主賓，此外更須焚筆硯，漫將文字向人論。

平如衡做完，自吟自詠道：『我平如衡有才如此，却從不曾遇著一個知己，茫茫宇宙，何知己之難也。』又想到：『惟才識才，必須他也是個才子，方知道我是個才子；今天下並沒一個才子，叫他如何知我是個才子，這也難怪世人。只有前日汶上縣閔子廟遇的那個題詩的冷絳雪，到是個真正才子，只可惜匆匆一面，蹤跡不知，若使稍留，與他酬和，定然要成知己。我看前日舟中封條遍帖，衙役跟隨，若不是個顯官的家小，那有這般光景？但我在縉紳上細查，京中並無一個姓冷的當道，不知此是何故？』正胡思亂想，忽報袁隱來訪，就邀入相見。寒溫畢，平如衡便指壁上新作的感懷詩與他看，袁隱看了笑道：『子持兄也太看得天下無人了。莫怪我小弟唐突，天下何嘗無才，還是子持兄孤陋寡聞，不曾遇得耳。』平如衡道：『小弟固是孤陋寡聞，且請問石交兄曾遇得幾個？』袁隱道：『小弟足跡不遠，天下士不敢妄言，即就松江而言，燕總憲之子，那燕白領，豈非一個少年才子乎？』平如衡道：『石交兄那些上見他是個才子？』袁隱道：『他生得亭亭如階前玉樹，矯矯如雲際孤鴻，此一望而知者，外才也，且不須說起。但是他爲文若不經思，做詩絕不起草，議論風生，問一答十，也不知他胸中多少才學，只得一枝筆拈在手中，便如龍飛鳳舞，落在紙上，便如倒峽瀉河，真有揮千軍萬馬之勢，非真正才子，烏能有此？子持兄既以才子自負，何不與之一較乎？』如衡聽他講得津津有味，不覺喜動顏色道：『松江城中有此奇才，怎麼我平如衡全不知道。』袁隱道：『兄自不知耳，知者甚多。前日王宗師考他一個案首，大加歎賞，那日鼓樂迎回，誰不羨慕。』平如衡笑道：『若說案首，到只尋常耳，你看那一處富貴人家，那一個不考第一第二。』袁隱道：『雖然如此，真才與人情自是不同。我與兄說，兄也不信，幾時與兄同去一會，便自知了。』平如衡道：『此兄若果有才，何不去，但小弟素性不欲輕涉富貴之庭。』袁隱道：

『燕白領乃天下士也，子持兄若以執袴一例視之，便小覷矣。』平如衡大笑道：『吾過矣，吾過矣，石交兄不妨訂期偕往。』袁隱道：『文人詩酒無期，有興便往可也。』兩人說得投機，未免草酌三杯，方纔別去。正是

家擅文章霸，人爭詩酒豪，真才慕知己，絕不爲名高。

袁隱約定平如衡，復來見燕白領道：『平子持被我激了他幾句，方欣然願交，吾兄幾時有暇，小弟當偕之。』燕白領道：『小弟愛才如性命，平兄果有真才，恨不能一時把臂，怎延挨到時日？石交兄明晨即望勸駕。小園雖冷寂，尙可爲平原十日之飲。』袁隱道：『既主人有興，就是明日可也。』因辭了出來。臨行，燕白領又說道：『還有一言，要與兄講過，平兄若有才，小弟願爲之執鞭秣馬，亦所不辭也。倘若無才，到不如不來，尙可藏拙，若冒虛名而來，小弟筆不饒人，當場討一番沒趣，却莫怪小弟輕薄朋友。』袁隱道：『平子持人中鸞鳳，文中龍虎，豈有爲人輕薄之理。』兩人又一笑而別。到了次日，袁隱果然起個早，步出城外來，見平如衡道：『今日天氣清朗，我與兄正好去見燕紫侯。』平如衡欣然道：『就去就去。』遂叫老僕守門，自與袁隱手携一路看花，復步入城來。原來平如衡寓在城外西邊，燕白領住在城裏東邊，袁隱步來步去，將有二十餘里，便立住腳躊躇。期考第二名的張寅，却住在城內西邊，恰恰走出來，撞見袁隱與平如衡立在門首，平素也認得袁隱，因笑道：『石交兄將欲何往，却在寒舍門前，這等躊躇？』袁隱見是張寅，忙笑答道：『小弟與平兄欲訪燕紫侯，因遠步而來，足倦小停，不期適值府門。』張寅道：『平兄莫不就是平老師令姪子持兄麼？』平如衡忙答道：『正是，長兄爲何得知？』張寅笑道：『斯文一脈，氣自相通，那有不知之理。二兄去訪燕紫侯，莫非見他考了第一，便認作才子，難道小弟考第二名，便欺侮我不是才子麼？怎就過門不入？二兄既不枉顧，』

小弟怎好強邀；但二兄若說足倦，何不進去少息，拜奉一茶如何？」袁隱道：「平兄久羨高才，極欲奉拜，但未及先容，不敢造次。今幸有緣相遇，若不嫌殘步，便登堂晉謁。」張寅見袁隱應承，便拱揖遜行。平如衡尚立住不肯道：「素昧平生，怎好唐突？」袁隱道：「總是斯文一脈，有甚唐突。」便攜了入去。到了廳上，施禮畢，張寅不遜坐，便又要叫進去道：「此處不便，小園尚可略坐。」袁隱道：「極妙。」遂同到園中。你道張寅爲何這等殷勤？原來他倚著父親的勢力，要打點考一個案首，不期被燕白領占了，心下已十分發忿，及迎了出來，又見人只贊燕白領，都又笑他，他不怪自家無才，轉怪燕白領以才欺壓他，思量要尋一個出格好奇才，來作幫手。他松江遍搜，那裏再有一個因素與平教官往來，偶然露出此意，平教官道：「若求奇才，我舍姪如衡，到也算得一人，只是他性氣高傲，等閒招之不來。」今日無心中恰恰相遇，正中張寅之意，故加意奉承。這日邀到園中，一面留茶，一面就備出酒來。平如衡雖看張寅的相貌不像個文人，却見他舉動豪爽，便也酒至不辭，歡然而飲。袁隱又時時稱贊他的才名，與燕白領數一數二。平如衡信以爲真，飲至半酣，詩興發作，因對張寅說道：「小弟與兄既以才子自負，安可有酒而無詩？」張寅只認做他自高興做詩，便慨然道：「知己歡飲，若無詩以紀之，便算不得才子了。」因叫家僮取文房四寶來，又說道：「寸簽尺幅，不足盡興，到是壁上好。」平如衡道：「壁上最妙，但你我分韻，未免任情潦草，不如與兄聯句，彼此互相照應，更覺有情。如遲慢不恭，罰依金谷酒數，不知以爲何如？」張寅聽見叫他聯句，心下著忙，却又不好推辭，只得勉強答應道：「好是好，只是詩隨興發，子持兄且請起句。」小弟臨時看興，若不興發時，便不打緊。」平如衡道：「如此討僭了。」隨題起筆來，醮醮墨，先將詩題寫在壁上道：「春日城東訪友，忽值恭伯兄留飲，偶爾聯句。」寫完題目，便提一句道：「不記花溪與柳溪。」題了，便將筆遞與張寅道：「該兄了。」張寅推辭道：「起句須一貫而下，若兩手便詞意參差，到中聯待小弟

續罷。」平如衡道：「這也使得。」又寫兩句道：「城東訪友忽城西，酒逢量大何容小。」寫罷，仍遞筆與張寅，這却該兄對了。」張寅接了筆，只管思想，平如衡催促道：「太遲了，該罰。」張寅聽見個罰字，便說道：「若是山水花鳥之句，便容易對了，這大小兩字，要對實難，小弟情願罰一杯罷。」平如衡道：「該罰三杯。」張寅道：「便是三杯，看兄怎生樣對。」平如衡取回筆，又寫兩句道：「才遇高人不飲低，客筆如花爭起舞。」張寅看完，不待平如衡開口，便先讚說道：「對得妙，對得妙，小弟想了半晌，想不出，真奇才也。」平如衡笑道：「偶爾適情之句，有甚麼奇處。兄方纔說花鳥之句，便容易對，這一聯却是花鳥，且請對來。」張寅道：「花便是花，却有客筆兩字在上面，却是個假借之花，越發難了，到不如照舊還是三杯，平兄一發完了罷。」平如衡道：「既要小弟完老袁也該罰三杯。」袁隱笑道：「怎麼罰起小弟來？」平如衡道：「罰三杯便宜了，快快吃，若詩完不乾，還要罰。」袁隱笑一笑，只得舉杯而飲。平如衡乃提起筆寫完三句道：「主情如鳥倦於啼，三章有約聯成詠，依舊詩人獨自題。」平如衡題畢大笑，提筆而起道：「多擾了。」遂往外走。張寅苦留道：「天色尚早，主人詩雖不足，酒尚有餘，何不再爲少留？」平如衡道：「張兄既不以杜陵詩人自居，小弟又安敢以高陽酒徒自恃？」袁隱道：「主人情重，將奈之何？」平如衡道：「歸興甚濃，實不得已。」將手一拱，往外逕走。張寅見留不住，趕到門前，平如衡已去遠了，只因一去有分教，高山流水，彈出知音，牝牡驪黃，相成識者。不知平如衡此去，還肯來見燕白領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巧作合詩驕平子

詞曰：風流情態驕心性，自負文章賢聖，涼涼踽踽成谿徑，害出千秋病。不知有物焉知佞，漫道又人

無行，胡爲柔弱，胡爲硬，蓋以才爲命。右調桃源憶故人。

話說平如衡在張寅園中飲酒，見張寅做詩不來，知是假才，心下艷艷，遂拱拱手，一徑去了。袁隱與張寅忙趕出來送他，不料他頭也不回，竟去遠了。袁隱恐怕張寅沒趣，因說道：「平子持才是有些，只是酒後狂妄可厭。」張寅百分奉承，指望搜羅平如衡，不期被平如衡看破行藏，便一味驕譏，全不爲禮，弄得張寅一場掃興，只得發話道：「我原認不得小畜生，只因石交兄之面，好意勸他，怎做出這個模樣，真是不識抬舉。」袁隱道：「他自恃有才，往往如此得罪朋友，到小弟同行的不是了。」張寅道：「論才當以舉業爲主，有首把歪詩，算甚麼才，若以詩當才，前日在晏府酒席上會見一個姓宋的朋友，斗酒百篇，十分有趣，小弟只在數日內要請他，吾兄有興，可來一會，方知大方，不像這小家子裝腔做勢。」袁隱道：「有此高才，願得一見。」說完，就作別了。按下張寅一場掃興不題，却說袁隱見平如衡回去了，只得來回復燕白領。此時燕白領已等得不耐煩，見袁隱獨來，因問道：「這平兄爲何不來？」袁隱道：「已同來進城了，不期撞見張恭伯，抵死要留進去，小酌，平子持因聞他考在第二，只道他也有些才情，便歡然而飲，及到要做詩，見他一句做不出，便譏諷了幾句，竟飄然走了出去，弄得老張十分掃興沒趣。」燕白領大笑道：「掃得他好，掃得他好。他一字不通，倚着父親的聲勢，考個第二，也算僥倖了，爲何又要到詩人中來討苦吃？且問你平子持怎樣譏諷他？」袁隱就將題壁詩念與燕白領聽。燕白領聽了，又大笑道：「妙得極，這等看起來，平子持實是有才，吾兄可速邀之來，以慰飢渴。」袁隱應道：「明日準邀他來。」二人別了。到了次日，袁隱果又步出城外，來尋平如衡。往時袁隱一來，平如衡便歡然而迎，今日袁隱在客座中坐了半晌，平如衡竟高臥不出。袁隱知道其意，便高聲說道：「子持兄有何不悅，不妨面言，爲甚訕訕拒人？」平如衡聽見，方披衣出來道：「小弟雖貧，決不圖貴家饋餽，兄再三說是才

子，小弟方纔入去，誰知竟是糞土，使小弟錦心繡口，因貪杯酒，而置於糞之中，可辱孰甚。」袁隱道：「昨日之飲，原非小弟本意，不過偶遇耳。」平如衡道：「雖是偶遇，兄究不該稱贊了。」袁隱笑道：「朋友家難道好當面說他不通，今日同兄訪燕白領，若是不通，便是小弟之罪了。」平如衡道：「小弟從來不輕身登富貴之堂，一之已甚，其可再乎？」袁隱道：「燕白領方今才子，爲何日以富貴？」平如衡道：「你昨日說張寅與燕白領數一數二，第二的如此，則第一的可想而知也。兄之見不能超出富貴之外，故輕爲富貴人所惑，富貴人行徑，小弟知之最詳，大約富貴中人，沒個真才，不是倚着父兄權勢，便是孔方兄之方，且你見燕白領考個案首，便以爲奇，焉知其不從夤緣中來哉？」袁隱道：「吾兄所論之富貴，容或有之，但非所論於燕白領之富貴。燕白領雖生於富貴之家，而毫無富貴之習，小弟知之最深，說也無用，吾兄一見便知。」平如衡道：「兄若知燕白領甚深，便看得我平如衡太淺了。我平如衡自洛入京，又從燕歷齊魯，而渡淮涉揚，以至於此，莫說目覩，便是耳中，也絕不聞有一才子。吾兄足跡不出境外，相知一張寅，便道張寅是才子，相處一燕白領，便道燕白領是才子，何兄相遇才子之多乎？」袁隱道：「據兄所言，則是天下斷斷乎無一才人矣。」平如衡道：「怎說天下無才，只是這些統袴中那得有此？」袁隱道：「統袴中既無，却是何處有？」平如衡見問何處，有忽不覺長嘆一聲道：「這種道理，實是奇怪，難與兄言，就與兄言，兄也不信。」袁隱道：「有甚奇怪，說來小弟爲何不？」平如衡道：「鬚眉如戟的男子，小弟也不知見了多少，從不見一個出類奇才。前日在閔子祠遇見一個十二歲的女子，且莫說他標緻異常，只看題壁的那首詩，何等蘊藉風流，真令人思殺。天下有這等男子，便日日跪拜他，我也是情願，那些富貴不通之人，吾兄萬萬不必來尋我。」一頭說，一頭口裏唧唧噥噥的吟誦道：「只因深信尼山語，磨不磷兮涅不緇。」袁隱見他這般光景，忍不住笑道：「子持兄着癡了，兄既不肯去小

弟如何強得。只因兄這等愛才，咫尺間遇着才子，却又抵死不肯相隨，異日有會着時，方知小弟之言不謬。小弟別了。」平如衡似聽不聽，見他說別了，只答應一聲請了。袁隱出來回去，一路上再四尋思，忽然有悟道：「我有主意。」遂一程來見燕白領，將他不肯見這段光景，細細說了一番。燕白領道：「似此如之奈何？」袁隱道：「我一路上已想有主意在此了。」燕白領問是何主意，袁隱道：「他爲人雖若書獃，然愛才如命，只有才之一字，可以動他。」因附燕白領之耳，除非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燕白領聽了，微笑道：「便是這等行行看。」遂一面吩咐心腹人去打點不題，却說平如衡見袁隱去了，心下快活道：「我不是這等淡薄他，還要在此纏擾哩！昨日被他誤了，今後切不可輕登富貴之堂，甯可孤生獨死，若貪圖富貴，與這些紈袴子弟交結，豈不令文人品格掃地。」自笑獨意，又獨酌一壺，又將冷絳雪題壁詩吟誦一回，方纔歇息。到了次日旁午，只見一個相好朋友，叫做計成，來訪他，留坐閒敘。那計成忽問道：「連日袁石交會看見兄麼？」平如衡笑道：「來是來的，只是來得可笑。」計成道：「有甚好笑？」平如衡遂將引他道張寅家去題詩不出，昨日又要其他去拜燕白領之事，說了一遍道：「這等貨沒品，豈不可笑。」計成道：「原來如此。這樣沒品之人，專在富貴人家着脚，我聞知他今日又同一個假才子，在遷柳莊聽鶯，說要題詩飲酒，繼金谷之遊，不知又做些甚麼哄騙愚人？」平如衡聞說遷柳莊鶯聲好聽，因問道：「不知此去有多少路？」計成道：「離此向南不過三四里，兄若有興，我們也去走走，一來聽鶯，二來聽老袁哄甚麼人，在那裏裝腔，倘有虛假之處，就取笑他一場，到也有趣。」平如衡笑道：「妙妙，我們就去。」二人就攜著手兒，向南緩步而來。一路上說說笑笑，不多時早有一帶柳林，青青在望，原來這帶柳林，約有十餘里，也有疎處，也有密處，也有幾株近水，也有幾株依山，也有幾株拂石，也有幾株垂橋，最疎密處，蓋了一座大亭子，供人遊賞。到春深曉鶯，鶯始熾時，時有遊人來玩耍，也有鋪氈席地的。

的，也有設桌柳下的，貴人官長，方在亭子上擺酒。這日平如衡同計成走到樹下，早見有許多人，各適其道，在那裏取樂。再走近亭子上邊一看，見袁隱同著一個少年，在亭子盛設對飲，上面又虛設上兩桌，若有待尊客未至的一般。席邊行飲，都是美妓，又有六七歌童，細吹細唱，十分快樂。平如衡遠遠定眼將那少年一看，只見體如嶽立，眉如山橫，神清氣爽，澄澄如一泓秋水，骨媚聲和，飄飄如十里春風。心下暗驚道：「這少年與張寅那蠢貨大不相同，到像有幾分意思的。」因藏身柳下，細細看他行動。只見袁隱與那少年飲到半酣之際，那少年忽然詩興發作，叫家人取過筆硯，立起身走到亭中粉壁上題詩，那字寫得有碗口大小。平如衡遠遠望得分明道：

柔條嬈嬈似絲牽，幕綠垂青不辨天，喜得春風還識路，吹將鶯語到尊前。

平如衡看完，心下驚喜道：「筆墨風流，文人之作也。」正想不了，只見一個美妓呈上一幅白綾，要那少年題詩。那少年略不推辭，拈起筆來，將那美妓看了兩眼，便寫。寫完一笑投筆，又與袁隱去吃酒。那個美妓，拈了那幅綾子，因墨迹未乾，走到亭旁，鋪在一張空桌上，等墨乾，便有幾個閑人來看，平如衡也就挨到面前一看，只見綾子上寫的是一首五言律詩道：

可憐不獨貌，嬌美可憐心，秋色畫兩黛，月痕留一簪。

白墮梨花影，青拖楊柳陰，情深不肯淺，欲語又沉吟。

平如衡看完，不覺大失聲讚道：「好詩好詩，真是才子。」袁隱與那少年微微聽見，只做不知，特呼盧豪飲。計成慌忙將平如衡扯了下來道：「兄不要高聲，倘被老袁聽見，豈不笑話？」平如衡道：「那少年不知是誰，做的詩委實清新俊逸，怎教人按納得定。」計成道：「子持兄你一向眼睛高，怎見了這兩首詩，便大驚小怪。」

平如衡道：『我小弟從不會裝假，好則便好，醜則便醜，這兩首詩，果然可愛，却怪我不得。』計成道：『這兩首詩，知他是假是真，是舊作是新題。』平如衡道：『俱是即景題情，怎麼是假是舊。』計成道：『這也未必待我試他一試與兄看。』平如衡道：『兄如何試他。』計成道：『我有道理。』因有一個歌童，是計成認得的，等他唱完，便點點頭，招他到面前說道：『我看那少年相公，寫作甚好，我有一把扇子，你可拿去替我去求他寫一首詩兒。』那歌童道：『計相公要寫，可擎扇子來。』計成遂將袖中摸出一把白紙扇兒，送與那歌童，因對平如衡說道：『須出一題目，要他去求方妙。』平如衡道：『就如贈歌者罷。』計成道：『要吩咐……』那歌童早會意說道：『小的知道了。』遂拿了扇子，走到那少年身邊，說小的有一把粗扇，要求相公賞賜一首詩兒。那少年又笑嘻嘻道：『也要寫詩，却要寫甚麼詩。』歌童道：『小的以歌爲名，求相公賞一首歌詩罷。』那少年又笑着道：『這到也好。』因將扇子展開，提起筆來就寫，就像做現成的一般，想也不略想一想，不半盞茶時候，早也寫完，付與歌童，歌童謝了，持將下來，悄悄掩到計成面前，將扇子送還道：『計相公，你看寫得好麼。』平如衡先接了去看，只見上面寫著一首七律詩道：

破聲節促曼聲長，移得宮來悄換商。幾字脆來牙欲冷，一聲鬆去舌生香。細如嫩柳悠揚送，滑似新鶯宛轉將。山水清音新入譜，遏魂舊調只尋常。

平如衡看完，忍不住大聲對計成說道：『我就說是個真才子何如，不可當面錯過，須要會他一會。』計成道：『素不相識，怎好過去相會。』平如衡道：『這不難，待我叫老袁來說明，叫他先去通詳。』計成道：『除非如此。』平如衡因走近亭子邊，高聲叫道：『老袁老袁，那老袁就像聾子一般，全不答道，只與那少年高談闊論的吃酒。平如衡只道他不聽見，只得又走近一步，叫道：『袁石交，我平如衡在此。』袁隱因篩了一大犀

杯，放在桌上，低了頭只是吃，幾乎連頭都浸入杯裏，那裏還聽得見有人叫。平如衡再叫得急了，他越吃得眼都閉了，竟伏著酒杯，酣酣睡去。平如衡還只管叫，計成見叫得不像樣，連扯他下來道：『太覺沒品了。』平如衡才子遇見才子，怎忍當面錯過，叫袁隱不應，便急了，竟自走到席前，對着那少年舉手說道：『長兄請了。小弟洛陽才子平如衡，那少年坐著身也不動手，手也不舉，白著眼問道：『你是甚麼人。』平如衡道：『小弟洛陽才子平如衡。』這少年笑道：『我松江府不聞有甚麼平不平。』平如衡道：『小弟是洛陽人，兄或者不知，只問老袁就知道了。』此時袁隱已伏在席上睡著了。那少年道：『我看你的意思，想是要吃酒了。』平如衡道：『我平如衡以才自負，平生未遇奇人，今見縱橫才墨，大有可觀，故欲一會，以展胸中所負，豈爲杯酒。』那少年笑道：『據你這等說起來，你竟也是個曉得兩句歪詩了。但我這裏做的詩，與那些山人墨客慕虛名應故事的不同，須要真才實學，如七步成詩的曹子建，醉草清平的李青蓮，方許登壇捉筆。我看你年雖少，只怕出身寒賤，縱能揮寫，也不免郊寒島瘦。』平如衡笑道：『長兄若以寒儉視小弟，則小弟能無以執袴慮仁兄乎。今說也無用，請教一篇，妍媸立辨。』燕白領道：『你既有膽氣要做詩，難道我到沒胆氣考你，但是我初遇，不知淺深，做詩須有罰例。奈今袁石交又醉了，誰爲證見。』平如衡道：『小弟有個朋友同來，就是兄松江人，何不邀他作證。』燕白領道：『使得使得。』計成聽見，便自走到席邊說道：『二兄既有興分韻角勝，小弟願司旗鼓。』燕白領道：『既要作詩，便沒個不飲酒的道理，兄雖不爲杯酒而來，來也須稍潤苦腸，便將手拱一拱，遂邀二人坐下，左右送上酒來，平如衡吃不得三五杯，便說道：『小弟詩興勃勃，乞兄速速命題，再遲一刻，小弟十指俱欲化龍飛去矣。』燕白領道：『我欲單單考你，只道我驕賢慢客，欲與你分韻各作，又恐怕難於較量美惡，莫若與你聯句，如一句成著，美人奉酒一觴，命歌者歌一小曲，歌完酒乾，接詠要成，如接韻不成，罰

立飲三大杯；如成奉酒歌曲如前；如遇精工警拔之句，大家共慶一觴；如詩成全篇不佳，當用黑墨塗面，叫人逐出，那時莫怪小弟輕薄，兄須要細細商量，有膽氣便做，沒胆氣便請回，莫怪到臨時懊悔。」平如衡聽了大笑道：「妙得緊，妙得緊，從不曾塗過花臉，今日搽一個玩玩，到也有趣。只怕天下不容易有此魁星之筆，快請出題。」燕白領道：「何必另尋，今日遷柳莊聽鶯，便是題目了。」因命取過一幅長綾，橫鋪在一張長桌上，令人磨墨捧硯伺候。燕白領立起身，提筆說道：「小弟得罪起韻了。」遂寫下題目：春日遷柳莊聽鶯，先起一句道：

春還天上雨烟和，

燕白領寫完，放筆坐下，美人隨捧酒一觴，歌者便簫笙唱曲。曲完，平如衡遂提筆直寫兩句道：

無數長條著地拖，幾日綠陰添嫩色。

平如衡寫完，也放筆入坐，燕白領看了，點點頭道：「也通也通。」叫美人奉酒，歌童唱曲。曲完，隨又起身題二句道：

一時黃鳥占喬柯，飛來如得青雲路。

平如衡在旁看見，也不等燕白領放筆入坐，便贊道：「好一個飛來如得青雲路！」燕白領欣然道：「平兄，只要你對這一句來，便算你一個才子了。」說完，正要吃酒唱曲，平如衡攔住道：「且慢待我對了，一同吃罷。」遂提起筆如飛的寫了兩句道：

聽去疑聞紅雪歌，嬈嬈風前張翠幙。

燕白領看了，拍掌大喜道：「以紅雪對青雲，真匪夷所思，奇才也。」美人同捧上三杯酒來共慶，計成問道：「青雲路從柳間黃鳥路，句中化出，小弟還想得來，但不知紅雪歌出於何典？」燕白領笑道：「紅兒雪兒，古

之善歌女子，平兄假借對真，詩人之妙，非兄所知也。」說完，隨又提筆題二句道：

交交枝上度金梭，從朝啼暮聲誰巧。

平如衡道：「誰耐起起落落，索性題完了吃酒罷。」燕白領道：「也使得。」平如衡又寫二句道：

自北垂南影孰多，幾縷依稀迷漢苑。

燕白領又題二句道：一聲彷彿憶秦娥，但容韻逸攜相聽。

平如衡又題二句道：不許粗豪走馬過，嬌滑如珠生舌底。

燕白領又題二句道：柔長如線結眉窩，濃光快目眞生受。

平如衡又題二句道：雖語消魂若死何，顧影却疑聲斷續。

燕白領又題二句道：聞聲還認影婆娑，相將何以酬今日。

平如衡收一句道：倒盡尊前金叵羅。

二人題罷，俱欣然大笑。燕白領方整衣重新和平如衡講禮道：「久聞吾兄大名，果然名無虛假。」平如衡道：「今日既成文字相知，高姓大名，只得要請教了。」那少年微笑道：「小弟不通姓名罷。」平如衡道：「知己既逢，豈有不通姓名之理？」那少年又笑道：「通了姓名，又被吾兄所輕了。」平如衡道：「長兄高才如此，無論富貴，便是貧賤，也不敢相輕。」那少年笑道：「吾兄說過不相輕，小弟只得實告了。小弟不是別人，便是袁石交所說的燕白領。」平如衡聽了大笑道：「原來就是燕兄，久仰久仰。」又打一恭致敬。平如衡正打恭，忽見袁隱睜開眼立起來，扯著他亂嚷道：「老平，好沒志氣，你前日笑紫侯兄，說他考第一是貧賤，又說止認得燕紫侯作才子，千邀你一會也不肯來，萬叫你一拜也不肯往，今日又無人來請你，你爲何自

家捱將來，與我袁石交一般的奉承？」平如衡大笑道：「我被張寅誤了，只道燕兄也是一流人。故爾狂言，不知紫侯兄乃天下才人，小弟狂妄之罪，固所不免；但小弟之罪，實又石交兄之罪也。」袁隱益發亂嚷道：「怎樣道說是我之罪？」平如衡道：「若不是兄引我見張寅一阻，此時會燕兄久矣。」袁隱大笑起來道：「兄畢竟是個才子，前日是那等說來，今日又這等說去，文機可謂完熟矣。」說罷，大家一齊笑將起來。燕白領道：「不消閑講，請坐了罷。」遂叫左右將殘席搬去，把樓下的正席擺開。平如衡看見，忙起身辭謝道：「今日既幸識荆，少不得還要登堂奉謁，且請別過。」燕白領一手攔住道：「不容易請兄到此，爲何薄敬未伸，就要別去？」平如衡道：「不是小弟要別去，兄有盛設，必有尊客，小弟不速之客，恐不穩便，故欲辭去。」燕白領笑道：「兄弟小弟今日有尊客麼，請試猜一猜，尊客是誰？」平如衡道：「吾兄交遊遍天下，小弟如何猜得着？」袁隱笑道：「小弟代爲猜了罷，我猜尊客就是平子持兄。」平如衡笑道：「石交兄休得相戲，果然是誰？」燕白領道：「實是兄台。」平如衡著驚道：「長兄盛席先設於此，小弟後來，怎麼說是小弟？」燕白領笑道：「待小弟直說了罷。小弟自石交道了長兄高才，小弟寤寐不忘，急欲一晤，不期兄疑小弟不才，執意不肯見過，小弟與石交再四商量，石交道：『兄避富如讎，愛才如命。』故不得已，預設一尊於此，託計成兄作漁父之引，聊題鄙句，傾動兄長，不意竟蒙青眼，遂不惜下交，故石交伴作醉客，小弟故爲唐突，皆與兄遊戲耳。一段真情，已託杯酒，尊客非子持兄再有何人？」平如衡聽了，如夢初醒道：「這一段愛才高義，又在古人之上矣。」因顧袁隱道：「不獨紫侯兄高情不可及，這叫做請將不如激將。」平如衡又對計成說道：「燕兄既有此高誼，吾兄何不直言，又費許多宛轉。」計成說道：「若直說破，兄又不肯來了。」大笑鼓掌稱快道罷，方纔重新送酒，遜席，笙歌唱和而飲。二人才情既相敬重，義氣又甚感激，彼此欣然，又有袁隱談諧，計成韻趣，四人直飲到沉沉酣酣。

方纔起身，正打算作別，忽見張寅同着一個朋友，興興頭頭的走到亭子來，只因這一來有分教，君子流不盡芳香，小人獻不了遺醜。不知大家相會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一首詩占盡假風光

詞曰：世情唯唯還否否，若問先生姓字稱烏有，偷天換日出予手，誰敢向予誇大口。豈獨尊前香美酒，滿面春風都是花和柳，而今空燥一時皮，終須要出千秋醜。右調蝶戀花。

話說燕白領與平如衡袁隱計成飲酒完，正起身回去，忽撞見張寅同着一個朋友，高方巾闊領大袖華服，走入亭來，彼此俱是相認的，因拱一拱手，張寅就開口說道：「天色尚早，小弟們才來，諸兄爲何到要回去？」燕白領答道：「春遊小飲，不能久於留客，故欲歸耳。」袁隱因指着那戴高方巾的友朋問張寅道：「此位尊兄高姓？」張寅答道：「此乃山左宋子成兄，乃當今詩人第一，爲晏府尊貴客，今日招飲於此，故命小弟奉陪而來。」宋信就問四人姓名，也是張寅答道：「此位袁石交，此位計之謀，此位平子持，此位燕紫侯兄，就是所說華亭冠軍王宗師，極其稱贊之人。」宋信聽了作拱道：「原來就是燕兄久仰久仰。」遂上前作揖。燕白領忙還禮道：「宋兄天下詩人，小弟失敬。」作完揖，宋信正要攀談敘話，忽林下喝道：「知是晏知府來了，大家遂匆匆要別。」宋信對着燕白領剛說得一聲改日還要竭誠奉拜，燕白領便拱拱手，全平如衡袁隱計成全下亭子去了。不題。原來宋信在揚州，被冷絳雪在陶進士柳孝廉面前出了他的醜，後面傳出來，人人嘲笑，故立身不牢，因想晏文物在淞江做知府，舊有一脈，故走來尋他。晏知府爲他受杖之苦，十分優待，故宋信依然闊起來，自稱詩翁，到處結交。這日晏知府請在遷柳莊聽鶯，故同張寅先來，却又同燕白領相遇。燕白領與衆

人下了亭，晏知府的轎早到了。晏知府一眼看見，便問張寅道：「那少年像是燕生員？」張寅答道：「正是。」晏知府便對宋信說道：「這個燕生員，乃是本郡燕都堂之子，叫做燕白領，年雖少，大有才望。前日宗師考他做案首，聞得說還要特荐他哩。」宋信道：「生員從無特荐之例，宗師爲何忽有此意？」晏知府道：「聞得是聖上見山黛有才，因思女子中尙然有才子，豈男子中反無佳士，故面諭各省宗師，加意搜求，如不得其人，便要重處，所以王宗師急於尋訪。前日得了燕白領，十分大喜，又對本府說道：『一人不好獨荐，須再得一人全荐方妙。』再三託本府搜求，兄若不爲前番之事，本府報名荐去，倒也是一樁美事。」宋信恐怕張寅聽見前番之事，慌忙阻說道：「晚生乃山中之人，如孤雲野鶴，何天不可以高飛，乃欲又入樊籠耶？老先生既受宗師之託，何不又荐了張兄，况張兄又宗師之高足，去燕兄止一間耳。」晏知府聽了，連忙笑說道：「本府豈不知張兄高才當荐，但科甲自有正途，若以此相挽，恐非令尊公老先生期望之意也。」宋信連連點頭道：「老先生愛惜張兄，可謂至矣。」張寅道：「門生蒙公祖大人培植，感激不盡。」說罷，方才上席飲酒。飲了半晌，晏知府又問道：「方才我看與燕生員全走，還有一少年，可知是誰？」張寅答道：「那少年不是松江人，乃是平教官的姪兒，叫做平如衡，雖也薄薄有些才情，只是性情驕傲，不堪作養。」晏知府道：「原來如此。」就不再問了。大家直飲到傍午方散。晏知府先上轎去了，張寅與宋信攜手緩步而歸。一路上張寅說道：「小弟因遵家嚴之命，篤志時藝，故一切詩文，不曾留意。近日燕白領與平如衡，略做得兩句歪詩，便往往欺侮小弟，今聞宋兄詩文高於天下，幾時設一酌，兄好生做兩首好詩，壓倒他二人，便可吐小弟不平之氣。」宋信道：「若論時藝，小弟荒疎久了，不敢狂言，若說做詩，或可爲仁兄効一臂之力。」張寅大喜道：「得兄相助，足感高誼。」二人走入城去別了。過了數日，宋信聞知燕白領是個富貴之家，又是當今少年名士，思量結交與他，遂買了一

柄扇子，要題一首詩，作贊見禮送他，再三在自家詩稿上尋，並無一首拿掇得出，欲待不寫，却又不像個詩人行徑，欲要信手寫一篇，又恐被他笑話。想了半日，忽然間想起有了，何不將山黛白燕詩偷寫了，只說是自家做的，燥一燥面皮，有何不可。主意定了，遂展開扇子，寫在上面，又寫了一個名帖，叫人拿着一徑來拜燕白領。到了門上，將名帖投入一個家人回道：「相公出門了。」宋信道：「到那裏去了？」家人回道：「王宗師老爺請去了。」宋信又問道：「今日不是考期，請去做甚麼？」家人道：「聽得說是要做詩，不知是也不是。」宋信道：「既是不在家拜上罷。」就將名帖并扇子，交付家人收下去了。原來燕白領自與平如衡會過，便彼此談論，依依不舍，遂引了平如衡在燕白領書房中坐下，以便朝夕盤桓。這日燕白領雖被宗師請去，平如衡却在書房中看書。家人接了名帖並扇子，遂送到書房中來，平如衡看見，就問道：「是誰人的？」家人道：「是一位宋相公來拜送的。」平如衡遂接過去一看，看見名帖是宋信，心下暗道：「想必就是前日遷柳莊遇見的那人了。」再將扇子上詩一看，見題詠是白燕，因想道：「白燕詩自有了時大本與袁凱二作，後來從無人敢繼，怎麼他亦想續貂，不知胡說些甚麼？」因細細讀去，才讀得頭二句，便肅然改容，再讀到首聯鴉借色雪添肥，不覺大驚道：「此警句也。」再細細讀完，因拍案嘆息道：「怎便說天下無才，似此一詩，風流刻畫，又在時袁之上。我不料宋信那樣一個人品，有此美才。」因拿在手中吟詠不絕，只吟到午後，燕白領方回來，到書房裏對平如衡說道：「今日宗師請我去，要我做燕臺八景詩，又要做祝山相公的壽文，見我一揮而就，不勝之喜，破格優待，又要特疏荐我爲天下才子第一，又不知誰將吾兄才名，吹到宗師耳朵裏，今日再三問小弟，可曾會兄，其才果是何如？小弟對道：『最是相知，其才十倍於我。』宗師聽了大喜之極，還要請兄一會，要將兄與小弟全荐，荐與不荐，雖無甚榮辱，然亦一知己也。」平如衡道：「宗師特荐天下才子，雖亦一時榮遇，然有其

實，而當其名則榮，若無其實，而徒處其名，其辱莫大焉。此舉吾兄高才當之固宜，小弟實是不敢。」燕白領道：「吾兄忝在相知，故底裏言之，兄乃作此套語，豈相知之意哉？」平如衡道：「弟實實不是套言，天下才子甚多，特吾輩不及見耳。今虛冒其名，而被召進京，京師都會人才聚集，那時彼一才子，此一才子，豈不羞殺？」燕白領笑道：「吾兄平日眼空四海，今日爲何這等謙讓？」平如衡道：「小弟不是謙讓，爭奈一時便有許多才子，故不敢復作舊時狂態。」燕白領道：「一時便有許多，且請問兄見了幾個？」平如衡道：「小弟從離洛陽，自負天下才子無兩，不意到了山東汶上縣，便遇了一個小才女，便令小弟瞠然自失，到了松江，又遇見吾兄，又令小弟拜於下風，不意今日，又見了一個才子，讀其詩百篇，真令人口舌俱香。小弟若再號稱才子，豈非無恥？」燕白領道：「汶上者，遠道無徵，且姑無論，小弟不比數，亦當置之，且請問今日又遇何人？」平如衡遂將扇子遞與燕白領看道：「此不又是一才子乎？」燕白領展開讀了一遍，不覺驚訝道：「大奇大奇，前日遇見那個宋信，難道會做這樣好詩，我不信，我不信。」平如衡道：「他明明寫作詠白燕小作，書呈紫侯仁兄，郢政，怎說不是他做的？」燕白領道：「若果係他做的筆，清新俊逸，真又一才子也，但細看其詩，再細看其人，實是大相懸絕。」平如衡道：「他既來拜兄，兄須答拜，相見時細加盤駁，便可知其真偽矣。」燕白領道：「這也有理，明日就同兄一往何如？」平如衡道：「小弟同去也不妨。」二人算計定了，燕白領便叫取酒，二人對飲，細細將白燕詩賞玩，俱吃得大醉方歇。到了次日，燕白領果然寫了名帖，拉平如衡同去回拜。尋到寓所，適值宋信不在，只得投了一個名帖便回，二人甚是躊躇，以爲不恭。不期回到門前，忽見一個家人手中捧了一個拜盒，在那裏等候，看見燕白領同平如衡回來，便迎着說道：「宋相公拜上二位相公，明日薄酌，奉屈一敘。」就開拜盒將兩個請帖送上，燕白領接了一看，見是張寅的名字，心中暗想道：「他爲甚請我？」同問道：「明

日還有何客？」家人答道：「並無雜客，止有山東宋相公與二位相公。」燕白領道：「那個山東宋相公，可就是與府裏晏老爺相好的麼？」家人道：「正是他。」燕白領道：「既是他，可拜上相公，說我明日同平相公來領盛情。」家人應諾去了。燕白領因與平如衡商量道：「兄可知老張請你我之意麼？」如衡道：「無非是廣結交，以傳其名耳。」燕白領道：「非也。老張一向見我名重，十分妬忌，今因宋信有些才情，欲借他之力，以強壓你我二人耳。」平如衡道：「這也何妨？如宋信果有才，你我北面事之，亦所甘心，怎遮得張寅一字不通之醜？」燕白領道：「正是這等說。况宋信白燕詩，小弟尚有幾分疑心，明日且同兄去一會便知。」平如衡道：「若論前日小弟驕傲了他，本不敢去，既要會宋信，只得同去走遭。」二人算計定了，到了次日過午，張家又來邀酒，燕白領同平如衡欣然前往。到門，張寅迎入，此時宋信已先在廳上，四人相見，禮畢分坐。宋信是山東人，又年長，坐了首位，平如衡雖少，是河南人，坐了二位，燕白領第三，張寅主人下陪。坐定，先是宋信與燕白領各道相拜不遇之情，燕白領又謝金扇之意，又盛稱白燕詩之妙，平如衡亦贊白燕詩。宋信見二人交口稱贊，便忘記是竊他人之物，竟認做自己的，一般，眉宇揚揚說道：「拙作頗爲衆賞，不意二兄亦有同心。」燕白領道：「不知子都之狡者，是無目者也，天下其賢方足稱天下之才。」大家鬧敝了一回，張寅就請入席飲酒。飲到半酣，又談起做詩，燕白領有意要盤駁他，忽問道：「宋兄遨遊天下，當今才子，還數何人？」宋信道：「當今詩人，莫不共推王季然，以小弟論之，亦以顯貴，遂得名耳。若求清新俊逸之真才，往往散見於天下，如今二兄高雅，豈非天下才子？」平如衡道：「小弟輩原不敢多講，今遇宋兄，不覺瞠乎後矣。」說罷，彼此大笑。張寅道：「三兄俱當今才子，不必互相謙讓，且再請數杯，必須求領大教，方不虛今日。」燕平二人道：「少不得要拋磚引玉。」宋信正說得高興，又吃得高興，忽聽得要做詩，心下着忙，便說道：「既蒙三兄見愛，領教正自有日

何必在此一時……事有湊巧，正說不完，忽見一個家人，抱着四五歲的一個小學生，從外進來。衆問何人？張寅答道：『是小犬。』宋信道：『好個清秀學生。』忙叫抱到面前頑耍。忽見他手中拿着一把扇子，上面畫着一株梧桐，飄下一葉，落款是新秋梧桐，一葉落圖。宋信看見，觸想山黛做的梧桐一葉落的詩，便弄乖說道：『三兄說小弟即席做詩，雖亦文人美事，但小弟才遲，又不喜爲人縛束，今見令郎扇上圖畫甚佳，不覺情動，待小弟妄題一首，請教何如？』張寅聽了，連聲道：『妙妙妙！』遂叫左右取出筆硯送上。宋信拈筆，欣然一揮而就。燕平二人見他落筆敏捷，遂大驚訝。及接到手一看，見詩意蘊藉，更加歎賞，再讀到接句：『正如衰盛際，先有一人愁。』不覺彼此相視，向宋信稱贊道：『宋兄高才如此，小弟輩甘拜下風矣。』宋信聽了，喜得抓耳撓腮，滿身痾癢，只是哈哈大笑。張寅見宋信一詩壓倒燕平，不勝歡喜，因將扇子付與兒子去了，就篩了一大犀杯酒，送與宋信道：『宋兄有此佳作，可滿飲一杯，聊爲慶賀。』宋信道：『信筆請教，有何佳處？』張寅笑道：『小弟不是詩人，也不知詩中趣味，但平兄自負詩人，眼空一世，今日這等稱贊，定有妙處了。』平如衡是個直人，先見白燕詩，已有八九分憐愛，今又見當面題詩，便信以爲真，真心輸服，一味贊美，那裏還顧張寅譏諷燕白領。又一再交譽，弄得個宋信身子都沒處安放。大家歡歡喜喜，直喫到傍晚方散。張寅就留宋信在書房中宿了。張寅以爲出他氣，滿心暢快，不題。却說燕白領同平如衡回到家裏，因相與嘆息道：『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我看老宋那個人，萬萬不道他有此美才。』平如衡道：『昨日白燕詩，兄尚有疑，今日梧桐一葉詩，當面揮毫，更有何疑？豈非天下才多，特我輩不及盡見耳。』燕白領道：『人才難忽如此，今後遇買菜傭，亦當物色之。』二人又談了半晌，方各歇息。到了次早，平如衡睡尚未起，忽見叔平教官差轎來，立等請去說話。如衡不知爲何事，只得與燕白領說知，別了來見。叔子平教官接着就說道：『昨日晏知府送兩個名帖，要請我與

你去一會，不知爲何故，着人來請你商量，還是去好不去好？』平如衡道：『若論姪兒是河南人，他管我不着；可以不去，但尊叔在此爲官，不去恐他見怪。』平教官道：『我也是這等想，還是全去走走，看他有甚話說。』就留姪兒吃了飯，只見昨日送帖兒的差人又來催促，平教官只得全了姪兒，坐轎到府前。差人稟知晏府尊，便叫先請迎賓館中坐下，隨即自家落館，以賓主禮相見，遜坐待茶。茶罷，晏知府先開口說道：『今請二位到此，別無話說，只因王宗師大人奉聖旨，要格外搜求奇才，前日於考試中自取了燕生員，不便獨薦，意欲再求一人，以爲正副。在三學中細細搜羅，並無當意之人，屢屢託本府格外搜求，本府不敢不遵，因再三訪問，方知令姪子持兄，是個奇才，又因隔省，不屬本府所轄，不便唐突，故轉煩賢契招致。今蒙降臨，得觀丰姿，果係青年英俊，真爲奇才，不問而可知矣。』平教官道：『舍姪末學小子，過蒙公祖稱羨，感激不盡，但以草茅寒賤，達之天子之庭，實非小事，還求公祖大人慎重。』晏知府道：『本府亦非妄舉，就是平兄與燕生員遷柳莊聽鶯詩聯佳句，本府俱已覽過，故作此想，不必過謙。』平如衡因說道：『生員雖異鄉葑菲，今隨家叔隸於旃幪之下，即係門牆桃李，蒙公祖大人培植，安敢自外？但生員薄有才名，不過稍勝鶯鶯，實非絕塵而奔之駿足也。』晏知府笑道：『平兄不必過謙，當今才人，豈尙有過於二兄者哉？』平如衡道：『不必遠求，即公祖大宗師之貴相知，宋子成，便勝於生員輩多矣。』晏知府聽了，大笑道：『宋子成與本府知交，本府豈不知之？平兄不要爲虛名所惑。』平如衡道：『生員到未必惑於虛名，只恐公祖大宗師，既見生員輩聽鶯詩，則宋子成的白燕詩，未有不見之理。』晏知府笑道：『宋子成有甚白燕詩？』平如衡道：『怎說沒有，待生員講與公祖大宗師聽。』因高吟二句道：『淡去羞從鴉添色，瘦來止許雪添肥。』此豈非宋子成白燕詩麼？難道公祖大宗師竟不曾見？晏知府聽了，笑道：『此乃山小姐所作，與宋子成甚相干。』平如衡大驚道：『莫非偶然相同，待生員再

講後聯與公祖大宗師聽。又高吟二句道：『飛來夜黑還留影，銜盡春紅不浣衣。』晏知府聽了，越發大笑道：『正是山小姐所作結尾二句，待本府念了罷。』多少朱門誇富貴，終能容我潔身歸。是也不是？平如衡聽之，呆了半晌，心下暗道：『這原來是抄別人的，只是梧桐一葉落詩，當面做的，難道也是抄襲不成？』因又說道：『宋子成昨日新作梧桐一葉詩，十分警拔，待生員再講與公祖大宗師聽。』晏知府想道：『梧桐一葉落詩，莫非末句是正如衰盛際，先有一人愁麼？』平如衡聽見晏知府念出，連連點頭道：『正是，正是。』晏知府道：『這一發是山小姐所作的。』平如衡忙打恭道：『且問公祖大宗師，這山小姐却是何人？』晏知府正打算說出山小姐是何人，忽許多衙役，慌慌張張跑來報道：『按院老爺私訪入境，兩縣刑廳四爺俱飛馬去迎接了，老爺亦須速去候見。』晏知府聽了，便立起身辭說道：『按君入境，不得奉陪，二位且請回，明日再請相會。』說罷，匆匆就去了。平教官與平如衡只等晏府尊去後，方才上轎回來，平教官竟回學裏不題。平如衡依舊到燕白領家，尋見燕白領，將前事細說了一遍道：『你道此事奇也不奇？』燕白領聽了道：『白燕詩小弟原說他有抄襲之弊，但不料梧桐一葉落詩，也是抄襲，怎偏生這等湊巧，真是奇事。』平如衡道：『這也罷了，但不知山小姐是何人，怎生樣做白燕詩與梧桐一葉落詩，都被他竊了，只可惜方才匆匆未曾問個明白。』燕白領道：『既然有了山小姐之名，就容易訪問了。』平如衡道：『縱有其人，而不知其名，也不知其中委曲，還須要問晏公，方才得其詳細。』白領道：『問晏公不若原問宋老。』平如衡道：『怎生樣問他？』燕白領道：『只不難，老張既請了我，也須覆他一席，待明日請他來，你我席上慢慢敲打他，再以山小姐之名勾他挑他，自然心虛，要露出馬腳來。』平如衡大笑道：『這也有理。』二人算計定了，到次日，便發帖去請張寅與宋信，接了帖子，以為被他壓倒，此時定要燥一場脾胃，便欣然答應，只說這一來，有分教：雪消山見，洗不盡西江之羞，水落石出，流不盡當場之醜。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三杯酒透出真消息

盡西江之羞，水落石出，流不盡當場之醜。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詞曰：死尸靈裏堆，遮護到頭，馬脚終須露，漫說沒人知，行人人口似碑。

復可憐，方知不值錢！右調菩薩蠻。

求君莫說破，說破如何過，可笑

却說燕白領與平如衡欲要問山小姐白燕詩消息，遂發帖請宋信與張寅喫酒。宋信與張寅不知其意，只道敬他才美，十分快活，滿口應允。到了正日，欣然而來。燕白領迎入，與平如衡相見，禮畢，敘坐，談了許多閑話，然後坐席飲酒。飲到半酣之際，燕白領忽然贊道：『宋兄之才，真可稱天下第一人矣。』宋信笑道：『燕兄不要把才子二字看輕了，這才子之名，有好幾種論不得。』燕白領道：『請問有那幾種？』宋信道：『第一是鄉紳才子論不得，他從科甲出身，又居顯官，人人景仰，若有得一分才，便要算他十分才，所以論不得。第二是富家才論不得，他資財廣有，易於結交，故人人作曹邱之譽，其無才往往邀有才之名，所以也論不得。』燕平二人聽了，微微冷笑道：『宋兄所論，最為有理。』張寅遂大聲說道：『宋兄高論，曲盡人情，痛快之極。』宋信道：『不獨富貴，第三是閨閣之才，也論不得，他蛾眉皓齒，杏臉桃腮，人望之先已消魂，若再能成詠，便是千古之慧心香口矣，所以也論不得。惟小弟山人之才，既無烏紗象簡以壓人，又無黃金白璧以結客，以蓬筆之卑，而遨遊於王公大人之上，若非薄有微知，焉能得人刮目？』張寅大笑道：『果然果然。』燕平二人只是笑。宋信道：『不說山人個個便是才子，內中原有不然。』燕白領道：『為何又有不然？』宋信道：『求顯著之書，而干謁富室，假他人之作，而冒為己才，見人一味足恭，逢財不論非義，如此之輩，豈非不肖若我小弟在長安』

時，交遊間無不識之公卿，從不曾假其片紙隻字，以爲光榮；至於分題刻燭，縱使撚斷鬚，嘔出心血，絕不盜襲他人殘唾，所以遊遍天下，皆蒙同人過譽。此雖惡談，不宜自述，因二兄見愛，出於尋常，故不禁狂言瑣瑣。燕白領道：「宋兄不獨知人甚切，而自知尤明。且問宋兄，這白燕詩清新俊逸，壓倒前人，不知還是自作，還是與人酬和？」宋信不甚打點，突然被問，心下恍惚，欲要說是與人酬和，恐怕追究其人，因答道：「此不過一時有感自作耳。」燕白領又問道：「不知還在貴省所作，不知還是遊燕京所作？」宋信一時摸不着所問情由，只得漫應道：「是遊燕京所作。」燕白領道：「聞得京中山小姐，亦有白燕詩獨步一時，不知宋兄曾見過否？」宋信聽見說出山小姐三字來，打着自家的虛心病，不覺一急，滿臉通紅，一時答應不來。只轉問道：「這山小姐，燕兄爲何也知道？」燕白領見宋信面色有異，知有情弊，一發大言警嚇他道：「昨有一敝友從京中來，小弟因將宋兄的白燕詩與他看，他說在京中曾見山小姐的白燕詩，正與此相同，不知還是山小姐同了宋兄的，又不知宋兄同了山小姐的？」宋信着了急，紅着臉，左右皆不是，只得勉強說道：「各人的詩，那有個相同之理？」白領道：「敝友不但說白燕詩相同，連梧桐一葉落詩，也是相同的，却是爲何？」宋信沒奈何，轉笑嘻嘻說道：「這也奇了。」張寅見宋信光景不好，只得幫說道：「同與不同且勿論，但那山小姐是個女子，那有女子能做如此妙詩之理，只怕貴友之言，有些荒唐。」燕白領道：「荒唐與不荒唐，小弟也未知，只有宋兄心下自己明白。」宋信說不出，只是嘻嘻而笑。平如衡見宋信說不出，難以改口，因正色說道：「吾輩初不相知，往來應酬，抄錄他人之作，偶然題扇，亦是常事。宋兄昨日初遇紫侯，尙未相知，便錄山小姐之作以爲己作，不過一時應酬，也只無妨。今日你我既成至交，肝胆相向，若再如前隱晦，便不是相知了。」燕白領聽了，拍掌大笑道：「子持此論，大爲有理。」宋信見事已洩漏，料瞞不得，只得借平如衡之言，便老着臉，哈哈大笑道：「子持兄深知

我心。昨日與兄初會，未免有三分客套，今已成莫逆，定當實告。只是這山小姐之事，說來甚奇，二兄須痛飲而聽。」平如衡與白領大喜道：「宋兄快士也，小弟輩願飲。」叫左右篩起大犀杯，各各送上，大家喫了兩杯。燕白領便開口道：「山小姐果爲何人？望宋兄見教。」宋信無法，只得直說道：「這山小姐乃當朝山顯仁相公之女，名喚山黛，如今想也有十四五歲了。作白燕詩時，年方十歲，生得嬌倩如花，輕盈似燕，且不必論。只說他做的詩，不獨時人中少有，真足令漢唐減色，所以當今天子，十分寵愛。」燕白領道：「小小年紀，天子如何得知？」宋信道：「因天子大宴羣臣，偶見白燕詔翰林賦詩，翰林一時應詔不來，天子不悅。山相公因獻上此詩，聖上覽之甚喜，故此特詔召見，又當面試。天子有道三章，援筆立就，龍顏大悅，因賜玉尺一柄，着他量度天下之才，又御書宏文才女四字，其餘金帛不論。山相公因蓋了一座玉尺樓，將御書橫作匾額，俱在上面，叫他女兒坐臥其中，拈弄筆墨。長安求詩求文者，日填於門。」燕白領道：「宋兄曾面見其人，果是真才麼？」宋信道：「怎麼不見，怎麼不真，也曾有人疑他是假，動疏參論，天子勅尙青少卿周公夢，翰林庶吉士夏之忠，禮部主事卜其通，行人穆禮，中書顏貴五臣，與他考較，此一舉人人替他耽憂道：「一個小小女子，怎當得五個名臣考較？」誰知真正才子，實係天生，不論年紀，不論男女，這山小姐接了題目，信筆一揮，無不立就，五個科甲名臣，驚得啞口無言，筆不敢下。」燕白領與平如衡聽見，說得津津有味，不覺精神起舞，眉宇開張，我亦不信，問道：「天下有此等才子，且請問考較的是幾首甚麼詩？」宋信道：「詩值甚麼，只虧他一首五色雲賦，約有六七百言，草也不用，下筆立成，內中含規頌聖，大有意味，真令人愛殺。」平如衡道：「五色雲賦，宋兄記得麼？」宋信道：「文長那記得許多，只記得內中警句道：「麗比綺南，彩鳳垂蔽天之翼，豔高治下，龍女散漫空之花。」又一聯道：「不綿不針，陰陽刺乾坤之繡，非毫非楮，烟霞繪天地之圖。」你道好麼？」燕白領嘆息道：「若非遇兄，

幾不知天地間有此閨閣之秀。」平如衡道：「我輩男子，稍有寸長，便誇于人曰才子，視此豈不顏厚？」宋信道：「天子亦是此意，說道：『女子中且有如此美才，豈可以天下之大，無一出類人才？』故嚴督學臣，格外搜求。昨聞得王督學要特薦二兄，也正爲山小姐而起也。」燕白領道：「這山小姐如今有人家聘了麼？」宋信道：「小弟出京時，一來他年紀尙小，二來山相公也難於說話，三來山小姐爲天子所知，等閑無才之人，也不敢輕求，所以不曾受聘。」張寅道：「這等看來，若非公侯大人家子弟，萬萬不能了。」燕白領道：「這山小姐既是才女，雖然公侯大人子弟，若是無才，豈能動其心？」大家說說笑笑，直飲到酣然，宋信與張寅方才散去。正是：

小人顏厚不知羞，一個哈哈便罷休。若是面紅兼汗下，尙能算做聖賢儔。

張寅與宋信本欲燥皮，到討了一場沒趣去了。不題。且說燕白領與平如衡自聞了山小姐之名，便終日癡癡呆呆，只是思想。燕白領忽道：「這山小姐之事，小弟終有幾分疑心。」平如衡道：「兄疑何事？」燕白領道：「小弟終疑宋信之言不確，那有幼女有如此美才之理？」平如衡道：「據小弟看來，此事一痕不爽。」燕白領道：「子持兄何所據而知其不爽？」平如衡道：「前日對兄不曾說完，小弟曾在汶上縣閱子祠，遇一女子，也只十一二歲，題壁之詩，美如金玉，此係小弟目覩，難道也有甚麼疑心。由此看來，則山小姐之事不虛矣。」燕白領道：「此事曾知他姓名麼？」平如衡道：「他是署名維揚，十二歲女子冷絳雪，看他行徑，像個顯官人家宅眷，但在縉紳中細查，揚州並無一家冷姓的官宦，不知爲何？」燕白領道：「據兄之言，參之宋信所說，則是當今一時而有兩才女矣。以弟與兄而論，也算做一時兩才子，但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任是公卿，任是有才，未有不願得才美兼全而結婚姻者。若蒼天有意，得以山冷二小姐配兄與弟，豈非

一時快事，千秋佳話？但恨天各一方，浮萍大海，縱使三生有幸，亦會合無由，殊令人悵惘。」平如衡道：「兄生于富貴之家，從未出戶，看得道路艱難，便作此想。若以小弟而論，隻身四海，何處不可追尋？但患無其人，且今既有山黛冷絳雪之名，則上天下地，皆蹤影之鄉，小弟在汶上時，即欲追尋，徒以資斧不繼，故至此耳。」燕白領聽了大喜道：「吾兄高論，開弟茅塞。富貴功名，我與兄自有，何必拘束於此冷絳雪？雖不知消息，難於物色，而山黛爲當朝宰相之女，豈有訪求不得之理？若論道路行李，小弟自足供之，當與弟尋訪。若有所遇，也不枉你我一生名望。」平如衡道：「莫說是他兩個美人，尙有婚姻之想，即使是兩個朋友，如此美才，亦不可當吾身而失之。」燕白領連聲道：「二人算計定了，又過了數日，忽報房來報說：『王宗師老爺，已特疏薦松江府燕白領，河南府平如衡，爲天下奇才，若是黼黻皇猷，必有可觀，伏乞勅下有司，優禮徵詔，以彰崇文之化。』」燕白領看了與平如衡商量道：「你我既爲宗師薦了，明日旨意下時，少不得要徵詔入京，便可乘機去訪山小姐了。」平如衡道：「若待徵詔入京去訪，便有許多不妙。」燕白領道：「有何不妙？」平如衡道：「山小姐之才，既上爲天子所知，下爲公卿所服，必非等閑可及。你我被薦爲天下才子，倘聖上詔與考較，莫說全不及他，即稍短長，便是遼東白豕，豈不惹人笑死？」燕白領道：「似此如之奈何？」平如衡道：「據小弟愚意，莫若乘薦本才入聖旨未下，兄與弟改易姓名，潛走入京，山小姐即有玉尺樓，量度天下之大才，求詩求文者，日填於門，料不避人。你我但私去與他一較量，看是如何？若是有才，與吾輩彷彿，不至大相逕庭，明日旨意下了，便可赴闕應詔。若是萬分不及，便可埋名穩姓，作世外之遊，也免得當場出醜。」燕白領笑道：「兄的算計，到也萬全，只是看得山小姐太高了，你我看得太低了。你我一個男子，胸中有萬卷書，口中有三寸舌，一枝筆，從來縱橫無敵，難道見了一個小小的女子，就死了不成？」平如衡笑道：「兄不要過於大誇。」李太白唐時一人，曾見

崔顛黃鶴樓詩而不敢再題，小弟豈讓人之下，而天下事最難料，前日在閔子祠看了冷絳雪之詩，小弟幾乎攔筆，何況山黛名重一時，豈可不先防備？燕白領道：「這却不必慮，只是還有一件，也要與兄說明。」平如衡道：「有何事說？」燕白領道：「山小姐只一人，你我却是兩個，倘到彼時，他要選才擇婿，却莫要怪小弟不讓。」平如衡也笑道：「一發與兄說明，你我俱擅才子之名，一時也難分伯仲，若要與兄同考，以兄門第自然要拔頭。今日同應聖詔而去，當事者必定要首取於兄，何也？兄爲都堂之後，門生故吏，滿布長安，豈有不爲兄先容者？小弟難與爭衡，但私心實有不服。今日山小姐既有玉尺量才之稱，兄若肯與小弟變易姓名，大家才無依傍，止憑文字若有短長，弟所甘心。」燕白領道：「以小弟爲人，豈靠門第作聲價？」平如衡道：「兄雖不靠門而，第世情未免以聲價取門第，惟有無名寒士之取與最公，吾兄若肯一往，則你我二人文品定矣。」燕白領道：「既然如此，當變姓名與兄同往。」平如衡道：「要行須速早行，若遲了，則聖旨一到，便有府縣拘束出門不得了。」燕白領道：「作速打點爲是。」二人算計停當，一面收拾起身不表。且說張寅只指望借宋信之才，壓倒燕平二人，不期被燕白領搜出底脚，又出了一場醜，十分沒趣。又聞得山小姐才美，心下想道：「怎能夠娶了山小姐爲妻，則二人不壓自倒矣。」又想道：「若論起門楣，他是個宰相之女，我是天官之兒，也正相當，只怕他倚着有才，不肯輕易便許與。」心下轉不自在，過了些時，忽又聞得王宗師果薦了燕白領，平如衡爲天下才子，要徵召入京，心下一發着忙道：「這兩個小畜生若進了京，他年紀又青，人物又聰俊，才又高，是宗師特薦，山家這一頭親事，定要被他占了，却是氣他不過。」心下想道：「還是請老宋來商量。」原來宋信自從那日在燕家吃酒，弄了沒趣，便不好在張家住，只得回復舊寓。這日被張寅尋了來，就將心上事，一說與他知，就要他設個法兒，以爲求親之地。」宋信聽了，只搖頭道：「這個難，這個難。」張寅道：「爲甚

有許多難？」宋信道：「兄雖說是受了燕平二人之氣，尚不過是朋友間小口舌，微微譏誚而已，何曾敢十分唐突？你不知那小丫頭十分懶懶，拿起一枝筆，在紙上就像蠶喫桑葉的一般，刷刷只管寫，全不顧人的死活。你若有一毫破綻，他就做詩打戲，你兄要去求這頭親事，却從那裏講起來？」張寅道：「依兄這等說，難道他一世不嫁人了？」宋信道：「豈有不嫁之理？但不知他屬意何人？」張寅道：「肯不肯且由他，求不求却在我。莫若寫一札與家父，叫他央媒去求看。」宋信道：「只個萬萬無用。」張寅道：「却是爲何？」宋信道：「一來尊翁老先生是官高年尊，若去說親，見他裝腔做勢，必不肯十分下氣去求；二來山老爲人拗執，不見女婿，斷然不肯輕易許可；三來山黛這小丫頭愛才如命，若沒有兩首詩文動他，如何得動他念了？莫若兄乘燕平二人旨意未下，先自進京，對尊翁老先生說明，央一當權大貴人去作伐，一個去不允，再央一個，說三番五次，殷勤懇求，他却不過情面，或者肯也不可知。山老若要相看女婿，兄人物魁偉，料必中意，再抄人幾篇好文字，好詩詞，刻作兄的窗稿，送與山小姐去看，他在閨中，那裏便知是假的？若看得中意，這事便有幾分穩了。」張寅聽了，滿心歡喜道：「蒙兄指引，甚是有理，但就是小弟進京，也是初次，又且家父嚴肅，出入謀爲，恐亦不便。聞兄曾在京久居，請託最熟，得能借重前往，不獨深感當自重報。」宋信聽了，連連搖首道：「這個難，這個難。」張寅道：「吾兄遊于松與遊于京，總是一般，爲有許多難處？」宋信道：「有些難處，却對兄說不得。」張寅道：「有甚難處，想只是兄慮小弟行李淡薄，不足充兄之費，故設詞推脫耳。兄若肯同往，兄所用小弟決不慳吝。」宋信見張寅苦苦要他進京，心中暗想道：「吾離京也有四五年，前事想必也冷了，便有人認得，誰與我做冤家。我在松江光景也有限，莫若同他進京，乘機取他些用，也好。但須改換姓名方好。」沉吟了半晌，因說道：「弟懶於進京，也不爲別事，只因小弟在京時，名太重了，交太廣了，日日被人纏繞，不得自由自在，所以

怕了。若是吾兄定要同往，小弟除非改了姓名，不甚見客，方才可也。」張寅大喜道：「這個尤妙，兄若改名，不甚見客，方於小弟之事有濟。」宋信道：「若要進京，便不宜遲，恐燕平二人到了，又要多一番避忌。莫若早進京去，做一個高才捷足，他二人來時，任他才貌，也不及了。」張寅道：「有理，別的事都不難，只是要抄好文章，好詩詞，却那裏得有？」宋信道：「這不難，要好文章，只好叫齋夫將各縣宗師考的一二名抄幾篇就是了；至於詩詞，聞得前日燕白領與平如衡在遷柳莊聽鶯的聯句甚妙，燕白領還有一首題壁，一首贈妓，一首贈歌童；平如衡還有一首感懷詩，一首閔子廟題壁詩，何不託朋友盡數抄來，就是兄園裏壁上一首也好，只消改了題目，刻作兄的，到了京中，相隔三千餘里，誰人得知真假？」張寅聽了大喜，果然叫人各處去抄，又託袁隱將燕白領與平如衡平日所作的好詩文，又偷了好幾首，共着人刻作一冊，起個名叫做張子新編。宋信又改了一個名，叫做宋言，二人悄悄進京去了。不題。且說燕白領父親燕都堂雖已亡故，母親趙氏夫人尚在堂前，他將前事稟過母親，將家事都交付母親掌管，自己收拾了許多路費行李，又帶了四個得力家人，又與平如衡商量，燕白領依母親改姓趙名縱，平如衡就依「趙縱」二字，取縱橫之意，改名錢橫，裝了兩個寒士，也悄悄進京而去。只因這一去，有分教：錦爲心，綉爲口，才無雙而有雙，花解語，玉生香，美無賽而有賽。畢竟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觀舊句忽爾害想思

詞曰：人在念，事關心，消瘦到而今；開緘忽接舊時吟，鐵石也難禁。情惻惻，淚盈盈，夢魂費追尋；魚書

杳杳雁沉沉，最苦是無音。右調喜遷鶯。

話說燕白領與平如衡扮做貧士，改名趙縱錢橫，瞞了宗師，悄悄雇船，從蘇州常州鎮江一路而去。在路上遇着名勝所在，二人定要留覽題詩，發泄其風流才學，甚是快樂。一日到了揚州，見地方繁華佳麗，轉勝江南，因慕名就在瓊花館作了寓所，到各處去遊覽。聞知府城之北，有一個平山堂，乃宋朝名公歐陽修所建，爲一代風流人物勝跡，遂同了去遊賞。尋到其地，只見一基址猶存，而屋宇俱已頽敗，惟有一帶寒山，高低遮映，幾株殘柳，前後依依；二人臨風憑弔，不勝盛衰今昔之感。因叫家人沽了一壺好酒，尋了一塊石，在石上二人坐着對飲。燕白領因說道：「我想歐陽公爲宋朝文人之巨擘，想其建堂於此，歌姬佐酒，當時何等風流，而今安在哉？惟此遺蹤，尙留一片荒涼之地，可見功名富貴，轉眼浮雲，何益於我身？」平如衡道：「富貴雖不耐久，而芳名自在天地，今歐陽公雖往，而平山堂一段詩酒風流，儼然未散。吾兄試看此寒山衰柳，景色雖甚蒼涼，然斷續低徊，何處不是永叔之遺蹤，動人留連感嘆？」二人談論之際，忽見兩個燕子，呢喃喃喃，飛來飛去，若有所訴，若有所言。二人見了，不禁詩興勃勃，遂叫家人取過筆硯，拂拭開殘壁，先是燕白領題一首詩在上面道：聞說當年初建，詩酒風流堪羨；曾去幾多時，惟剩寒山一片，誰見誰見？試問平山冷燕。

右調如夢令 雲間趙縱題。

燕白領題完，平如衡接過筆來，也題一首道：

芍藥過春無豔，楊柳當秋非線；時事盡更移，惟有芳名不變；休怨休怨，道出平山冷燕。

前調 洛陽錢橫題和。

二人題罷，相顧而笑，又談今論古，歡飲了半晌，方攜手緩步而回。回到觀前，天已昏黑，只見許多衙役轎夫，挨擠觀前，甚是熱鬧，問人方知太守在大殿上做戲請客。二人見天晚人雜，因混於衆人中，悄悄走到殿前一

張只見上面兩席酒，坐着二客，不是別人，恰正是張寅與宋信，心下暗驚道：「他二人為何到此？」再看下席，却是府尊奉陪，恐怕被人看見，不敢久立，遂走回寓所，私相商量。燕白領道：「我們在家時，不曾聽得他出門，為何反先在此處？」平如衡道：「莫非來打秋風？」燕白領道：「打秋風在老宋，或者有之，張伯子家頗富足，豈肯爲此，離家遠涉至此？」依小弟想來，只怕聽見山小姐之事，亦作癡想，故暗拉老宋北上，以爲先下手計耳。」平如衡道：「兄此想，甚是有理，他倚着父親吏部之勢，故有此想耳。我們却是怎樣個算計方妙？」燕白領道：「我們也沒甚算計，此事乃各人心事，說又說不出，爭執又爭執不得，只好早早去了，且到京中，再看機緣如何？」平如衡道：「既要去，明早就去，莫與他看見，知我二人進京，他一發喜事先了。」白領道：「有理，明日須速早行。」二人睡過夜，到了次早，果然收拾行李，謝了主人，竟自雇船北去不題。你說宋信與張寅為何在此吃酒，原來宋信到了揚州，因與寶知府有舊，要在張寅面前賣他相知多，遂去拜見，又在寶知府面前誇說張寅是吏部尚書之子，與他相厚，同了進京。寶知府聽了吏部二字，未免勢利，故做戲請他二人，看到半本之時，攢合小飲。寶知府因問道：「張兄進京，還是定省尊翁老大人，還是別有他事？」張寅道：「正爲看看老父，並無別事。」寶知府又問道：「子成兄爲何又有興進京？」宋信道：「這且慢說，且請問寶老先生，可曾問得冷絳雪進京之後，光景怎麼了？還是爲妾還是爲婢？」寶知府笑道：「冷絳雪的事，也可謂奇聞，兄難道還不知道？」宋信道：「冷絳雪進京之後，晚生就往遊雲間，其實不知。」寶知府道：「山小姐自恃才高，又倚天子寵眷，一味驕矜，旁若無人，此乃兄所知。不期冷絳雪小女子，到有此作用到他府中，一見面，就爭禮不拜，山小姐出題考他，他舉筆立就，竟將個眼空四海的山小姐壓服倒了，不但敢以婢妾相待，聞說山相公欲要將他拜爲義女，山小姐又恐辱了他，竟以賓客禮相待，又替他題疏加官號。天子聽從，加他個女翰林銜，又將他

父親冷新賜與中書，冠帶榮身，你道奇也不奇？兄前日原是要處他，出兄之氣，不知他的造化，到因禍而得福。」宋信聽得，呆呆半晌，又問道：「果是真麼？」寶知府道：「命下冷新的冠帶，是本府親送去的，怎說不真？」宋信道：「這等看來，山府之事，冷絳雪到也主持得幾分了。」寶知府道：「聞得山小姐於冷絳雪之言，無所不聽，更怎麼主持不得？」宋信聽了，又沉吟半晌，因以目視張寅道：「這到我兄一個好機會。」張寅驚問道：「怎麼是小弟的好機會？」宋信道：「只個機會，須要在寶老先生身上，須瞞不得。」張寅道：「既蒙寶宗師錯愛，門生之事不妨直告。」寶知府因問道：「張兄有甚心事？」宋信道：「張兄此行，雖爲趨事尊翁大人，然實實聞得山小姐之才，意欲求以爲配，到了京中，央求幾個大老作伐，他兩家門當戶對，自有可成的道理，但以山小姐之才，必定愛才，張兄美才，一時未必得知，方才聽冷絳雪只等得時，連父親冷大戶也得了冠帶，何不借重寶老先生鼎力，央冷大戶寫一封書信與冷絳雪，說知張兄求婚之意，託他於中周旋，再將張兄所刻新編寄一册進去，使他知張兄才美，內中之心一動，外面之事便好做了，豈非一個好機會？」張寅聽了，滿面歡笑，因連連打恭，向寶知府道：「若蒙大宗師高誼玉成，門生斷不敢忘報。」寶知府道：「要冷中書寫書進京，這也容易，本府自當爲尊兄一臂之力。」張寅稱謝道：「既蒙慨允，明日再當造府拜謝。」說完，又下席，完了下半本戲方散。到了次日，張寅與宋信商量，備了一副厚禮，來拜送寶知府，求他轉央冷大戶寫信進京，要託冷絳雪宛轉作伐，又將張子新編一册，求他并附進京，以見張寅有如此之才。寶知府接了禮物，說道：「本府若不受厚禮，尊兄只說推辭了。」遂完全受了，因發下名帖，請冷中書來，面與他說知此事。冷中書怎敢違府尊之命，遂央鄭秀才婉轉寫了一封書，將張子新編并封在內，叫女兒周全其事，寫完，封好，送與寶知府。寶知府遂當一個大分上，送與張寅。張寅得了，如獲至寶，因辭謝了知府，與宋信二人連夜趕了進京。及到

了京中，見過父親，方知山相公並不在朝。原來山顯仁爲因女兒才高得寵，壓倒朝臣，未免招許多妬忌，遂遞疏告疾，要辭歸故鄉。天子不准，當不得山顯仁苦苦疏求，天子因而諭道：「卿既苦辭，朕也不好強留。但卿女山黛，朕深愛其著作，時有所命，若辭歸里，必盡室而行，使有許多不便，爲之奈何？」山顯仁奏道：「聖恩如此，隆重，微臣安敢過辭。但臣積勞成病，閣務繁盈，實難支持，故敢屢瀆。」天子道：「卿既不耐繁雜，城南一十里，有皇莊一所，甚是地僻，賜卿移居於內調理。卿既得以靜養，朕有所顧問，又可不時召見。即卿女山黛，時有詩文，亦可進呈，豈不兩便？」山顯仁叩頭感謝道：「聖恩念臣如此，真天高地厚矣。」遂領旨移居於皇莊之內。這皇莊雖離城一十里，却水山隔絕，另是一天，內中山水秀美，樹木扶疏，谿徑幽折，花鳥奇異，風景不減王維之輞川，何殊石崇之金谷山顯仁領了家屬移居於內，十分快意，仍舊蓋了一座玉尺樓，與女兒山黛同冷絳雪，以爲拈弄筆墨之所。皇莊是個總名，却有十餘處園亭，可以隨意遊賞。山顯仁雖然快樂，却因女兒已是十五六歲，未免要爲他擇婿。在園內時，因山黛之名，滿於長安，人人思量要求，却都知道他爲天子所寵，豈輕易出門，故人人又不敢來求，所以至今一十六歲，尙然待字。山顯仁留心在公卿子弟之中訪看，並無一個略有可觀，因暗想道：「只看明年春榜下，看有青年進士，招一個爲婿。」不料張寅一到京，聞知山相公住在皇莊，一面與父親說知，央大老來求，一面就差人將冷中書的家書，送至皇莊。且說冷絳雪接了交親的家信，折開來看，知是張寅要求山小姐爲婚，託他周全之意。又見內有張子新編一冊，因展開一冊，見遷柳莊聽鶯題壁諸作，風流秀美，不禁喜動顏色，說：「好詩好詩！何處有此美詩？」正看不了，忽山黛走來道：「冷姐姐看甚麼？」冷絳雪見看是山黛，因回身笑說道：「小姐恭喜賀喜。」山黛也笑道：「何忽出此奇語，小妹有何喜可賀？」冷絳雪道：「若無婿，又何足言喜？有婿不佳，又何足言賀？小姐請看此編便見。」遂將張子新編遞與山黛，山

黛接了，先看名字，見雲間張寅著。因說道：「雲間是松江了。」因再看詩，一連看了兩三首，遂大驚道：「此等詩方是才子之筆，不知姐姐從何處得來？」絳雪道：「是家父寄來，託賤妾與小姐作伐。賤妾常嘆小姐才美如此，恐怕天地間沒有個配得小姐來的丈夫，不期今日忽得此人才，信至奇至美之事，未嘗無對。」山黛道：「才雖美，未卜其人何如？」冷絳雪道：「人第愚無才耳，若果有才，任是醜陋，定有一種風流，斷不類一村愚夫面目，此可想而知也。」山黛笑道：「姐姐高論，不獨知才，兼通於知相矣。」二人大笑，再將張子新編細細而看，看一首愛一首，二人十分歡喜，不勝擊節。忽看到後面，見一首詩題目是題閔子祠壁和維陽十二齡才女冷小姐原韻。

又見千秋絕妙辭，憐才真性孰無之。倘容秣馬明吾好，願得人間衣盡緇。

冷絳雪看見這首詩，忽然大驚道：「這又作怪了。」山黛問道：「姐姐爲何驚訝？」冷絳雪道：「此事一向要對小姐說，無因說起，故不曾說得。賤妾到尊府來時，路過閔子祠，因上去遊覽，一時有感，遂題了一首絕句在壁上。剛轉得一轉身，不知誰人又和了一首詩在下面，就是此詩，一字不差。賤妾還記得後面落款是洛陽十六歲小書生平如衡奉和。賤妾出廟門時，恰遇見一個小書生，正好十五六歲，衣履雖是個寒士，却生得昂昂俊秀，皎皎出塵。見賤妾出廟，十分徘徊顧盼，欲訴和詩之意。妾賤因匆匆上船，不及遠視，至今尙依依夢魂間，以爲此生定然是個才子，不知今日何故，這個張子又刻作他詩，莫非那日所遇，即是此人爲何又改了姓名，豈不作怪？」山黛道：「原來自有此段緣故，或者爲寄籍改名，也未可知。要見明白，却不難。這張生既要求親，定然要來拜謁，姐姐既識其面，悄悄待他來時，窺視，若原是其人，則改易姓名，不消說了。」冷絳雪道：「除非如此，方見真偽。」二人說罷，又將餘詩看去，只見下一首即寫着有懷閔子祠題壁詩人，仍用前韻。

相逢無語別無辭，流水行雲無所之。若有藍橋消息訪，任教塵染馬蹄緇。

冷絳雪看了，默然良久，暗想道：「看他這一首詩意，分明是因壁間之詩，有懷於我。」又暗自沉吟半晌道：「你既有懷於我，爲何又央我求婚於小姐？」心下是只等想，便不覺神情慘淡，顏色變易。山黛看見，早已會意，因寬慰解道：「細觀此詩，前一首尙是憐才，而喪其緇衣之好；後一首則藍橋消息，明明有婚媾之求了。詩意既有所屬，豈復有求小妹之理？其中尙有差誤。」冷絳雪道：「家君書中寫得明明白白，安得差誤？」山黛說：「尊翁之書，固然明白，而此生之詩，却也不甚糊塗。若無差誤，定有訛傳。此時懸解不出，久當自知。」冷絳雪道：「有差誤無差誤，且聽之。且就詩論詩，詩才如此之美，有令人忘情不得。」山黛道：「才人以才爲命，有才如此，情何能忘亦不可太多，太多則自苦矣。此生既有美才，必有深情，觀題壁與有懷二首，其情之所種，已見大概，姐姐何必過於躊躇，令人不自安逸。」冷絳雪道：「小姐之言，固雖甚透，但情之生滅，亦不由人。閱祠一面見懷二首，此情之不能忘，而又消息難尋，此情之所以多也。安得而不躊躇？」山黛道：「消息難尋，此固結想嘆息之言，非深情人，決不作此語。謂藍橋豈易尋消息者耶？而今何以傳焉？此生引以明志，情有在焉，姐姐又何慮也？」冷絳雪無語，俯首而笑。二人再將餘詩看完，十分愛慕。山黛與絳雪商議道：「尊翁寄詩之事，且莫要說起，且看他怎樣來求。」二小姐在閨中商議不題。却說張寅見冷大戶的家信送了入去，定然有效，遲了數日，遂與父親商量講明，遂央了一個禮部孫尙書來與山顯仁說。山顯仁因兒女已是一十六歲，年已及笄，遂不拒絕，只回道：「小女薄有微才，爲聖主所知，必須才足相當，方敢領教。張老先生令郎果有大才，乞顧舍一會，再商可也。」孫尙書卽以此言回復張寅，張寅遂欣然欲往。宋信聞知，連忙攔住道：「去不得，去不得，一去便要決裂。」張寅問道：「只是爲何？」宋信道：「你還不知山小姐之爲人，實才又高，眼又毒，你若不

去，他道你是個吏部尙書之子，又兼媒人稱揚，或者一時姻緣有力，糊塗許了；兄若去，倘是或一時問答間，有甚差誤，被他看破，莫說尙書就是皇帝爲媒，那丫頭也未必肯允肯聽。依小弟之意，只是推托不去爲妙。」張寅道：「不去固妙，但將何辭推托？」宋信道：「只說途中勞頓有恙，若要看看才，但將張子新編送去，如此更有幾分指望。」張寅歡喜道：「有理有理。」遂央孫尙書寫書，回說途中勞頓有恙，不能進謁，先呈詩稿一冊，請政伏乞憐才，許諧秦晉，庶不失門楣之慶。山顯仁接了張子新編一看，見詩甚清新，十分歡喜，因面付與山黛道：「我雖留心選才，公侯子弟遍滿了長安，並無一個略略中意的。今看張寅的新編，甚是風流香豔，我兒你可細細一看，你若中意，我便有處。」山黛道：「詩雖甚好，但人不肯來，其中未必無抄謄盜襲之弊。」山顯仁道：「我兒所慮亦是。但看此詩，俱是新題目，非前人之作，若說時人，我想時人中那裏又有這等一個才子，與他抄襲？」山黛道：「天地生人，那裏限得孩兒之才，自誇無對，誰知又遇了冷家姐姐。張寅之外，安知更沒張寅，只是索來一見爲真。」山顯仁拗不過山黛，只得又寫信回孫尙書，定要張寅一見。孫尙書報知張寅，張寅着忙，又與宋信商議。宋信道：「前日還是可去不可去之間，今日則萬萬不可去矣。」張寅道：「只是爲何？」宋信道：「前日若去，泛然一見，彼此出於無心，還在可考不考之間。今日屢逼而後去，彼此俱各留意，雖原無意要考，也要考一考矣。」張寅道：「若果然要考，這是萬萬去不得了，且再捱幾日看機會。」宋信道：「有甚機會可得，只是再央一位當權大臣去，便是好機會。」張寅聽信，只得與父親說知，又央一個首相去求親不題。却說冷絳雪自從見了平如衡懷他之詩，便不覺朝思暮想，茶飯都不喜吃。每常與山小姐花前聯句，月下唱酬，真是百般樂趣。今日遇着良辰美景，都覺空然，雖勉強爲言，終不歡暢。山小姐再三開慰，口雖聽從，而心只癡迷，每日只是懨懨思睡。山小姐欲致張寅一見，決前疑，而張寅又苦辭不來。冷絳雪漸漸形容消瘦，山小

姐十分着急，欲與父親說知，却又不敢啓齒，欲再含忍，又怕冷絳雪成病。正沒法處，忽聞聖旨遣一中貴，召父親入朝見駕。此時山顯仁疾已痊矣，便不敢推辭，急並入朝，朝見於文華殿。朝見畢，天子賜坐，因問道：「朕許久不見卿，不知卿女山黛曾擇有佳婿否？」山顯仁忙頓首謝道：「蒙聖恩垂念，實向未曾擇得。」天子道：「以卿門第，豈無求者？」山顯仁道：「求者雖多，但臣女山黛蒙聖恩加以才女之名，不宜苟且託之匪人，有辜聖眷，故猶然待字也。」天子道：「卿既未曾選得，朕到爲卿選得二人在此。」山顯仁奏道：「微臣女兒之私，怎敢上費聖心，不知選者是何人？」天子道：「南直學臣王袞，昨有疏特薦兩個才子，頭一個是松江燕白領，第二個是洛陽平如衡，年俱不滿二十，疏他才高雕綉，學貫天下，懸筆萬言，可以立就，又獻燕台八景詩，朕覽之，果是奇才，昨已下旨徵詔去了。待徵詔到時，朕當於二人中擇一佳者，爲卿女山黛主婚。」山顯仁連連叩頭謝恩。天子又賜酒飯，留了他半日，方放回家。山顯仁一歸家，就與女兒一一說知此事。山黛聽見說兩個才子，一個是洛陽平如衡，心下暗驚道：「原來果另有一個平如衡，則張寅此詩的係竊取無疑矣。」一時尚未敢與父親說明，只含糊答應道：「聖恩隆重如此，何以報答？」一面說罷，一面就走。到冷絳雪臥房中說道：「姐姐，你不必過慮，小妹有一樁喜事來報你知道。」冷絳雪忙驚問道：「小姐有何喜事來報我？」山小姐不慌不忙，細細而說。只因這一說，有分教：柳中鸚鵡語，雪裏鸞鴛飛。不知說出甚麼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看梅花默然投臭味

詞曰：只怕不春光，若是春光自媚，試看鶯鶯燕燕，來去渾如醉。饒他金屋好花枝，莫不懶懶睡，但顧芳春豔冶，填滿河州內。右調好調求。

話說山小姐聞知平如衡消息，連忙報知冷絳雪說道：「今日聖上特召爹爹進朝，說南直隸學臣疏薦兩個才子，你道是誰？」冷絳雪道：「賤妾如何得知？」小姐言明。山小姐道：「一個是松江人，叫做燕白領，那一個你道奇也不奇，恰正是姐姐所說的洛陽平如衡。」冷絳雪道：「平如衡既另有一人，這張寅却又是誰，莫非一人而有二名？」山小姐道：「這未必。聖上說燕白領與平如衡才，批旨去徵召，這張寅已在京師，豈是有一人之理？」冷絳雪道：「若非一人，爲何張子之詩，竟是平子之作？」山小姐道：「以小妹看來，這個張寅定非端士。」冷絳雪道：「小姐爲何得知？」山小姐道：「他既要求親，若果有真才，自宜挺然而謁，爲何只央權貴稱揚，而絕不登門，若非醜陋，定是無才。這張子新編大約是他人之作，而竊取以作嫁衣裳也。」冷絳雪道：「小姐此論，甚是理。」山小姐道：「平如衡既爲姐姐刮目，又爲學臣特薦，閱祠二詩，又見一班，其爲才子無疑矣。天子欲爲小妹擇婿，小妹當爲姐姐成全。閱子祠之一段奇緣，以作千秋佳話。」冷絳雪道：「閱廟奇緣，雖尚未可知，而小姐美意亦已不朽矣。但妾想學臣所薦二人，平生既實係才子，則此燕子定是可兒。小姐原以白燕得名，那生又名燕白領，互相顛倒，此中似有天意。今又蒙聖上垂憐，倘能如願，豈非人生快事？」山小姐道：「姻緣分定，且自由他。今得姐姐開懷，大是樂事。」就同冷絳雪同到玉尺樓閑耍。正是：

鳥長便能言，花開自有香，舊時小兒女，漸漸轉柔腸。

按下山小姐與冷絳雪閑論不題。且說燕白領與平如衡自離揚州，雖說要趕到京師，然二人都是少年心性，逢山要看山，逢水要看水，故一路耽耽擱擱，直度過了歲，方才到京。到京之日，轉在張寅之後。二人到了京師，尋了一個寓所，在玉橋河住下，就叫一個家人去問山閣老相府在那裏，家人去問了來，回道：「山閣老已告病回去多時了。」燕白領與平如衡聽了大驚道：「怎你我二人，爲何無緣？千山萬水，來到此處，指望

一見山小姐，量量你我才，不期不遇他，又是個秦人。這一告病去了，便遠隔山河，怎能得見？燕白領還不肯信，又叫家人買了一本新繙紳來看，揭開第一頁，見宰相內並無山顯仁之名，知道是真，便情興肅然。平如衡雖也不快，却拿着繙紳顛去倒來，只管翻看。燕白領道：「人已去矣，看之何益？」平如衡道：「有意栽花，既已無成，無心種柳，或庶幾一遇。向日與兄會說的冷絳雪，想在京中故查一查。」燕白領道：「若大京師，如大海浮萍，吾兄何處尋起？」平如衡道：「兄不要管我，待小弟自查。」因再四檢來檢去，忽檢着個鴻臚寺少卿姓冷，因大喜道：「這不是？」燕白領又笑道：「兄癡了，天下有名姓儘同，尚然不是，那有僅一冷姓相同，便確乎以爲冷絳雪？須知天下事那有如此湊巧？」平如衡道：「天下事要難則難，要容易則容易，兄不要管我，待小弟自去一訪，是也不是，可盡小弟愛才之心。」大家又笑笑，各自安歇。到次日清晨，燕白領尚未起身，平如衡早已自去尋訪了。燕白領起來聞之，因大笑道：「情之所種，正在我輩，千古名語。」吃了早飯，尚不見回來。又聽得城南梅花盛開，自家坐不住，遂帶了一個家人，獨自出城南去閑耍，出了城，因天氣清明，煖而不寒，一路上斷斷續續，有梅花可看，遂不覺信步行有十數餘里。忽到一處，就像水盡山窮一般，因問土人道：「前面想是無路了？」土人笑道：「轉入山去，好處儘多，怎說沒有路？」燕白領依他轉過山脚，望前一看，前見樹木扶疏蒼秀，又是一天心甚愛之，只得又走了入去，一步一步，皆有風景可觀，不覺又行了二三餘里，心雖要看，怎奈足力不能行，到一座花園門首，遂坐下歇息，歇息稍定，再將那花園一看，只見

上下盡鋪碧瓦，周圍都是紅牆，雕刻畫棟，吐龍光，鳳閣斜張朱網，好鳥枝頭百囀，名花欄內爭芳，風流富貴不尋常，大有侯王氣象。

燕白領看見那花園規模宏麗，制度深嚴，像個大貴人住宅，不能輕易進去。又坐了一歇，不見一個人出入，

心下想道：「縱是公侯園囿，在此郊外，料無人管，便進去看看，也無妨礙。」遂叫家人立在門外，自家信步走了進去。園內氣象雖然闊大，然谿徑佈置，却甚透迤有致。燕白領走一步，愛一步，便不覺由着曲徑回廊，直走到一間閣下，塔前幾枝梅樹，開得甚盛，遂遠着梅花，步來步去，引領香韻，正徘徊間，忽聽得閣上窗子開响，忙抬頭一看，只見一個少年美女子，生得眉目清秀，如仙子一般。無心中推窗看梅，忽見燕白領在閣下，彼此觀面一看，各各吃了一驚。那美女連忙避入半面，把窗子半掩。燕白領看得呆呆，還仰臉癡癡而望，只見閣上走下兩個僕婦來問道：「你是甚麼人？擅自走到這個所在來？」燕白領道：「我遠方秀士，偶因看梅到此。」那婦人道：「這個是甚麼所在？你也不問聲，竟撞了進來！若不看你年幼是遠方人，叫人來捉住才好，還不快走出去。」燕白領見勢頭不好，不敢回言，只得急急走出園外來。心下想道：「天下怎有這樣標緻女子，我燕白領空長了二十歲，實未曾見。」因坐在園門前，只管呆想，跟來的家人見他呆呆坐着不動身，因說道：「日已西沉去，還有許多路，再就攔不得了。」燕白領因問道：「帶得有筆硯麼？」家人道：「有在拜匣裏。」燕白領遂叫取了出來，遂在園門外旁邊粉壁上題詩一首道：

閑尋春色辨嬌妍，盡道梅花獨占先。天際忽墜傾國影，梅花春色總堪憐。

燕白領才題完，正要在詩後落款，忽園外走了一個童子來，看見大聲罵道：「該死的賊囚，這是甚麼所在？又不是菴觀寺院，許你寫詩在牆上，待我叫人來拿你。」遂一徑飛跑了進去，家人見說，慌忙說道：「相公快去了罷，這一定公侯大夫人家，我們孤身，怎敵得過？」燕白領着了急，也不敢停留，遂叫家人收拾筆硯，忙忙照原路一徑走了回去不題。你道這園是甚麼所在？原來就是天子賜與山顯仁住的皇莊樓的內花園。皇莊正屋雖只一所，園亭到有五六處，有桃園、李園、柳園、竹園、梅園，這園叫做海闊先春閣。山顯仁因春初正是梅

花開放時節，故暫住于內賞玩。這日因偶然感了些微寒，心下不爽，故山小姐來看父親。見父親沒甚大病，放了心，遂走到先春閣上來看梅。忽推窗看見了燕白領人物俊秀，年紀又青，此時山黛已是一十六歲，有美如此，有才如此，豈有無情之理？未免生憐貯目而視，不料忽被僕婦看見，趕了出去，心下甚是依依。正倚着窗子，沉吟想像，忽見一個童子跑了進來，口裏亂嚷道：「甚麼人在園門牆上寫得花花綠綠，還不叫人去捉住他！」小姐聽了，情知就是那生，因喝住道：「不要混嚷，待我去看。」童子見小姐吩咐，不敢再言，竟走了進去。小姐因見此園是山中僻地，無人來往，遂帶了兩個侍婢，親步到園門邊，遠遠望去，便見園門外粉壁上寫得龍飛鳳舞，體骨非常，心下先已驚訝道：「字到寫得勁，不知寫着甚麼？」及走到面一看，却是一首詩，將讀了一遍，知就是方才遇我感興而作，心下十分喜愛道：「好詩好詩！借春光時日贊我，寓意微婉，大有風人之旨。我只道此生貌有可觀，不期更過於我，我閱人多少，從未見有才貌兼全如此生者；但可恨不曾留得姓名，叫我知他是誰？」因沉吟了半晌，忽想道：「我看此詩之意，無窮眷戀，此生定然還要來求訪，莫若和一首，通個信與他，也作一線機緣。」一面就吩咐侍兒去取筆硯，一面又想到：「我若和在上面，二詩相並，情景宛然，明日父親見了，豈不噴怪？」又想到：「我有主意了。」因叫侍兒去喚一個家人，用石灰將壁上詩塗去，却自于旁邊照他一般樣大字，也縱橫橫和了一首在上面，也不寫出詩題，也不落款。自家題完，又自家讀了兩遍，自家又嘆了兩口氣，依舊向園中去了。到晚間，山顯仁病已好了，羅夫人放心不下，叫家人立等着，將山相公與小姐接了回大莊上去了。不題。且說燕白領被童子一驚，急急奔回，直走出山口，見後面無人追趕，方才放心。心下想道：「古稱美人沉魚落雁，眉似遠山，眼橫秋水，我只道是個名色，那能實實如此？今看閣上美人，比花解語，似玉生香，只覺前言尙摹寫不盡。我燕白領平生愛才如命，今觀茲絕色，雖百才子吾不與易矣。」心上

想念美人，情興勃勃，竟忘却勞倦，一徑歡歡喜喜，走回寓所。進門便問平相公回來了麼？家人道：「回來久了。」燕白領一路叫了進來道：「子持兄訪玉人消息如何？」平如衡睡在床上，竟不答應。燕白領走到床前笑問道：「吾兄高臥不應，大約是尋訪不着，胸中氣苦了。」平如衡方坐起來道：「白白走了許多路，又受了一肚皮氣，那人畢竟訪不着，你道苦也不苦？」燕白領道：「尋不着就罷了，有甚麼氣？」平如衡道：「那冷鴻臚山西人，凶惡異常，說我問了他家小姐，壞他的閨門，叫出許多衙役與惡僕，只是要打，幸虧旁人見我年少，再三勸解，放我走了，不然鷄肋已飽尊拳矣。如何不氣？」燕白領笑道：「兄不得而空訪，小弟不訪而自得，豈非快事？」平如衡聽了大驚道：「難道兄在那裏遇見了冷絳雪麼？」燕白領道：「弟雖未遇絳雪，而所遇之美者，恐絳雪不及也。」平如衡笑道：「美或有之，若謂過於絳雪，則未必然。且請問在何處相遇？」燕白領道：「小弟候兄不回，獨步城南，因風景可愛，不覺信步行遠，偶因力倦小憩，忽見一所花園富麗，遂入去一觀，到了一座閣下，梅花甚盛，小弟正爾貪看，忽閣上窗子開响，露出一位少年女子，眉目之秀媚，容色之鮮明，正是描不成畫不就，雖西子王嬙，諒不過此。那女子見了小弟，却也不甚退避。小弟正要飽看，忽被兩個僕婦惡狠狠的趕了出來。小弟被他趕出，情無所寄，因題了一首絕句，大書在他園門牆上，本要落款，通個姓名，使他不知道；不期詩才寫完，款尙未落，又被一個小小惡奴看見，說我塗壞了他家牆壁，惡聲罵罵，跑進去叫人來拿我。我想那等樣一個園子，定是勢豪公卿人家，我一個遠方之人，怎敵得他過，只得急急走了出來。小弟雖然吃了些虛驚，却是平生所未遇，勝于吾兄多矣。」平如衡笑道：「吾兄只知論美，不知千古之美，又千古之才美之也。至于眉目秀媚，固云美矣，若無才情，發其精神，便不過花耳，柳耳，鶯耳，燕耳，珠耳，玉耳，縱爲寵愛人，不過一時；至于花謝，柳枯，鶯衰，燕老，珠黃，玉碎，當斯時也，則其美安在哉？必也美而又有文人之才，則雖猶花柳，而花則

名花，柳則異柳，而眉目顧盼之間，別有一種幽情，思致默默動人，雖至鶯燕過時，珠玉碎敗，而詩書之氣，風雅之姿，固自在焉。小弟不能忘情絳雪者，才與美兼耳。若兄純以色言，則綉錦脂粉中，尙或有人以供我兄之餓眼。『燕白領一團高興，被平如衡掃滅一半，因說道：『吾兄之論，未嘗不是，小弟亦未必不知以才爲美，但覺閣上女子，容光色澤，冷冷欲飛，非具百分才美，不能賦此面目；使弟一見，心折魂消，宛若天地間山水煙雲，俱不足道。以小弟推測想之，如是美人，定有異才，即使其父兄明明告我道無才，我看其舉動幽閒靜淑，若無才，必不能若此也。』平如衡笑道：『弟所論者，乃天下共見之公才，兄所言者，則一人溺愛之私才也。未登泰山，自難見天下之大也。弟與兄爭執，只可惜兄未曾見我絳雪耳，如見絳雪，當不作如是觀。』燕白領道：『冷絳雪已作明月蘆花，任兄高抬聲價，難辨兄之是非。至于閣上美人，相去不過咫尺，雖侯門似海，有心求之，尙可一見。兄若有福，觀其丰姿，方知小弟爲閣中之碧眼，胡必空言爭執。』談笑不已。家人備了夜酒，二人對酌，直到夜深，方才歇息。到了次日，燕白領吃了早飯，就要邀平如衡到城南同去訪問，昨日跟去的家人說道：『相公不要去罷！那個園子，定是大鄉宦人家，昨日相公題詩在他牆上，他家人不知好惡，就亂罵，還要叫家人拿我們，幸虧走得快，不會被他凌辱。今日若再去，他若看見，豈不又惹是非？况只個地名，比不得在松江，人都是知道的，倘爲人所算，叫誰解救，不如同平相公到別處頑耍罷。』平如衡聽了，連連點頭道：『說得有理，我昨日受了冷鴻臚之氣，便是傍樣。』燕白領口雖不言，心下只是要去訪問。大家又混了一會，燕白領竟悄悄換了一件青衣，私自去了。又過了一會，平如衡尋燕白領講話，各處都不見，家人想道：『定然又到城南去了。』平如衡著慌道：『大家同去，猶恐不妙，他獨自一人走去，倘惹出事來，一發無解，我們快趕了去方妙。』遂帶了三四個家人，徑出城趕來不題。却說燕白領心心念念想着閣上美人，要去訪問，見平如衡與家人攔住，遂

獨自出奔城來。心下暗想道：『我再入他園內去，便恐怕有是非，我只在園外訪問，他怎好管我？就是昨日題詩，也只一個童子看見，我今日換了衣服，他未必認識，就是認得我，也可與他胡賴。』主意定了，遂欣然出了城，往南而走。昨日是一路看花看柳，緩步而行，遂不覺路遠，今日無心觀景，低着頭只是走，心下巴不得一步就到，只覺越走越遠。心上一想了一會，見走不到，只得再放下心，思想昨日之事，道：『妙在他見了我，不慌忙避去，此中大有情景；只可惜我那首詩不會落得款，他就想我也沒處下手。』又想到：『我的詩寫在園門外，他在閣中連詩未必能見，就是見了，也不知他可識幾個字兒？這且由他，如今且去訪他姓名，若是鄉宦人家，未曾適人，我先父的門生故吏，朝中尙有許多，說不得去，及幾個與我作媒，若能成就，也不枉我進京一場。』心下是這等胡思亂想，便不知不覺，早已望見花園。燕白領雖一時色膽如天，高興來了，想起昨日受童子罵罵，心下又有幾分怯懼，不敢竟走，只一步步的慢慢的捱將上來，看園前無人出入，方放膽走到昨日題詩之處。抬頭一看，只見字跡照舊在上，心下想道：『我昨日空費了一番心思，題詩在此。今日美人何處尋來，揪採豈非明珠暗投？甚是可惜，還是我自家來賞鑑。』因再抬頭一看，忽驚訝道：『我昨日題的詩，不是此詩，怎麼變了？』又看看道：『這字也不是我寫的了，我昨日寫的潦潦草草，這字龍蛇有體，大是怪事，莫非做夢。』呆了半晌，復定定神，看那首詩道：

花枝鏡裏百般妍，終讓才人一著先。天只生人情便了，情長情短有誰憐。

燕白領讀完，大驚大喜道：『這是那裏說起？我昨日明明題的詩，今日爲何換了？莫非美人看見，和韻之作，爲何我的原唱，却又不見？』又讀了一遍，因思道：『看此詩意，明明是知音答的我昨日之意。我的原唱不見，畢竟是他塗去，恐人看見不雅。』因孜孜嘆息道：『我那美人呀！我只道你有美如此，誰知你又才如此，又慧

心如此，我想天地生人的清氣，生到美人，亦可以發泄盡矣。」想完，又將詩讀了兩遍，愈覺有味道：「我昨日以傾國之色讚他，他就以花妍不如才美讚我，末句情長情短，大有蘊藉，我燕白領從來未遇一個知心知意的知己。」因朝着壁詩，恭恭敬敬作了兩個揖道：「今日蒙美人和詩，這等錯愛，深謝知己矣。」正立着癡呆呆想，聽見園內有人說話出來，恐怕認得，慌忙遠遠走開。心下想道：「我昨日不落款者，被那惡奴逐我，那美人何致也不寫個姓名，叫我那裏去訪問？」又想道：「這園內不好進去，恐惹是非，園外就近人家，訪問一聲，却也無礙。」只得從舊路走回來，尋個人家訪問。怎奈此山僻之處，雖有幾家人家，都四散住開，却不近大路上，但有樹木，並無人家。燕白領正在躊躇，忽然路上走出一個老和尚來，燕白領看見，慌忙上前與他拱手道：「老師父請了。」那和尚看見燕白領人物俊秀，忙答道：「小相公請了。」燕白領道：「請問老師父，前面那這所花園，是甚麼鄉宦人家的？」老和尚笑道：「那裏有這樣大鄉宦。」燕白領道：「不是鄉宦，定是公侯人家。」老和尚又笑道：「那裏有這等大公侯？」燕白領道：「不是鄉宦，又不是公卿，却是甚等人家？」老和尚道：「是朝廷皇莊，你不見房屋上都是碧瓦，一帶都是紅牆，甚麼鄉宦公侯，敢用此物？」燕白領聽了，着驚道：「原來是皇莊！」又問道：「既是皇莊，爲何有人家內眷住在裏面？」那老和尚道：「相公你年紀輕，又是遠方人，不知京師的風俗，這樣事是問不得的。他一個皇莊，甚麼人家內眷住在裏面？」燕白領道：「我學生明明見來。」老和尚道：「就有人住，不是國戚，定是皇親，你問他做甚？」幸而問着老僧，還不打緊，若是問著一個生事的人，便要拿鵝頭，扎火團，論個不了。燕白領見老和尚說得利害，便不敢再問，聽了驚得吐舌，因謝道：「多承老師父指教，感激不盡。」老和尚說罷，拱手就別去了。燕白領也就走了回來，只因這一去，有分教，酒落歡場，典衣不惜，友逢知己，情話無休。不知果然就得回去麼，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懸綵筆直求淑女

詞曰：風流才子凌雲筆，無夢也生花，揮毫當陛，自無天子，何有誰家？豈期閨秀雕龍綉虎，真善塗鴉，始知天鐘靈異，蛾眉鳳羽，不甚爭差。右調青衫濕。

話說燕白領因訪問上美人姓名，忽遇老和尚說出皇莊利害，因不敢再問，恐惹是非，遂忙忙走了回來。到了一個村鎮市上，方才定了心，立住脚。他出門時，因瞞着平如衡，不曾吃得午飯，到此也是未申之時，肚中微微覺飢餓，忽見市中一竿酒旗飄出，滿心歡喜，竟走了進去，檢一副雅座坐下。此雖是一個村店，窗中種了許多花草，到還幽雅。燕白領坐下，店主人隨即問道：「相公還是自飲，還是候朋友？」燕白領道：「自己飲，沒有朋友。」店主人道：「用甚麼？」燕白領道：「不拘，有的只管拿來，酒須上好。」店主人看見他人物俊秀，衣裳齊整，料是富貴人家，只檢上品餚饌，並美酒搬了出來。燕白領一面吃，一面想美人和詩之妙，因叫店主取筆硯，默寫出來，放在桌上，讀一遍，飲一杯，十分有興。因想道：「昨日平子持還笑我所遇的美人，徒有其美，却無其才，不如他遇的冷絳雪才貌兼全，叫我無言回答，誰知我的美人，其才又過於其美，今日回去，可以揚眉吐氣矣。」想罷，哈哈大笑，又滿飲數杯。忽又想道：「冷家女子之題詩，是自家寄興，却與子持無干，我那美人題詩，却是明屬和，非與我燕白領有默默相關，焉肯爲此，又勝于子持多矣。」想罷，又哈哈大笑，又滿飲數杯。又想到：「但是他遇的美人，多無跡趾，却有了姓名；我遇的美人，蹤跡雖不甚遠，姓名却何處訪問，將如之何？那和尚說不是國戚，就是皇親，我想這美人若生于文臣之家，任是尊貴，斯文一脈，還好訪求，若是果皇親國戚，他倚着椒房之勢，豈肯輕易便許文人，豈不又是遇而徒然了。」因嘆一口氣道：「我那美人，你這一首詩豈

不空做了？難道我燕白領與美人相對無緣。燕白領此時已是半酣，尋思無計，心下一想，拿着一杯酒欲飲不飲，忽不覺墜下幾點淚來。店主人遠遠看見，暗笑道：「這相公小小年紀，獨自一個人哈哈笑了這半晌，怎麼這一回又哭起來，莫非是個獸子？」因上前問道：「相公小店的酒可是好麼？」燕白領道：「好是也只是不算上好。」店主人笑道：「若不是上好，怎麼連相公的眼淚都吃了出來？」燕白領道：「我自有心事，墜淚與酒無干，快燙熱的來，我還要吃。」店主人笑應去了。燕白領又飲了幾杯，只想道：「就是皇親國戚，他女兒若是想我，思量要嫁我，也不怕他父母不從。他若嫌我布衣，我明年就中個會元狀元，與他看，那時就不是布衣了，他難道還不肯？」想到快活處，又哈哈大笑起來，不覺又吃了數杯。店主人見他有七八分醉意，因上前問道：「相公尊寓，不知在城外，還是城中？若是城中，日色已西，這裏到城中還有七八里，也該行了。」燕白領道：「我寓在城中玉河橋，天將晚了，要回去了。」遂立起身往外竟走。店主人慌忙攔住道：「相公慢行，且算還了酒錢去。」燕白領道：「該多少？」店主人道：「酒餚共該五錢。」燕白領道：「五錢不爲多，只是我今日不曾帶來，我除去，明日叫家人送來，還你罷了。」未說完，又要走。店主人見他只管要走，着了急，因說道：「這又是笑話了，我又不認得相公是誰，怎好除去？」燕白領道：「你若不賒，可跟我回去取了罷。」店主人道：「回往一二十里，那有空閒之人跟你去？」燕白領道：「送來你又不肯，跟去取你又不肯，我又不曾帶來，難道叫我變出來還你？」店主人道：「相公若不曾帶來，可隨便留下些當頭，改日來取如何？」燕白領道：「我隨身只有穿的兩件衣裳，叫我留甚麼作當？」店主人道：「就是衣服脫下來也罷了。」燕白領已是七八分醉的人，聽見說要脫衣服，一時大怒，因罵道：「狗奴才這等可惡，我趙相公的衣服，可是與你脫的？」一面說，一面竟往外走。店主人着了急，也大怒道：「莫說你是趙相公，就是山閣老府中人，來來往往，少了酒錢，也要脫

衣服當咧。」燕白領聽見說山閣老，因問道：「那個山閣老？」店主人道：「朝中能有多少個山閣老？」燕白領道：「聞得山顯仁已告病回去了，爲何有人在這裏往來？」店主人道：「大風大雨，回那裏去，這閑事你且休管，快脫衣，免我動相，相公便沒有體面了。」一隻手扯住，死也不放。燕白領要動手打他，却又打他不到，正沒奈何，忽見平如衡帶了三四家人趕來，看見燕白領被店主人扭住，因一齊擁進來道：「在這裏了，這是爲何？」燕白領看見衆人來，快活道：「奴才可惡，我才吃了他的酒，就要剝我的衣服。」衆人聽了，便發作道：「只等可惡，吃了多少酒錢，就要剝衣服。既開了店，也要兩隻眼看看人，我們相公的衣服，可是與你剝的。」說罷，兜臉上一掌。主人看見不是勢頭，慌忙放了手道：「小人怎敢剝相公的衣服，只說初次不相認，求留下些當頭。」平如衡道：「要留當頭也須好說，怎動手扯起來？」衆家人俱動手要打，轉是燕白領攔住道：「罷了，小人不要與他計較，可秤五錢銀子還他，我還有話問他。」衆家人見主人吩咐，不敢動手，因秤了五錢銀子與他。店主人收了銀子，千也陪罪，萬也陪罪。燕白領道：「這多罷了，只問你方才說山閣老不會回去，可是真麼？」店主人道：「怎麼不真！平如衡聽了，忙插上問道：「山閣老既不會回去，今在那裏住？」店主人道：「離此還有七八里遠。」燕白領道：「都說他告病回去了，却原來還住在此間。」平如衡因笑對燕白領道：「兄也不說一聲，竟自走了出來，使小弟那裏不尋，恐兄落人圈套，故趕了來，不期兄訪出這個消息。」燕白領笑道：「這個算不得好消息，還有絕妙的好消息，不全得對兄說。」平如衡道：「有甚好消息，無非是閣上之人，有了蹤跡下落。」燕白領笑道：「若只是蹤跡下落，怎算得好消息。不瞞兄說，我這個好消息，連美人心上的下落都打探出來了。」平如衡驚問道：「只就奇了，何不對小弟說明了？」燕白領笑道：「若是對兄說了，兄若不妬殺，也要氣殺。」衆家人見只管說話，因催道：「天將晚了，須早早回去罷。」遂同了出來，一路上平

如衡再三盤問，燕白領笑道：『料也瞞兄不得。』只將袖中抄寫的詩，遞與平如衡道：『小弟不消細說，兄看此詩，便知道了。』平如衡接了一看，嘻嘻笑道：『兄不要騙我，這詩是兄句改的。』燕白領笑道：『兄原來只曉得做詩，卻不會看詩。你看這詩情，低徊不已，非出之慧心，誰能有此幽情，非出之閨秀，誰能有此香豔。兄若認做小弟之筆，豈不失之千里。』平如衡道：『小弟只是不信，難道美人中又生一個才子不成。』燕白領道：『兄若不信，明日同兄去看此詩，他明明寫在牆上。』平如衡道：『他明明寫在牆上，和你豈不慮人看見取笑。』燕白領道：『美人慧心妙用，比兄更高，兄所慮者，美人已慮之早矣。他將小弟原唱塗去，單單只寫他和詩在上，令小弟見了，自然知道是他和詩，他人見之如何能曉。』平如衡聽了，又驚又喜道：『兄這等說來，果是真的。我只道冷絳雪獨擅千古之奇，如今却有對了。且問你會訪着他姓名麼。』燕白領道：『姓名却是難訪。』平如衡道：『如何難訪。』燕白領道：『我會問過老和尚，他說那座園是朝廷的皇莊，來往的都是皇親國戚，誰敢去問，若問著無賴之徒，便要拿鵝頭扎火團哩。』平如衡道：『這等說來，你的閣上美人，與我壁間女子，都是鏡花水月，有影無形，只好當做一場春夢。我二人原爲山小姐而來，既是山相公還在這裏，莫若先去做本來的題目罷。』燕白領道：『山小姐原該去見，但只恐觀于海者難爲水，今既見閣上美人，這等風流才美，那山小姐縱然有名，只把人要減等了。』平如衡道：『見了方知，此時不難懸斷。』二人回到寓所，已是夜了，家人收拾夜酒，二人對酌，說來說去，不是平如衡誇獎冷絳雪，便是燕白領賣弄閣上美人，直講到沒着落處，只得算計去訪山小姐。正是：

負情思得水，蝶意只謀花，况是才逢色，相思是不差。

燕白領與平如衡算計要見山小姐不題，却說山小姐自見閣下書生，與園牆上題詩，心下十分想念，因母

親接了回家，遂來見冷絳雪說道：『今日小妹僥倖，也似姐姐在閨子祠一般，恰遇見一個少年才子。』冷絳雪道：『怎生相見。』山小姐道：『小妹看視父親，偶到先春閣上看梅，忽然推開窗子，只見下面梅花邊立着一個少年，生得清秀可喜，見小妹在閣上，甚是留盼，不期被僕婦看見，將他惡狠狠趕了出去。』冷絳雪道：『少年人物，聰俊者有之，但不知小姐何以知他是才子。』山小姐道：『那書生出去，小妹正在尋思，忽見福童一路嚷了進來說道：『有人在園外題詩，寫污了粉牆，叫人去難爲他。』被小妹喝住，因走出園門去看，見果然題了一首詩在牆上，小妹再三讀之，真是陽春白雪，幾令人齒頰生香，故知是個才子。』冷絳雪道：『那書生題的詩，且請小姐念與我聽。』山小姐遂將前詩念了一遍，說道：『姐姐你想此詩何如。』冷絳雪聽了，連連稱贊道：『好詩好詩，許多羨慕小姐，只淡淡借梅花春色致意，絕不露蝶蜂狂態，風流蘊藉的係才子，怪不得小姐留意。且請問此生落的款，是何處人，姓甚名誰。』山小姐道：『不知爲何竟不落款，不知他姓名。』冷絳雪道：『他既無姓名，小姐又回來了，豈不也是一番空遇。』山小姐道：『小妹也是這等想，故和他一首也寫在牆上，通他一個消息，但不知此生有情無情，還重來一見否。』冷絳雪道：『有才之人，定然有情，那有不來重訪之理，只是小姐處一相府深閨，他就來訪，却也無益。』山小姐道：『小妹也是這等想，天下未嘗無才，轉不幸門第高了，寒門書生，任是才高，怎敢來求。爹爹一個宰相，又不得輕易許人，你我深閨處女，又開口不得，到不如小家女子，貴賤求婚，却都無礙。』冷絳雪道：『雖然如此說，然空谷芳蘭，終不如金谷壯丹，爲人尊貴。』山小姐道：『天下虛名，最誤實事，小妹以微才遭逢聖主之眷，名震一時，宜乎關雎荇菜，來君子之逖，何期及標梅人無吉士，就是前日天子所許的燕白領，平如衡，想亦不虛，不知爲何今日尚無消息，就是姐姐所傳的張子新編，十分可誦，又未見其人，畢竟不知真假，就是小妹今日所遇的書生，其人其才，似乎無疑，然貴

賤懸殊，他人無門可求，吾又不能自售，至于對面，而有千里之隔，豈非門第與虛名誤事。」冷絳雪道：「此事小姐不必着急，天下豈不生才子眼前，既有許多名士，自能物色，况以小姐赫赫才名，內中豈竟無一成者。」山小姐道：「婚姻事暗如漆，這也料他不定。」冷絳雪道：「以賤妾推之，張子新編詩雖佳，而維以平子之作，大都假多真少，其人若來，未必如小姐之意，也須攔起。而閣下書生，才物縱然出眾，但恐白面書生，又未必如太師之意，這個也須攔起，惟有這個燕白領，既為學臣首薦，又為天子徵召，豈有不來之理。若來，天子既許主婚，豈有不諧之理。」則小姐婚姻一定在此人。山小姐道：「如姐姐推論，似乎有理，但未知這個燕白領可能如閣下書生。」冷絳雪道：「學臣這番薦，也是奉旨搜求，與等閒不同，若非真才實美，倘天子見罪，將如何。况與平如衡同時，若果是閔廟題詩之人，此賤妾所知，平如衡且遜一籌，則燕生之為人，可思而知矣，豈有不如閣下書生之理。」二人正談論不了，忽一個侍妾拿了一束報來說道：「老爺叫送與小姐看。」山小姐接在手中，沉吟道：「不知朝中有甚事故。」冷絳雪道：「定是燕平二人徵召到京之事了。」山小姐道：「或者是此。」因揭開一看，果是學臣王袞回奏燕白領平如衡奉徵召，不期未奉旨之先，因出境遊學，不知何往，今已差人各處追尋，一到即促駕朝見。今恐遲欽命，特此奏聞。奉聖旨着該部行文各省撫按行查，倘在其境，火速令其馳驛進京朝見，勿得稽留。山小姐看完，默默無言。冷絳雪也沉吟了半晌，方才說道：「我只道欽命徵召，再無阻滯，平生是假是真，便可立辨，不料又有此變。」山小姐因嘆息道：「天下事甚是難料，姐姐方才還說小妹婚姻定在于此，今看此報，你說有定乎無定乎。」冷絳雪也嘆息道：「這等看來，事真難料。」又想一想，說道：「天子既着各省行查，一生自然要來，只恐遲速不定耳。」二人雖也勉強言笑，然心下有些不快，未免懨懨攪亂心曲，過了數日，山小姐竟生起病來。山顯仁羅夫人見了，十分着急，慌忙請了太醫調治不效，却說

燕白領因閣上美人難訪，無可奈何，終日只是癡癡思想，連飲食都減了，就是平如衡勉強邀他到處看花飲酒，只是懨懨沒興。平如衡見燕白領如此，心下暗想道：「如是非以山小姐之情打動他不可解。」遂日日勸他去訪問。燕白領道：「要去訪，亦何難，就是訪着，料也不能勝于閣上美人，况他又倚着天子寵眷，公卿出身，見你我寒士，未必不裝腔做勢，見他有何益處。」平如衡道：「你我跋涉山川，先為山小姐而來，如今到此，轉生退悔，莫非忘了白燕之詩麼？」就是山小姐驕傲不過，也須一見，方才死心。」燕白領道：「既是如此說，明日且同去一訪。只是小弟意有所寓，便覺無踴躍之興。」平如衡道：「有興沒興，必須一往。」燕白領被逼不過，只得依允。到次日起來，打點同去。平如衡道：「我們此去，若說會做詩，便驚天動地，使他防閑，倘有不如，到惹他笑，莫若扮做兩個寒士，只說聞名求詩，待他相見，看機會出其不意，做一二首驚動他，看是如何。」燕白領道：「這個使得。」二人都換了舊巾舊服，穿帶起來，雖帶了兩個家人，都叫他遠遠跟隨，不要貼身。一徑出城，因記得店主入說山閣老住在灌水村，因此不問山閣老，只問灌水村。喜得一路山水幽雅，谿徑曲折，走來便不覺甚遠。全到了村口，只見一個小菴兒，甚是幽雅，二人一來要歇脚，二來就要問信，走了進去。庵中有個和尚，看見慌忙迎接道：「二位相公何來？」燕白領道：「我二人因春光明媚，偶爾尋芳到此，不覺足倦，欲借寶庵少憩片時。」和尚道：「既是這等，請裏面坐。」遂邀入佛堂，相請坐下，一面就叫小沙彌去煮茶，一面問二位相公高姓。燕白領道：「學生姓趙。」平如衡道：「學生姓錢，請問老師父法號。」和尚道：「小僧賤號普惠。此處離城約有十餘里，二位相公尋春直步到此，可謂高興之極。」燕白領道：「不瞞老師父說，我二人雖為尋春，却要訪一個人消息，故遠遠而來。」普惠道：「二位相公要訪誰人消息？」燕白領道：「聞得說山老爺公告病隱居於此，不知果然麼？」普惠笑道：「我只說相公要訪甚麼隱人消息，若是山老爺，乃當朝宰相，誰

人不知何須訪問，在這南面皇莊上居住。山老爺最愛小庵幽靜，時常來閒住，一月之中，到有十日在此。平如衡道：『這兩日曾來否？』普惠道：『這兩日爲他小姐有恙，請醫調治，心下不快，不曾來得。』燕白領道：『可知他小姐有甚貴恙？』普惠道：『這到不曉得。』說罷，小沙彌送上茶來，大家吃了。普惠問道：『二位訪山老爺，想是年家故舊，要去拜見了。』平如衡道：『我們與他也不是年家，也不是故舊，因聞得小姐高才，爲天子寵貴，不知是真是假，要求試他一試，不期來得不巧，正遇着他病，料想不出來見人，我們去也無益。』普惠道：『據相公說，是來得不湊巧，遇他不着，依小僧看來，因他有病，遇不着，正是二位相公的湊巧。』燕白領道：『遇不着爲何到說是湊巧？』普惠道：『遇不着，省了許多氣苦，豈不是湊巧？』燕白領道：『就是遇着他，難道有甚氣苦不成？』普惠道：『相公不是本地人，不知那山小姐的行事。』平如衡道：『我們遠方人實不知道，萬望老師父指教。』普惠道：『這山小姐今年十六歲，生得美貌，不消說得，才學高美，也不消說得，只是他的生性驕傲，投得他的機來，百般和氣，投不他的機來，就萬般做作的。你若有些才學，看得上眼，或是求他詩文，他還正正經經，替你做一二篇，你若肚中無墨，人物粗俗，任是尙書閣老的子孫，金珠玉帛厚禮送他，俱不放在他心上。你若生得長，他就信筆做一首長詩譏誚你，你若生得矮，他就信筆做一首矮詩譏誚你，不怕你羞殺氣殺。這樣的惡相公，定要見他做甚？小僧故此說個不遇他，省多少氣苦。』燕白領道：『無才村流，自來取辱，却也怪他不得，只是人去見他，他肯輕易出來相見麼？』普惠道：『他怕那個，怎麼不見他？雖是個百媚女子，却以才子自恃，任是何人，他都相見，相見時，正色談論，絕不作一毫羞澀之態。你若一語近於戲謔，他有聖上賜的金如意，就叫人劈頭打來，打死勿論，故見他皆兢兢業業，不敢一毫放恣，聽他長長短短，將人取笑作樂。』平如衡道：『他取笑，也只好取笑下等之人，若是縉紳文人，焉敢輕薄？』普惠道：『這個他到』

不管二位相公，莫疑我小僧說謊，我說一樁有據的實事與你聽。前日都察院鄔都堂的公子，以恩廕選了儒學正堂，備了一分厚禮，又夾了幾封書與山老爺，要面求山小姐題一首詩，作一幅字，當面掛號。二位相公道：『這山小姐惡也不惡，只是鄔公子人物生得醜陋，山小姐竟信筆寫了一首詩譏誚他，把一個鄔公子幾乎氣死。你想那鄔公子雖然無才，却也是一個都堂之子，受不得這般惡氣，未免也當面搶白了幾句。』山小姐道：『他戲言相侵，就叫人將玉尺樓開了，取出金如意，要將他打死，虧山老爺看鄔都堂之面，不好打，悄悄分付家人將鄔公子放走了。到了次日，山小姐還上了一疏道：『鄔公子擅入玉尺樓，狂言調戲，無儒者氣象。』聖上大怒，要加重處，虧得鄔都堂內裏有人調停，即奉旨道：『鄔都堂教子不嚴，罰俸三月。鄔公子無師儒之望，改了一個主簿。』二位相公，你道這山小姐可是輕易惹得的，小僧故說個遇他，反不如不遇他好。』燕白領道：『山小姐做了甚麼詩譏誚他，這般惡氣？』普惠道：『這首詩傳出來，那個看了不笑，小僧還抄稿兒在此，我一發取出來，與二位相公看看，以發一笑。』燕白領道：『絕妙絕妙，願求一觀。』普惠果然入內，取了出來，遞與二人道：『請看。』二人展開一看，只見上寫着：

家世徒然到縉紳，詩書相對不相親，實無點點胸中墨，空帶方方頭上巾。

彷彿魁星真是鬼，分明傀儡却稱人，若教混作儒坑內，千古奇冤那得伸。

燕平二人看完，不禁拍掌大笑道：『果然戲謔得妙，這等看起來，鄔公子吃了大苦了。』普惠道：『自從鄔公子吃了苦，如今求詩求文者，都害怕惹事，沒甚要緊，也不敢來也。二位相公，還是去也不去？』燕白領笑道：『山小姐這等放恣，取笑于人者，只是未遇着一個真正才子耳，待我們明日去，也取笑一場，與老師太看。』普惠搖首道：『二位相公雖自恃高才，若果要取笑山小姐，這個未必。』平如衡道：『老太師怎見得却未必？』

普惠道：「我聞得山老爺在朝時，聖上會命許多翰林與他較才，也都比他不過。內中有一個宋相公，叫做宋信，說他是天下第一會做詩才子，也考山小姐不過。皇上大怒，將他拿在午門外，打了四十御棍，遞解回去。此事喧傳長安，人人皆知。二位相公說要取笑他一場，故小僧斗胆說個未必。」燕白領聽了，笑對平如衡道：「原來宋信出了這一場醜，前日却瞞了，並不說起。」平如衡道：「自己醜，如何肯說？」因對普惠說道：「老師太寶庵與山小姐相近，只知山小姐之才高，怎知山小姐不過一閨中女子，學塗鴉耳，往往輕薄于人者，皆世無英才耳。若遇了真正才子，自然要以脂粉乞憐也。此時也難與老師太說，待我們明日與他一試，老師太自知。」普惠心下暗笑其狂，口中却不好說出，只得含糊答應道：「原來二位相公又有這等高才，可喜可敬。」又送了一壺好茶來吃。燕白領一面吃茶，一面見經座上有現成筆墨，遂取筆在右邊壁上題詩一首道：「山小姐，山小姐，不知他的病幾時好，且留爲後日之驗。」平如衡候燕白領題完，也接筆續題一首在後道：「山小姐，山小姐，你若見了此二詩，只怕舊病好了，新病又害起。」二人擱筆相顧大笑，遂別普惠出來道：「多擾了，遲三五日再來相會。」普惠道：「多慢二位相公，過數日再奉候。」遂送出門而去。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扮青衣巧壓才人

詞曰：試才無計，轉以夫人學婢，灶下揮毫，泥中染翰，奪盡英雄之氣。明鋒爭利，針芥投，暗暗私心服意，始信真才。舉止風流，行藏遊戲。右調柳梢青。

話說普惠和尚送了燕平二人出門，自家回入庵內，看着壁上笑道：「這兩個小書獃，人物到生得俊秀，怎

生得這等狂妄，只望要取笑山小姐。他若說些大話，躲了不來，還是乖的，倘真個再來，縱不受累，要出一場大醜。」正想說不完，忽山顯仁帶領兩個男子，閒步入來，看見普惠對着壁上自言自語，因問道：「普惠你看甚麼？」普惠忽回頭看見道：「原來是山老爺，老爺連日不來，聞說是小姐有甚貴恙，如今想是安了。」山顯仁道：「正是這兩日因小姐有病，故未曾來，今日喜得好些。我見天色好，故閒步到此，你却自對影壁說些甚麼？」普惠道：「這事說來，也當得一個笑話。」山顯仁道：「何事？」普惠道：「方纔不知那裏走了兩個少年書生，來借座歇腳，一個姓趙，一個姓錢。小僧問道何事到此，他說要訪老爺。小僧問他要訪老爺做甚？他說聞知山小姐有才，特來要與他一試。小僧因說小姐有恙，因憐他是別處人，年紀小，人物清俊，就將小姐的事跡與他說了，勸他回去，不要來此惹禍出醜。他不知好歹，反說要來出小姐之醜，臨去又題了兩首詩在壁上，說過三五日，還要來見小姐比較才學，這不是一個笑話？」山顯仁道：「這壁上想就是題的了。」普惠道：「正是他題的，不知說些甚麼？」山顯仁因近前一看，只見第一首詩：

雲間趙縱有感題。

千古斯文星日垂，豈容私付與娥眉。青蓮未遇相如遠，脂粉無端污墨池。

洛陽錢橫和韻題。

又見第二首詩，寫的道：

誰家小女髮垂垂，竊取天顏展畫眉。試看斯文今有主，也須還我鳳凰池。

普惠道：『是小僧說小姐有恙，未必見人，他故此回去。他說遲兩日間還要來呢。』山顯仁道：『他若再來，你須領來見我。』普惠道：『二生說話太狂，領來見老爺，老爺量大還恕得起，若見小姐，小姐性子高傲，見二生狂妄，未免又要惹出事來。』山顯仁道：『有我在，這個不妨。』又坐了一歇，山顯仁因要與女兒商量，遂抄寫了二詩起身回去。此時山黛因思想閣下書生，懨懨成病，又見父母憂愁，勉強掙起身來說道：『好些。』其實寸心中，千思百慮，不能消釋。此時冷絳雪正在房中寬慰他，忽山顯仁走來問道：『我兒只一會心下寬爽些麼？』山小姐應道：『略覺寬些。』山顯仁道：『你心下若是寬些，我有一件奇事與你商量。』山小姐道：『有甚奇事，父親但說不妨。』山顯仁道：『我方纔在接引庵閑步，普惠和尚對我說道：有兩個少年書生，要來與你較才，口出大言，十分不遜。』山小姐道：『爲何不來？』山顯仁道：『又因聞知你有病，料不見人，故此回了去。臨去題了兩首詩在接引庵壁上，甚是狂妄，我抄寫了在此，你可一看。』山小姐接了，與冷絳雪同看了一遍，二人彼此相視，冷絳雪說道：『二生詩雖可觀，然語句太傲，何傲狂至此！』山小姐道：『有才人往往氣驕，這也怪他不得。只是他既要來奪鳳凰池，沒個輕易還他之理，須要奚落他一場，使他抱頭鼠竄而去，方知小妹不是竊取天顏，以爲聲價。』冷絳雪道：『這也不難，等他來時，他是二人，賤妾與小姐也是兩個，就是真才實學，各人一壘，明明與他旗鼓相當，料也不致輸與他。』山小姐道：『我與你若明明與他較才，莫說輸與他，就勝他，也算不得奚落，不足以爲恥。』山顯仁又笑道：『我看二生才情精勁，你二人也不可小覷。若與他對試，不損名足矣，怎麼還思量要取辱他。』冷絳雪道：『這樣狂生，若不取辱他一場，使他心服，他未免要人前賣嘴。只是除了與他明試，再無別法。』山小姐笑道：『孩兒到有一法在此，若輸與他，不致損名，勝了則使他受辱。』山顯仁道：『我兒再有甚法？』山小姐道：『待他二人來時，只說在一處考，恐怕有代作傳遞之』

弊，分置他二人，在東西兩花園坐下，待孩兒與冷家姐姐假扮青衣侍兒，只說小姐前次被無才之人纏擾了，徒費神思，今又新病初起，不耐煩劇，著我侍妾出來，先考一考，若果有些真才，將我侍兒壓倒，然後好請到玉尺樓優禮相見，倘或無才，連我輩不如，便好請回，免得當面受辱。若是勝了他，明日傳出去，只說連侍兒也考不過，豈非大辱，就輸與他，不過侍妾尙好遮飾，或者不致損名。』山顯仁聽了大喜道：『此法甚妙。』冷絳雪也歡喜道：『小姐妙算，真無遺漏矣，這兩個狂士如何曉得！』大家算計停當，山顯仁又吩咐人去與普惠說：『若題詩書生來，可領他來見一面。』打點時候不題。却說燕白領與平如衡辭了普惠回來，一路上商量燕白領道：『我們此來，雖說考才實爲婚姻，怎的一時就忘記了！今做此二詩，將他輕薄，少不得要傳到山相公與小姐面前，他若見了，豈有不怒之理，就是度量大，不懷恨於我，於姻婚事斷斷無望了。』平如衡道：『做已做了，悔也無益。况姻緣自有定數，強他不得，或者有才女子的心眼，與世人不同，見執絳乞憐，愈加鄙薄，今見了你我有氣骨才人，轉垂青起敬，也不可知，愁他怎麼。且回去與你痛飲快談，以養氣，遲兩日好與他對壘。』燕白領笑道：『也說得有理。』二人遂歡歡喜喜，同走了回去。過了三五日，心也放不下，因天氣晴明，又收拾了一徑出城，依舊走到接引庵。普惠看見笑嘻嘻迎着說道：『二位相公今日來的早，像是真個要與山小姐考試詩文的了。』燕白領因問道：『這山小姐病好了麼？』普惠道：『雖未全愈，想是起得來了。』平如衡道：『既是起得來，我們去尋他考一考不妨。』就要起身去。普惠留住道：『此時太早，山小姐只怕尙未睡起，且請少坐，用過茶，收拾素齋用了，待小僧送去。』燕白領道：『齋到不消，領一杯茶罷。得老師一送，更感。』普惠果然邀進去，喫了些茶，坐了半晌，將近日午，方纔同去。到了山相公莊門，普惠是熟的，只說得一聲，就有人進去通報。不多時，就有人出來說道：『請師父與二位相公廳上坐。』三人遂同到廳中坐下，又坐了半晌，山』

顯仁方葛巾野服，走了出來，燕白領與平如衡忙上前施禮，禮畢，就以師生禮敘坐。普惠恐有不便，就辭去了。山顯仁一面叫人送茶，一面就開口問道：「那一位是趙兄？」燕白領打一躬道：「晚生趙縱。」山顯仁因看着平如衡道：「此位想是錢兄了。」平如衡也打一躬道：「不敢，晚生正是錢橫。」山顯仁道：「前在接引庵見二兄壁上之作，清新俊逸，真可謂相如再世，太白重生。」燕白領與平如衡同打一躬道：「晚生寒賤，不能上達紫閣黃扉，故妄言聳聽，以為進身之階。今既蒙援引，狂瞽之罪，尚望太師寬宥。」山顯仁道：「文人筆墨遊戲，上天下地，無所不可，何罪之有。只是小女閨娃識字，亦無心僭據斯文，實因時無英雄，偶蒙聖恩假借耳。今既有二兄青年高才，煥奎璧之光，潤文明之色，鳳凰池理宜奉還，焉敢再以脂粉相污？」燕白領道：「脂粉之言，亦愧男子無人耳，詞雖不正過激，而意實欣慕，乞老師原諒。」平如衡道：「鳳凰池亦不望盡還，但容我輩作鷗鷺，游翔其中足矣。」山顯仁道：「這都罷了，只是二兄今日垂顧，意欲何為？」燕白領道：「晚生二人俱係遠方寒士，雖日事丹鉛，嘗出孤陋，每有所作，往往不知高低，因聞令愛小姐著作懸於國門，芳名播於天下，兼有玉尺量才之任，欲同至樓下，願竭微才，求小姐玉尺一量，孰短孰長，庶幾可定二人之優劣。」山顯仁道：「二兄大才，到就教小女，可謂以管窺天，以蠡測海，然既辱賜顧，怎好固辭，但考之一途，必須嚴肅，方別真才。」燕白領道：「晚生二人短長之學，盡在胸中，此外無別一物，聽憑老太師如何賜教。」平如衡道：「老太師若要收檢，乃亦不妨。」山顯仁笑道：「搜檢也不必，但二兄分做兩處，省許多顧盼問答也好。」燕白領與平如衡同應道：「這個聽憑。」山顯仁就吩咐兩個家人道：「可送趙相公到東花園亭子上坐。」又吩咐兩個家人道：「可送錢相公到西花園亭子上坐。」又對燕白領與平如衡道：「老夫不便奉陪，候考過領教，佳章。」說罷，四個家人，遂請二人同入穿堂，各往東西花園而去。正是

東西諸葛八門陣，左右韓侯九里山，莫料閨中小女子，寸心偏有機百關。

兩個家人將平如衡送到西花園亭子上去坐，且不題。且說燕白領隨着兩個家人，竟到東邊花園裏來，到了亭子上一看，只見烏啼畫閣，花壓雕欄，十分富麗。再看亭子中，早已東西對坐，擺下兩張案桌，文房四寶，端端正正，俱在上面。燕白領心下想道：「聞他有个玉尺樓，是奉旨考才之地，怎麼不到那裏，却在此處？」又想：「是要分考，樓中一處不便，故在此間。」正沉吟不了，忽見三五侍妾，簇擁着一個青衣女子而來，燕白領遠遠望去，宛如仙子，欲認作小姐，却又侍兒打扮，欲認作侍兒，却又秀媚異常。心下驚疑未定，早已走至面前。燕白領慌忙出位施禮，那青衣女子，略福了一福，便與燕白領分東西對面坐下。燕白領不知是誰，又不好輕問，只得低頭偷看。到是青衣女子先開口說道：「趙先生不必驚疑，妾非小姐，乃山小姐位下掌書記的侍妾，奉小姐之命，特來請教先生。」燕白領道：「原來是一位掌書記的才人，請問小姐為何不自出面，又勞玉趾？」青衣女子道：「前日也是幾位貴客，要見小姐試才，小姐勉強應酬，却又一字不通，徒費許多口舌。今辱先生降臨，大才固自不同，然小姐私心過慮，恐蹈前轍，今又養病玉尺樓，不耐煩劇，故遣妾先來領教。如果係真才，賤妾輩望風不敢當，便當掃徑焚香，延入樓中，以定當今天下斯文之案。倘只尋常，便請回駕，也免一番多事。」燕白領聽了，心下暗怒道：「這小丫頭這等作怪，怎自不出來，却叫一個侍妾辱我，這明明高抬身價。我若不與他考，他便道我無才害怕；若與他對考，我一個文士，怎與一個侍妾同考？」又偷眼將那侍妾一看，只見滿面容光，飛舞不定，恍與閣上美人不相上下。心中又想道：「山小姐雖說才高，顏色或者轉不及此，莫管他侍妾不侍妾，如此美人，便同拈筆硯，也是僥倖。况侍妾之才，料也有限，只消一首打發他去了，便可與小姐相見。」心下主意定了，因說道：「既是這等考也無妨，只是如何考起？」青衣女子說道：「聽憑先生起韻，賤妾

奉和。』燕白頷笑一笑道：『既蒙尊命，學生僭了。』遂磨墨舒紙，信筆題詩一首道：『只畫蛾眉便可憐，塗鴉識字豈能傳，須知才子凌雲氣，吐出蓬萊五色蓮。』

燕白頷寫完，早有侍妾取過去，與青衣女子看。那女子看了，微笑一笑道：『詩雖好，只是太自譽了些。』因拈起筆來，全不思索，就和了一首，叫侍兒送了過去。燕白頷展開一看，只見上寫著：

一時才調一時憐，千古文章千古傳，漫道文章男子事，而今已屬女青蓮。

燕白頷看了，不覺吐舌道：『好美才，好美才，怎這等敏捷！』因立起身來，躬身深深作一個揖道：『我學生失敬了。』那青衣女子也起身還禮道：『先生請尊重，俚句應酬，何足垂譽，請問先生還有佳作賜教麼？』燕白頷道：『既蒙不棄，還要獻醜，以舒鄙懷。』因又題詩一首道：

纓下風光天下憐，心中情事眼中傳，河洲若許操舟往，顧剖華峯十丈遲。

燕白頷寫完，早有侍妾取過去，與青衣女子看。那女子看了，又笑一笑道：『先生何交淺而言深？』因又和了一首，叫侍兒仍送到燕白頷面前。燕白頷把眼一看，只見上寫著：

思雲想月總虛憐，天上人間信怎傳，欲爲元霜求玉杵，須從御座撒金蓮。

燕白頷看了，不勝大異道：『芳姝如此仙才，自是金屋娉婷，怎麼沉埋於朱門記室，吾所不解。』那青衣女子道：『先生既以才人自負，要來與小姐爭衡，理宜千言不盡，萬言不休，怎見了賤妾兩首微詞，便大驚小怪，何江淹才盡之易，而子建七步之外，無餘地也。』燕白頷道：『美人見晒固當，但學生來見小姐之意，原爲景仰小姐之才，非慕富貴高名者也。今見捉刀英雄，不識必欲把魏公雅望，此無目者也。學生雖微才不足比，然數沉酣時藝，亦已深矣，未聞泰山之上，更有泰山，滄海之餘，復有滄海，才美至於記室，亦才美中之泰山滄海矣，豈更有過者。乃即所傳小姐才美高名，或亦記室才美高之也。』因又題詩一首道：

非是才窮甘乞憐，美人詞調果堪傳，既然根底傳佳偶，何不枝頭常見蓮。

燕白頷寫完，又有侍妾取去，那青衣女子看了，又看，因說道：『先生佳作，末語寓意微婉，用情深切，實東坡太白一流人，自須尊重，不要差了念頭。』因又和了一首，着侍兒送過來。燕白頷接在手中一看，只見上寫道：

春光到眼便生憐，那得東風日夜傳，一朵桃花一朵杏，須知不是並頭蓮。

燕白頷看了，默然半晌，忽歎聲道：『天只生人情便了，情長情短有誰憐！』那女子隱隱聽見，因問道：『此先生所吟麼？』燕白頷道：『非吟也，偶有所思耳。』那女子又不好問，只說道：『妾奉小姐之命，請教，不知還有甚見教麼？』燕白頷道：『記室之美，已僥倖睹矣，記室之才，亦已奉教矣，記室之嚴，亦已聞命矣，再以浮詞相請，未免獲罪。』青衣女子道：『先生既無所命，賤妾告辭，敢再申一言，以便小姐之請。』因又拈筆舒紙，題詩一首，叫侍兒送與燕白頷，因立起道：『先生請慢看，賤妾要覆小姐之命，不敢久留矣。』遂帶了侍妾一闕而去。燕白頷看了，恍然如有所失，呆了半晌，再將那詩一看，只見又寫著：

才爲人瑞要人憐，莫詆花枝倩蝶傳，脂粉雖然污顏色，何曾污及墨池蓮。

燕白頷看完，因連聲歎息道：『天地既以山川秀氣盡付美人，却又生我輩男子何用。我前日題庵壁詩，說脂粉無端污墨池，他今日畢竟題詩譏我，想他慧心之靈，文章之利，針針相對，絕不放半分之空，真足使人愛殺。』又想到：『小姐有病，既不肯輕易見我，決沒個又見老平之理，難道又有一個記室，如方讒美人的與他對考，若遇着一個無才的記室，便是他的造化。』只管坐在亭上，癡癡呆呆，早有引他進來的兩個家人說道：『相公坐在此沒甚事了，請出去罷，怕老爺還在廳上候著哩。』燕白頷聽見說老爺還在廳上候，心下呆了。

一呆道：「進來時何等興頭，連小姐還思量壓倒，如今一個侍妾記室，也奈何他不得，有甚臉嘴出去見人。」只管沉吟不起，當不得兩個家人催促，只得隨出來。正是

眼闔眉揚滿面春，頭垂肩躡便無神，只思慢索花枝笑，不料花枝反笑人。

按下燕白領隨着兩個家人出來不題，且說平如衡隨了兩個家人到西花園來，將到亭子邊，早望見亭子上許多侍妾圍繞著一個十五六歲女子，花枝般的，據了一張書案，坐在裏面。平如衡只認作小姐，因聞得普惠和尚說他爲人利害，便不敢十分仰視，因低著頭，走進亭子中，朝著那女子深深一揖道：「學生錢橫，洛陽人氏，久聞小姐芳名，如春雷貫耳，今幸有緣，得拜謁庭下，願竭菲才，求小姐賜教。」一面說，一面只管低頭作揖不起。那女子含笑，道：「錢先生請尊重，賤妾不是小姐。」平如衡聽見說不是小姐，忙抬起頭來一看，只見那女子生得花嬌柳媚，猶如仙子一般，暗想道：「這樣標致，那有不是小姐之理。」只是穿着青衣，打扮如侍兒模樣，因問道：「你既不是小姐，却是何人？」那女子啓朱唇，開玉齒，嬌嬌滴滴應道：「賤妾不是小姐，乃小姐掌書記的侍妾。」平如衡道：「你既是侍妾，爲何假作小姐取笑於我？」那女子道：「賤妾何曾假作小姐取笑先生，先生誤認作小姐，自取笑耳。」平如衡道：「這也罷了，只是小姐爲何不出來？」那女子道：「小姐雖一女子，然體位尊嚴，就是天子徵召，三次也只有一次入朝，王卿公侯到門求見，也須三番五次，方得一接。先生今日纔來，怎麼這等性急，就思量要見小姐，就是賤妾出來相接，也是我家太師爺好意，愛先生青年有才，與小姐說了，故有是命。」平如衡聽了許多說話，滿腔的氣，先挫了一半，因說道：「不是學生性急，只是既蒙太師好意，小姐許考，小姐若不出來，却與誰人比試？」那女子道：「賤妾出來相接者，正欲代小姐之勞耳。」平如衡笑道：「比試是要做詩做文，你一個書記侍妾如何代得？」那女子道：「先生請試一試看。」平如衡

道：「不必試，還是請小姐出來爲妙。」那女子道：「小姐掌書記的侍妾，有上中下三等十二人，列成次第，賤妾下等考不過，然後中等出來，中等考不過，然後上等出來，上等再考不過，此時方請先生到玉尺樓與小姐相見，此時要見小姐還尙早。」平如衡聽了道：「原來有許多瑣碎，這也不難，只費我多做兩首詩耳，也罷，就先與你考一考。」那女子將手一舉道：「既要考，請坐麼？」平如衡抬頭一看，只見東半邊也設下一書案坐席，紙墨筆硯俱全，因走去坐下，取筆在手，說道：「我已曉得你家小姐不出來的意思了，無非是藏拙。」因遂信筆題詩一首道：

名可虛兮才怎虛，深閨深處好藏珠，若教並立詞壇上，除却蛾眉總不如。

平如衡題完，自讀了一遍，因叫衆侍兒道：「可取了去看，若是讀不出，待我讀與你聽。」侍兒果取了遞與那女子，那女子看了一遍，也不做聲，只是拈起筆來，輕輕一掃，早已和完一首，命侍兒送來。平如衡正低頭沉吟，想自己詩中之妙，忽抬頭見詩送至面前，還只認作是他的原詩，看不出，又送了來，因笑說道：「我就說你不能讀得出，拿來待我讀與你聽。」及展開看時，却是那女子和韻，早已喫一驚道：「怎麼到和完了，大奇大奇！」因細細讀去，只見上寫道：

心要虛兮腹莫虛，探珠豈易探驪珠，漫思王母瑤池奏，一曲雙成如不如。

平如衡看完，滿心歡喜，喜到極處，竟忘了情，因拍案大叫道：「奇才奇才，我平如衡今日方遇一勁敵矣。」那女子聽見，因驚問道：「聞先生尊姓錢，爲何又稱平如衡，莫非有兩姓麼？」平如衡見問，方知失言，因胡賴道：「那個說平如衡，我說的是錢橫，想是你聽錯了。」那女子道：「錯聽也罷，只是賤妾下筆書記，怎敢稱個勁敵。」平如衡道：「你不要哄我，你不是下等，待我與你講和罷，再請教一首。」因又磨墨濡毫，題詩一首道：

千秋白雪調非虛，萬斛傾來字字珠，紅讓桃花青護柳，平分春色意何如。

平如衡題完，雙手捧了，叫侍兒送去道：「請教請教。」那女子接了一看，但微微含笑，也不做一聲，只提起筆來和韻相答。平如衡遠遠看見，那女子運筆如飛，便連聲稱贊道：「罷了罷了，女子中有如此敏才，而我輩男兒要羞死矣。」說不了，詩已寫完，送到面前，因朗朗讀道：

才情無假學無虛，魚目何嘗敢混珠，色到蛾眉終不讓，居然誰是蘭相如。

平如衡讀完，因歎一口氣道：「我錢橫來意原欲求小姐以爭才子之高名，不料遇著一個書記，尚不肯小遜，何況小姐前日在接引庵壁上題詩，甚是狂妄，今日當謝過矣。」因又拈筆題詩一首道：

一片深心恨不虛，一雙明眼愧無珠，玄黃妄想裳公子，笑殺青衣也不如。

平如衡題完，侍兒取了與那女子看。那女子看完，方微笑說道：「先生何前倨而後恭？」因又和詩一首道：「人情有實豈無虛，遊戲風流盤走珠，到底文章同一脈，有誰不及有誰如。」

那女子寫完，命侍兒送了過來。平如衡接在手中，細讀一遍，因說道：「古人高才，還須七步，今才人落筆便成，又勝古人多矣。我錢橫雖承開慰，獨不愧於心乎。」遂立身來辭謝道：「煩致謝小姐，請歸讀了十年，再來領教。」遂欲走出。那女子道：「先生既要行，賤妾還有一言奉贈。」遂又題詩一首，送與平如衡。平如衡已走出亭外，接來一看，只見上面寫着道：

論才須是此心虛，莫認鮫人便有珠，舊日鳳凰池固在，今已屬而女相如。

平如衡讀完，知是譏誚他前日題壁之妄，便也不答，竟籠在袖中，悶悶的走了出來。剛走到穿堂背後分路的所在，只見燕白領也從東邊走了出來，二人撞見，彼此顏色各異，皆喫了一驚。只因這一驚，有分教，英雄氣

短兒女情長，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俏佳人代醜漢呈身

詞曰：螳螂不量，蝦蟆妄想，往往自尋仇，便不傷身，縱能脫禍，也惹一場羞。佳人性慧心腸巧，慣下倒

鬚鉤，推之不入，吐之不出，不怕不低頭。右調少年遊。

話說平如衡考不過侍妾，走了出來，剛走出來，二人遇見，彼此驚訝。先是到穿堂背後分路口，撞見燕白領也走來，燕白領問道：「你考得如何？」平如衡連搖頭道：「今日出醜了。」燕白領又問道：「曾見小姐麼？」平如衡道：「若見小姐就考不過，還不是出醜。不料小姐自不出來，却叫一個掌書記的侍妾，與我同考。那女子雖說是個侍妾，我看他舉止端莊，顏色秀媚，比貴家小姐更勝十分，這且勿說。只說那才情敏捷，落筆便成，何須倚馬。小弟剛做得一首，連想也不想，信筆就和一首；小弟又做一首，他又信筆和一首；小弟一連做了三首，他略不少停，也一連和了三首，內中情詞，針鋒相對，不差一線，到叫小弟不敢再做。我想一個侍妾，不能討得半點便宜，豈非出醜。吾兄所遇，定不如此，或者為弟爭氣。」燕白領把眉一蹙道：「不消說起，與兄一樣，也是一個書記侍妾。小弟也做了三首，他也和了三首，弄得小弟沒法。他見小弟沒法，竟笑了進去，臨去還題詩一首，譏誚於我，我想他家侍妾，尚然如此高才可愛，那小姐又不知妙到甚麼田地，就是小弟所醉心的閣上美人，也不過相為伯仲，小弟所以垂首喪氣。不期吾兄亦遇勁敵，討了沒趣。」平如衡道：「前邊的沒趣已過去了，但是出去，還要見山相公，倘若問起，何顏答之。只怕後面的沒趣，更覺難當。」燕白領道：「事既如此，就是難當，也只得當一當。」跟的家人又催，二人立不住脚，只得走了出來，到了廳上，幸喜得山相公進去，還不

會出來。家人說道：『二位相公請少坐，待我進去稟知老爺。』燕白領見山相公不在廳上，巴不得就要脫身，因說道：『我們自去，不消稟了。』家人道：『不稟老爺，相公去了，恐怕老爺見罪。』平如衡道：『我們又不是來拜你老爺的，無非是要與小姐試才，今已試過，試的詩又都留在裏面，好與歹聽你老爺小姐慢慢去看，留我們見老爺做甚麼。』家人道：『二位相公既不要見老爺，小的們怎好強留？但只是二位相公尊寓在何處，也須說下，恐怕裏面看得詩好，要來相請，也不可。』平如衡道：『這也說得有理。我二人同寓：』正在要說出玉河橋來，燕白領慌忙插說道：『同寓在抱子河呂公堂裏。』說罷，二人竟往外走。走離了三五十步，燕白領埋怨平如衡道：『兄好不知機，你看今日這個局面，怎還要對他說出真下處來。』平如衡道：『正是小弟差了，幸得還未曾說明，虧兄接得好。』不多時，二人走到庵前，只看普惠和尚迎著問道：『二位相公怎就出來，莫非不曾見小姐考試麼？』燕白領道：『小姐雖不曾見，考却考過了。』普惠道：『相公又來取笑了，小姐若不會見，誰與相公對考？』平如衡道：『老師不消細問，少不得要知道的。』普惠道：『且請裏面吃茶。』二人隨了進去，走到佛堂，只見前日題的詩明晃晃寫在壁上，二人再自讀一遍道：『詞語太狂。』因索筆各又續一首於後。燕白領的道：

青眼從來不浪垂，而今始信有娥眉，再看脂粉爲何物，筆竹千竿墨一池。

平如衡也接過筆來，續一首道：

芳香滿耳大名垂，雙畫千秋才子眉，人世鳳池何足羨，白雲西去是瑤池。

普惠在旁看見，因問道：『相公詩中是何意味，小僧全然不識。』燕白領笑道：『月色溶溶，花蔭寂寂，豈容法聰知道。』平如衡又笑道：『他是普惠，又不是普救，怎說這話。』遂相與大笑，別了普惠出來，一徑回去不

題。却說山小姐考完，走入後廳，恰好冷絳雪也考完進來。山小姐先問道：『那生才學如何？姐姐考得如何？』冷絳雪道：『那生是個真正才子，若非賤妾，幾乎被他壓倒。』因將原韻三首與自己和韻四首都遞與山小姐道：『小姐請看便知。』山小姐細細看了，喜動眉宇，因說道：『小妹自遭逢聖主垂青，得以詩文遍閱天下，才人於茲五六年，亦不爲少。若不是腐儒之才，也就是狂疎之筆，却從不曾遇此二生，詩才十分俊爽，如此真一時之俊傑也。』冷絳雪道：『這等說來，小姐與考的錢生，想也是個才子了。』山小姐道：『才子不必說，非是尋常才子，落筆如飛，幾令小妹應酬不來。』也將原唱三首，並和韻四首，遞與冷絳雪道：『姐姐請看，小妹還有一樁疑可之事，與姐姐說。』冷絳雪看了，贊歎不絕口道：『這趙錢二生，才美真不相上下，不是誇口說，除了小姐與賤妾，却也無人敵得他來。且請問小姐，又有甚可疑之事。』山小姐道：『那生見了小妹一曲，雙成如不如之句，忽然忘了情，拍案大叫道：『我平如衡今日遇一勁敵矣。』小妹聽見，就問他：先生姓錢，爲何說平如衡他著驚忙忙遮飾，爲何不知，莫非此生就是平如衡，不然天下那有許多才子？』冷絳雪道：『那生是怎麼樣一個人品？』山小姐道：『那生約二十上下，生得面如瓜子，雙眉斜飛入鬢，眼若春星，體度修長，雖弱不勝衣，而神情氣宇，昂藏如鶴。』冷絳雪道：『這等說來，正是平如衡了，只可惜賤妾不曾看見，若是看見，倒是一番奇遇。』山小姐道：『早知如此，應姐姐到西園來。』冷絳雪道：『賤妾有一事可疑。』山小姐道：『何事？』冷絳雪道：『那趙生見賤妾題的須知不是並頭蓮之句，默然良久，忽嘆了一聲，低低吟誦道：『天只生人情便了，情長情短又誰憐。』賤妾聽了忙問道：『此何人所吟？』他答道：『非吟也，偶有所思耳。』賤妾記得前日小姐和閣下書生正是此二語，莫非這趙生正是閣下書生？』山小姐聽了，因問道：『那生得如何？』冷絳雪道：『那生得團面方頰，身材清秀而豐滿，雙肩如兩山之聳，一笑如百花之開，古稱潘安

雖不知如何之美，只覺此生相近。」山小姐道：「據姐姐像說來，恍如閣下書生宛然，若果是他，可謂當面錯過。」冷絳雪道：「天下事這等不湊巧，方纔若要是小姐在東，賤妾在西，豈不兩下對面，真假可以立辨，不是顛顛倒倒，豈非造化弄人？」二人正躊躇評論，忽山顯仁走來問道：「你二人與兩生對考，不知那兩生才學實是何如？」山小姐答道：「那兩生俱天下奇才，父親須優禮相待纔是。」山顯仁道：「我正出去留他，不知他爲甚，竟不別而去，我故進來問你，既是真才，遠須著人趕轉，問他個詳細纔是。」山小姐道：「父親所言最是。」山顯仁走了出來，叫一個家人到接引庵去問，若是趙錢二位相公還在庵中，定然要請轉來，若是去了，就問普惠臨去可曾有甚話說？家人領命，到庵中去問普惠，回說道：「已去久了，臨去並無話說，只在前壁題詩後又題了二首而去。」家人遂將二詩抄了來，回復山顯仁。山顯仁看了，因自來與女兒及冷絳雪看道：「我只恐怕匆匆而去，有甚不足之處，今見二詩，十分欽羨，與你不別而去者，大約是懷慚之意了。」山小姐道：「此二生不獨才高，而有虛心服羨，如此真難得。」冷絳雪道：「難得兩個都是一般才高。」山顯仁見女兒與冷絳雪交口稱贊，因又吩咐一個家人道：「方纔來考試的松江趙錢二位相公，寓在城中抱子河呂公堂，你可拿我兩個名帖去請他，有話說。」家人領命，到次日起個早，果走到抱子河呂公堂來尋問，燕白領原是假說，如何尋問得着，不期事有湊巧，山信因張尙書府中出入不便，故借寫在此，山府來的左問右問，竟問到宋信下處。宋信見了問道：「你是誰家來的，尋那一個？」家人答道：「我是山府來的，要尋松江趙錢二位相公。」宋信道：「山府自然是山相公了。」家人答道：「正是現有名帖在此。」宋信看見上面寫着侍生山顯仁拜，因又問道：「這趙錢二相公與你老爺有甚相知，却來請他？」家人道：「這二位相公昨日在我府中與小姐對考，老爺與小姐見他是兩個才子，故此請他去有甚話說。」宋信心下暗想道：「此二人一定是考中

意的了。此二人若考中意了，老張的事情竟無望了。」因打個破頭肩道：「松江只張吏部老爺的公子張寅，便是個真才子，那裏有甚姓趙的才子，莫非被人騙了。」家人道：「昨日明明兩個青年相公在我府中考試的，甚麼是騙？」宋信道：「若不是騙，便你錯記了姓名。」家人道：「明明是一個姓錢，一個姓趙，爲何有錯？」宋信道：「松江城中的朋友，我都相交盡了，且莫說才子，就是飽學秀才，沒個姓趙姓錢的，莫非還是張寅相公。」家人道：「不會說姓張。」宋信道：「若不是姓張，只裏沒有。」家人只得又到各處去尋。尋了一日，並無蹤跡，只得回復山顯仁道：「小人到呂公堂遍訪，並無二人蹤跡。人人說松江才子只有張吏部老爺的公子張寅方是，除他並無別個。」山顯仁道：「胡說，明明兩個在此，你們都看見的，甚麼沒有，定是不用心，還不快去細訪，若再訪不着，便要重責。」家人慌了，只得又央了兩個同進城去訪，不題。却說宋信得了這個消息，忙尋見張寅，前後事說了一遍道：「這事不上心，只管弄冷了。」張寅道：「不是我不上心，他那裏又定要見我，你又叫我不要去，所以耽延，爲今之計，如何？」宋信道：「他既看中意了趙錢二人，今雖尋不見，終須尋著，一尋見了，便有成機，便將我們前功盡棄，如今急了，俗語說得好：『醜媳婦少不得要見公婆。』莫若討兩封硬掙書，大著胆，乘他尋不見二人之際，去走一倘，倘僥倖先下手成了，也不可。若是要考試詩文，待小弟躲在外邊，代作一二首，傳遞與兄塞塞白兒，包你妥帖。只是事成了，不要忘却小弟。」張寅道：「兄如此玉成，當要重報。」二人算計定當，果然又討了兩封要路的書，先送了去，隨即自寫了名帖，又備了一副厚禮，自家闊服轎乘來拜，又將宋信悄悄藏在左近人家。山顯仁看了書帖，皆是稱贊張寅少年才美，門當戶對求親之意，又見書帖都是一時權貴，又因是吏部尙書之子，又見許多禮物，不好輕慢，只得叫人請入相見。張寅倚着自己有勢，竟昂然走到廳上，以晚輩禮相見。禮畢，看坐在左首，山顯仁下陪，一面奉茶，一面山顯仁就

問道：「久仰賢契青年高才，渴欲一會，怎麼許久不蒙下顧？」張寅答道：「晚生一到京，老父即欲命晚生趨謁老太師，不意途中勞頓，抱恙未痊，所以羈遲上謁，獲罪殊勝。」山顯仁道：「原來有恙，老夫急於領教，也無他事，因見前日書中盛稱賢契著述甚富，故欲領教一二。」張寅道：「晚生未學，巴人下里之詞，只好塗飾闕里，怎敢陳於老太師山斗之下。今既蒙引誘，敢不獻醜。」因向跟的家人取了張子新編一冊，深深打一恭送上道：「鄙陋之事，敢求老太師轉致令愛小姐筆削。」山顯仁接了展開一看，見遷柳莊題壁聽鶯諸作，字字清新，十分歡喜道：「賢契美才，可謂名下無虛了。」又看兩首，津津有味，因叫家人送與小姐。一面就邀張寅後廳留飲。張寅辭遜不得，只得隨到後廳小飲數杯。山顯仁又問道：「雲間大郡人文之邦，前日王督學特薦一個燕白領，也是松江人，賢契可是相知麼？」張寅道：「這燕白領號紫侯，也是敝縣華亭人，與晚生是自幼同窗，最為莫逆，凡遇考試，第一第二，每每與晚生不相上下。才是有些，只是為人狂妄，出語往往詆毀前輩，鄉里以此薄之，家父常說他，既承宗師舉薦，又蒙聖恩徵召，就不俟駕而來，却又不知向何方流蕩，竟無蹤跡，以辜朝廷德音，豈是上進之人。」山顯仁聽了道：「原來這燕生如此薄劣，縱使有才，亦不足重。」正說未完，只見一個家人走在山顯仁耳邊，低低說了甚麼，山顯仁就開口道：「小女見了佳章，十分欣羨，內中有甚未解處，要請賢契到玉尺樓一解，不識賢契允否？」張寅道：「晚生此來，正要求教小姐，得蒙賜問，是所願也。」山顯仁道：「既是這等，可請一往，老夫在此奉候。」就叫幾個家人送到玉尺樓去。張寅臨行，山顯仁又說道：「小女賦性端嚴，又不能容物，比不得老夫賢契言語須要謹慎。」張寅打一恭道：「謹領台命。」遂跟了家人同往。心下暗想道：「山老之言，過於自大，他閹老女兒縱然貴重，我尚書之子也不寒賤，難道敢輕薄我不成，怕他怎的！若要十分小心，到轉被他看輕了。」主意定了，遂昂昂然隨着家人入去，不期這玉尺樓直在花園

後邊，走過了許多亭榭曲廊，方纔到了樓下，家人請他坐下，叫侍妾傳話上樓，坐不多時，只見樓上走下兩個侍妾，來向張寅說道：「小姐請問張相公，這張子新編，還是自作的，還是選集衆人的？」張寅見問得突然，不覺當心一拳，急得面皮通紅，幸喜得小姐不在面前，只得勉強硬說道：「上面明明刻著張子新編，張子就是我張相公了，怎說是別人做的？」侍妾道：「小姐說既是張相公自做的，為何連平如衡詩都刻在上面？」張寅聽見說出平如衡三字，摸著跟腳，驚得啞口無言，默然半晌，只得轉口說道：「你家小姐果然有眼力，果然是一個才子，後面有兩首，是我與平如衡唱和做的，故此連他的都刻在上面。」侍妾道：「小姐說『不獨平如衡兩首，還有別人的哩。』張寅心下暗想道：「他既然看出平如衡來，自然連燕白領都知道，莫若直認罷了。」因說道：「除了平如衡，便是燕白領，還有兩首，其餘都是我的了，再無別人，請小姐只管細看我張相公是真才實學，決不做那盜襲小人之事。」侍妾上樓覆命，不多時，又走下樓來，手裏拿著一幅字，遞與張寅，小姐說張子新編，既是張相公自做的，定然是一個奇才了，今有詩一首在此，求張相公和韻。張寅接了，打開一看，只見上寫着一首絕句道：

一池野草不成蓮，滿樹楊花豈是綿，失去燕平舊時句，忽然張子有新編。

張寅見了，一時沒擺佈，只得假推要和磨墨拈筆，寫來寫去，悄悄寫了一個稿兒，趁人兒不見，遞與一個帖身童子，叫他傳出去與宋信代做。自家口裏哼唧唧的，沉吟一會兒，虛寫了兩句，一會兒又抹去了兩句，一會兒又將原稿讀了兩遍，一會兒又起身走幾步，兩只眼只望着外邊，侍兒們看了，俱微微含笑。淹的工夫，久了，樓上又走了兩個侍妾來催促道：「小姐問張相公，方纔這首詩，還是和，還是不和？」張寅道：「怎麼不和？」侍妾說：「既然和，為何只管做去？」張寅道：「詩妙於工，潦草不得。詩人之才情不同，李太白斗酒百篇，杜工

都吟詩太瘦，如何一樣論得。」正然着急不題，却說小童拿了一張詩稿，忙忙走出，要尋宋信代作，奈房子深遠，轉折甚多，一時認不得出路，只在東西亂跑。不期冷絳雪聽得山小姐在玉尺樓考張寅，要走去看看，正走出房門，忽撞見小童亂走，因叫侍妾捉拿問道：「你是甚麼人，走到內裏來！」小童慌了說道：「我是跟張相公的。」冷絳雪道：「你跟張相公，爲何在此亂走？」小童道：「我要出去，因不認得路，錯走到此。」冷絳雪見他說話慌張，定有緣故，因說道：「你既跟張相公，又出去做甚？定是要做賊了，快拿到老爺處去問。」小童慌了道：「實是相公吩咐出去有事，並不是做賊。」冷絳雪道：「你實說出去做甚麼，我就饒你；你若說一句謊，我就拿你去。」小童要脫身，又脫不得，只得實說道：「相公要做甚麼詩，叫我出去與宋相公代做。」冷絳雪道：「要做甚麼詩，可拿與我看。」小童沒法，只得取出來，遞與冷絳雪。冷絳雪看了，笑一笑道：「是小姐奈何他了，待我也取笑一場。」因對小童說道：「你不消出去尋人，等我替你做了罷。」小童道：「若是小姐肯做得一發好了。」冷絳雪道：「跟著我來。」遂帶了小童，到房中，信筆寫了兩首，遞與他道：「你可拿去，只說是宋相公做的。」小童得了詩，歡喜不過，冷絳雪又叫侍兒送到樓下，小童掩將進去，張寅忽然看見，慌忙推小解走在階下，那童子近身一混，就將代做的詩遞了過來。張寅接詩在手，便胆大氣壯，昂昂然走進來，坐下道：「凡做詩要有感觸，偶下階有觸，不覺詩便成了。」因暗暗將代做的稿兒，鋪上紙下，原打算是一首，見是兩首，一發快活，因照樣謄寫，寫完又自念一遍，十分得意，因遞與侍妾道：「詩已和成，可與拿小姐去細看。小姐乃有才之人，自識其中趣味。」侍妾接了，微笑一笑，遂送上樓來，與山小姐。山小姐接了一看，只見上面寫的是：

高才自負落花蓮，莫認包兒掉了綿，縱使燕平舊時句，雲間張子實重編。

又一首是：

荷花荷葉總成蓮，樹長蠶生都是綿，莫道春秋齊晉事，一加筆削仲尼編。

山小姐看完，不禁大笑道：「只個白丁，不知央甚人代作，到被他取笑了。」又看一遍道：「詩雖遊戲，甚是風雅，則代作者到是一個才子，但不知是何人，怎做個法兒，叫他說出方妙。」正在沉吟，忽冷絳雪從後樓轉了出來，山小姐忙迎着笑說道：「姐姐來得好，又有一個才子，可看一個笑話。」冷絳雪笑道：「只個笑話，我已看見，這才子我先知道。」山小姐道：「姐姐纔來，爲何到先知道了？」冷絳雪就將撞見小童出去叫人代作，並自己代他作詩之事，說了一遍。山小姐拍掌大笑道：「原來就是姐姐耍他，我說那里又有一個才子。」張寅在樓下，聽見樓上笑聲啞啞，滿心以爲得意歡喜，因暗想道：「何不乘他歡喜，趕上樓去調戲，得個趣兒，倘有天緣，彼此愛慕，固是萬幸，就是他心上不允，我是一個尙書公子，又是他父親明明叫我進來的，他也不好難爲我，今日若當面錯過，明日再央人來求，不知費許多力氣，還是隔靴搔癢，何能如此親切。」主意定了，遂不顧好歹，竟硬著胆撞上樓來。只因這一上樓來，有分教，黃金上公子之頭，紅粉塗才郎之面。不知此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癡公子倩佳人畫面

詞曰：潑墨淋漓，借尊面權爲素，壁雖然未似錦箋，奇圈圈點點，得辱佳人筆。書生白面安能及，粉黛無顏色，若非神茶鬱壘，橫塗豎抹堪爲匹。

話說張寅在玉尺樓下考詩，聽見樓上歡笑，以爲山小姐得意，竟大著胆，一直撞上樓來。此時許多侍妾，因

見山小姐與冷絳雪取笑張寅作樂，都立在旁邊觀看，故樓門口並無人看守，張寅乘空竟走了上來。山小姐忽抬頭看見，因大怒道：「這是甚人，敢上樓來？」張寅已走到面前，望着小姐深深作揖道：「學生張寅拙作，蒙小姐見賞，特上樓來拜謝。」衆侍妾看見張寅突然走到面前，俱大驚着急，攔的攔，遮的遮，推的推，扯的扯，亂嚷道：「好大胆，這是甚麼所在，竟撞了上來？」張寅道：「我不是自撞來的，是你家太師爺着人送我來的。」山小姐道：「胡說，太師叫你在樓下聽考，你怎敢撞上樓來哩？」因用手指着上面懸的御書匾額說道：「請掙開驢眼看一看，這是誰人寫的，任是公侯卿相，到此也要叩頭，你是一個白丁公子，怎敢欺滅聖上，竟不下拜？」張寅慌忙抬頭一看，只見正當中懸着一個匾額，上面御書弘文才女四個大字，中間用一顆御璽，知是皇帝的御筆，方纔慌了，撩衣跪下。山小姐道：「我雖一女，乃天子欽定才女之名，賜玉尺一方，量天下之才，又恐幼弱，爲人所欺，勅賜金如意一柄，如有強求婚姻，及惡言調戲，打死勿論，故不避人滿朝中縉紳大臣，皇親國戚，以及公子皇孫，并四方求詩求文，也曾見了多少，從無一人敢擅登此樓，輕言調戲，你不過是一個紈袴之兒，怎敢目無聖旨，小覷於我，將謂吾之金如意不利乎？」因叫侍妾在龍案上取過一柄金如意，親執在手，中立起身來說道：「張寅調戲御賜才女，奉旨打死。」說罷，提起金如意就照頭打來，把一個張寅嚇得魂飛天外，欲要立起身來跑了，又被許多侍妾拿定，無奈只得磕頭如搗蒜，口內連連說道：「小姐饒命，小姐饒命，我張寅南邊初來，實是不知，求小姐饒命！」山小姐那裏肯聽，怒狠狠拿着金如意，只是要打，幸得冷絳雪在旁相勸，山小姐尚不肯依，却虧張寅跟來的家人聽見樓上聲息不好，慌忙跑出，到後廳稟知山顯仁道：「我家公子一時狂妄，誤上小姐玉尺樓，小姐大怒，要奉旨打死，求太師老爺看我家老爺面上，速求饒恕，感恩不淺。」山顯仁聽說，也着忙道：「我叫他謹慎，他却不聽，小姐性如烈火，若打傷了，彼此體面不好看。」因忙叫

幾個家人媳婦，快跑去說老爺討饒。山小姐正要下毒手打死張寅，冷絳雪苦勸不住，忽幾個家人媳婦跑來，說老爺討饒，山小姐方纔縮住手了，說道：「這個狂妄畜生，留他何益，爹爹却來勸止。」冷絳雪道：「太師也未必爲他，只恐同官面上不好看耳。」一時張寅已嚇癱在地，初猶求饒，後來連話都說不出，只是磕頭。山小姐看了，又覺好笑，因說道：「父命討饒，怎敢不遵，只是造化了這畜生。」冷絳雪道：「既奉太師之命，恕他無罪，可放他去罷。」山小姐道：「他胸中既然無才，却能央人代替，以粧門面，則面上不可無才。」因叫侍妾取過筆墨，與他擦一個花臉去，使人知他是個才子。張寅跪在地下，看見放了金如意，不打，略放了些心，因說道：「若說我張寅見御書不拜，擅登玉尺樓，誤犯小姐罪，固該當，若說是央人代替，我張寅便死也不服。」山小姐與冷絳雪聽了，俱大笑起來。山小姐道：「你代替的人，俱已捉了在此，還要嘴強。」張寅聽說捉了代替，只說宋信已被他們拿了，心下愈慌，不敢開口。山小姐因叫侍兒將筆墨在他臉上塗得花花綠綠道：「今日且饒你去，你若再來纏繞，我請過聖旨，只怕你還是一死。」張寅聽說饒去，連忙爬起來說道：「今日吃了許多苦，還來纏甚麼？」冷絳雪在旁插說道：「你也不吃苦，你肚裏一點墨水不會帶來，今到擦了一臉去，還說吃苦。」說得山小姐忍不住的笑。張寅得個空，就往樓下走了。走到樓下，衆家人接着，看見不像模樣，連忙將衣服替他面上揩去，揩便揩了，然是乾衣服，未曾著水，終有些花花綠綠，揩不乾淨。張寅也顧不得，竟掩着往外直走，也沒甚臉，再見山顯仁，也不到後廳，竟往旁邊夾道裏一溜烟走了。走出大門，心纔安了，因想道：「他纔說代作人捉住了，定是老宋也拿了去，我便放了出來，不知老宋如何了？」又走不上幾步，轉過灣來，只見宋信在那裏伸頭探腦的張望，看見張寅忙迎上來說道：「恭喜，想是不會要你作詩。」張寅見了，又驚又喜，道：「你還是不會捉去，還是捉了去放出來的？」宋信道：「那個捉我，你怎生只等慌張狼狽，臉上爲何花花

綠綠的。」張寅跌跌脚道：「一言說不盡，且到前邊尋個好所在，慢慢去說。」遂同上了轎，回來走了數里，張寅忽見路旁一個酒店，甚是幽雅潔淨，遂叫住了轎，同宋信入來，這店中是樓上樓下兩處，張寅懶得上樓，遂在樓下靠窗一幅大座坐下，先叫取水，將面洗了，然後吃酒，纔喫得一兩杯，宋信便問道：「你爲何只等氣苦？」張寅嘆口氣道：「你還要問，都是你害人不淺。」宋信道：「我怎的害人？」張寅道：「我央你作詩，指望你做一首好詩，光輝光輝，不知你做些甚麼詩，叫他笑我，央你代做，原是隱密瞞人之事，你怎麼與他知道，出我之醜。」宋信道：「見鬼了，我在此等了半日，人影兒一個也不見出來，是誰叫我做詩？」張寅道：「又來胡說了，詩也替我做了，我已寫去了，怎賴沒有？」宋信道：「我做的是甚麼？」張寅道：「我須全記不得，還記得些影兒，甚麼落花蓮，甚麼包掉了綿，又是甚麼春秋，又是甚麼仲尼，難道不是你做，還要賴到那裏去？」宋信道：「冤屈死人，是那個教我來做？」張寅道：「是小童來的。」宋信道：「可叫小童來對。」張寅忙叫小童，小童却躲在外面，不敢進來，被叫不過，方走到面前。張寅問道：「宋相公做的詩，是你拿來的？」宋信道：「我做甚詩交與你？」小童見兩下對問，慌的呆了一會，也說不出。張寅見小童不則聲，顏色有些古怪，因兜臉兩掌道：「莫非你這小蠢才，不會拿詩與宋相公麼？」小童被打，只得直說道：「那詩實實不是宋相公做的。」張寅大驚道：「不是宋相公做的，却是誰人做的？」小童道：「相公叫我出來，因性急慌忙，錯走了路，誤撞入他家小房內，被他拿住，要做賊打，又搜出相公與我的詩稿，小的瞞他不得，只得直說了。他說你不消尋別人，我代做了罷，拿起筆來，頃刻就寫完了，我恐怕相公等久，只得就便拿來了。」張寅聽了，又跌脚道：「原來你這小奴才誤事，做詩原爲要瞞他家小姐，你怎到央他家小姐代做，怪不得他笑說代做的人已捉住了。」宋信道：「如今纔明白，且問他怎生叫你做起的？」張寅道：「我一進去，山相公一團好意，留我小飯，飲了半晌，就叫

家人送我到玉尺樓去考，方纔坐下，山小姐就叫侍妾下樓來問道：「張子新編，是誰人做的？」我說是自做的。他又叫侍妾說道：「既是自做的，爲何平如衡的詩在內？」只因這一問，打着我的心，叫我一句也說不出。我想這件事，是你我二人悄悄做的，神鬼也不知，他怎麼就知道？」宋信也吃驚道：「這真作怪了，你却怎麼回他？」張寅道：「我只得認是平如衡與我唱和的兩首，故刻在上面，所以做只一首詩譏誚我，又要我和我急了，叫這小奴才來央你做，不知又落人圈套，竟將他代作的寫了上去，他看了，在樓上大笑，我又不知就裏，只認是看詩歡喜，遂大胆跑上樓去，不料他樓上供有御書，說我欺滅聖旨不拜，又有一柄御賜的金如意，凡是強求婚姻與調戲他的，打死勿論，我又不知，被他叫許多侍妾僕婦，將我捉住，自取金如意定要我打死，是我再三告求，方纔饒了，你道只丫頭惡不惡？說饒了，臨行還搽我一個花臉，方放下樓來。」宋信聽了，吐舌說道：「大造化，大造化，玉尺樓可是擅自上去的一個御賜才女，可是調戲得的？還是看你家尙書分上，若然別個，定然打殺，只可白白送了一條性命。」張寅道：「既是這等利害，何不早對我說知？」宋信道：「他的利害，人人知道，何消說得，就是不利害，一個相公兒女，也不該撞上樓去調戲他。」張寅道：「我一個家宰公子，難道白受他凌辱，就是這等罷了，須與老父說知，上他一疏，說他倚朝廷寵眷，凌辱公卿子弟。」宋信道：「你若上疏，說他凌辱，他就上疏說你調戲，後來問出真情，畢竟還是你吃虧，如何弄得他倒？」張寅道：「若不處他一場，如何氣得他過？」宋信道：「若是氣他不過，小弟到有一個好機會，可以處他。」張寅忙問道：「有甚好機會，萬望說與我知道？」宋信道：「我方纔在接引菴借坐等你，看見壁上有趙縱錢橫二人題的詩，看他詩中情思，都是羨慕山小姐之意，我問菴中和尙，他說二人曾與山小姐對考過，我問他考甚麼？那和尙到也好事，連考的詩都抄在那裏，拿與我看，被我暗暗也抄了來。前日山相公叫人錯尋到我下處的，就是此二人。」

我看他對考的詩，彼此都有勾挑之意，你若尋他過犯，上疏參論，何不將此唱和之詩呈與聖上，說他借量才之名，勾引少年子弟，在玉尺樓淫詞唱和，有辱天子御書，并欽賜才女之名。如此加罪，便不怕天子不動心。」張寅聽了，滿心歡喜道：「這個妙，這個妙，待我就與老父說知，叫他動疏。」宋信道：「你若明日就上疏，他就說你調戲被辱，仇口冤他了。此事不必性急，須緩過幾日才好。」張寅道：「也說得是，便遲兩日，不怕他走上天去。」二人商議停當，方纔歡歡喜喜飲酒，飲了半晌，方纔起身，上轎而去。俗語說得好：「路上說話，草裏有人。」不期這日，燕白領因訪不着閣上美人，遂同平如衡又出城，走到皇莊園邊去訪問，不但人無跡蹤，并牆上的和詩都粉去了，二人心下氣悶不過，走了回來，也先在這店中樓上飲酒。正飲不多時，忽看見樓下宋信與張寅同了入來，二人大驚道：「他二人原來也到京了！」平如衡就要下樓來相見，燕白領攔住道：「且聽他說甚麼？」二人遂同伏在閣子邊，側耳細聽。聽見他一五一十，短短長長，都說是要算計山小姐與趙縱錢橫之事，遂悄悄不敢聲張，只等他吃完酒去了，方纔商量道：「早是不曾看見，若看見未免又惹是非。」燕白領道：「我原料他要來山家求親，只道倚着尙書勢頭，有幾分指望，不期倒討了一場凌辱。」平如衡道：「我二人去考，雖然未討便宜，却也不至出醜，所可恨者，未見小姐耳。」燕白領道：「以我論之，小姐不過擅貴名耳，其才美亦不過至是極矣。小弟初意，還指望去求謀一見小姐，今聽張寅所謀不善，若再去纏擾，不獨帶累山小姐，即你我恐亦不能乾淨。」平如衡道：「就是不去，明日叫他父親上疏，畢竟有趙縱錢橫之名，如何脫卸？」燕白領道：「若你我真是趙縱錢橫考詩，自然公器，有無情詞挑逗，自然要剖個明白，怕他怎的。只是你我都是假托之名，到了臨時，張寅認出真姓名，報知聖上，聖上說學臣薦舉，朝廷欽召，都違悖不赴，却更名改姓，潛匿京師，調引欽賜才女，這個罪名便大了。」平如衡道：「吾兄所慮甚是，爲今之計，却將奈何？」燕白領

道：「我二人進京，本念實爲訪山小姐求婚，而這段姻緣，料已無望。小弟遇了閣上美人，可謂萬分僥倖，然追求無路，又屬渺茫，吾兄之冷絳雪，又全無蹤影，你我流蕩在此，殊覺無謂。兄前日侍妾詩中，已明明說道：『欲爲元霜求玉杵，須從御座撤金蓮。』目今鄉試不遠，莫若歸去，求了功名，那時重訪藍橋，或者還有一線之路。」平如衡道：「吾兄之論，最爲有理，只怕再來時物是人非，雲英已赴裴航之夢矣。」燕白領道：「山小姐年方二八，瓜期尙有可待，况天下富貴才人甚少，那能便有裴航？」平如衡道：「山小姐以兄想來，還有可待，只怕我那冷絳雪小姐，不能待矣。既是這等，須索早早回去。」二人算計定了，又飲了數杯，便起身回到下處，叫家人收拾行李，僱了轎馬，趕次日絕早就出城長行。二人一路上，有說有笑，到也不甚寂寞。一日行到山東地方，正在一條狹口上，忽撞見一簇官府過來，前面幾對執事，後面一乘官轎甚大，又有十餘匹馬跟隨，十分擁擠。燕白領與平如衡只得下了轎，檢一個略寬處立着，讓他們過去。不隄防官轎抬至面前，忽聽得轎裏連叫舍人快快問道：「傍立的可是燕平二生員？」燕白領與平如衡聽見，忙在轎裏一張方認得是王提學，也不等舍人來問，連忙在轎前打一恭道：「生員正是燕白領平如衡。」王提學聽了大喜，因吩咐舍人道：「快請二位相公前面驛中相見。」說罷，轎就過去了。聽差舍人領命，隨即跟定燕白領平如衡，請上轎抬了轉去，幸喜回去不遠，只二三里，就到了驛中。王提學連連叫請，燕白領平如衡只得進去拜見。拜見過王提學，就叫坐下，二人遜稱不敢。王提學道：「途中不妨。」二人只得坐下。王提學就問道：「本院已有疏特薦，已蒙聖恩批准徵召入京，本院奉旨各處追尋，却無蹤影，二位賢契爲何却在此處？」燕白領應道：「生員與平生員蒙大宗師培植，感恩無地，但生員等遊學在先，竟不知徵召之事，有辜聖恩，并負大宗師薦拔之盛心，死罪死罪。」王提學道：「既是不知，這也罷了，却喜今日湊巧遇着，正好同本院進京復命，就好面聖，定有異擢。」燕平二

人因說道：『大宗師，欲將生員下士，獻作嘉賓，一段作養，感心真足千古。但聞負天下之大名，必有高天下之大才，方足以當之。若碌碌無奇，未免取天下之笑。生員輩雖薄有微才，爲大宗師垂憐，然撫心自揣，竊恐天下之大，何地無才，竟以生員二人，概盡天下，實實不敢自信。』王提學道：『二位賢契，虛心自讓，固見謙光，但天下文人，本院於南直中徧求，惟二位賢契出類拔萃，故本院敢於特薦。天下雖大，縱更有才人，亦未必過於賢契。今姓名已上達宸聰，二位賢契不必過遜。』燕白領道：『生員輩之辭，其實是有見而然，並不是套作謙語。』王提學道：『有何所見，不妨直說。』燕白領道：『生員聞聖上詔求奇才者，蓋因山相公之女山黛，才美過人，曾在玉尺樓做詩做賦，壓倒翰苑羣英，故聖上之意，以爲女子尚有高才，何況男子？故有此特命。今應詔之人，必才高過於山黛，方不負聖上之求。若生員輩不過項羽之霸王，安敢奪劉邦之秦鹿，是以求大宗師見諒也。』王提學回道：『二位賢契又未遇山小姐，何畏山小姐之深也。』燕白領道：『生員輩雖未遇山小姐，實依稀彷彿於山小姐之左右，非畏之深，實知之深也。』王提學道：『二位賢契既苦苦自諉，本院也不好相強，只是已蒙聖召，而堅執不往，恐聖上疑爲鄙薄聖朝，誠恐不便。』平如衡道：『生員等若是養高不出，便是鄙薄聖朝，今情願原從制科出身，總是朝廷之人才，只是不敢當徵召耳，實是尊朝廷，與鄙薄者大相懸絕。』王提學道：『二位賢契既要歸制科，這便也是一樣了；只是到後日辨時便遲了，何不就此意先出一疏，待本院復命時帶上了，使聖上看明，不獨無罪，且可見二位才而有讓，明日鹿鳴得意，上苑看花，天子定當刮目。』燕平二人同謝道：『蒙大宗師指教，即當上疏。』王提學就留二人在驛中同住了。驛中備出酒飯，就留二人同喫。飲酒中間，又考二人之詩文，見二人下筆如神，無不精警，看了十分歡喜。因說道：『二位賢契若就制科，定當高發。本院歲考完了，例當復命。科考的新宗師，已到任多時，二位速速回去，還也不遲。本院在京中』

準聽捷音。』燕平二人再三致謝，又寫了一道辭召就試的疏，交付王提學，然後到次日，各自別去。王提學進京，復命不題。且說燕白領平如衡二人，一路無詞，到了松江學裏，正值新宗師科考，燕白領是華亭縣學士，自去赴考，不必言矣。平如衡却是河南人，欲要冒籍松江，又嚴緊，冒不得。與平教官商量，欲要作隨任子姪考。平教官官又小，又擔當不來，欲要回河南去，又遲了，還是燕白領出主意道：『不如納了南監罷。』平如衡道：『納監固好，只是要許多銀子。』燕白領道：『只不打緊，都在小弟身上。』平教官出文書，差一個的當家人，帶了銀子，到了南京監裏，替平如衡加納了。過了數日，科舉案發了，燕白領又是一等，有了科舉，遂收拾行李，同平如衡到南京來鄉試，只因這一來，有分教，龍虎榜中御墨，變作婚姻簿上赤繩。不知此去，果能中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道路聯姻奇作合

詞曰：道路聞名巧，萍蹤得信奇，不須驚吾不須疑，相因三生石上舊相知。錯認儂爲我，休爭他是誰，一緣一會不差池，大都本情出沒最多歧。右調南柯子。

話說燕白領有了科舉，又替平如衡納了南監，遂同到南京來鄉試。真是學無老少，達者爲先，二人到了三場，場中做的文字，猶如萬選青錢，無人不賞。及放榜之期，燕白領高中第一名解元，平如衡中了第六名亞魁。二人青年得貴，人物俊美，鹿鳴宴罷，迎回，及拜見座師房師，無不人人羨慕，個個歡喜。凡是鄉宦有女兒人家，莫不都來求他二人爲婿。二人辭了東家，又辭西家，真個辭得不耐煩。公事一完，就同回松江，不料松江求親的也是這等。燕白領與平如衡商量道：『到不如早進京，便可省許多唇舌。』平如衡又道：『我們若早進』

京，也有許多不妙。」燕白領道：「進京有甚不妙？」平如衡道：「功名以才得爲榮，若有依傍而成，便爲減色。我與你不幸爲王宗師所薦，姓名已達於天子，今又奪了元魁，倘進京早了，爲人招搖，鬧動天子，倘賜朝見，或邀獎譽，那時再就科場，再登高第，人道試官迎合上意，豈不料文章減價，莫若對房師座師，只說有病，今科不能進京，使京中望你者絕望，那時悄悄進京，挨至臨期，一到京就入場，若再能掄元奪魁，便可揚眉吐氣，不負平生所學矣。」燕白領聽了大喜道：「吾兄高論，深快弟心，但只是松江也難久留，不如推說有病，到那裏去養病，却同兄一路上慢慢遊覽而去，到臨時再入京，豈不兩全？」平如衡道：「這等方妙。」二人商議定了，俟酬應的人事一完，就收拾行李，悄悄進京，吩咐家人向人說，燕平相公往西湖之上養病去了。二人暗暗上路，在近處俱不耽擱，只渡過揚子江，方慢慢而行，到了揚州，因繁華之地，打算多住些時，遂依舊住在瓊花觀裏。觀中道士也知道都是新科舉人，一個解元，一個亞魁，好不奉承。二人才情發露，又忍不住要東題西詠，住不上五六日，早已驚動地方都知道了。原來地方里甲規矩，凡有鄉紳士宦住址地方，都要暗暗報知官府，以便拜望送禮。瓊花觀總甲見燕白領與平如衡都是新科舉人，只得暗暗報知府縣。不料揚州理刑會聘做廉官，出場回來，對寶知府盛稱解元燕白領與亞魁平如衡是少年才子，春闈會狀，定然有分。寶知府聽在肚裏，恰恰地方來報，他就動了延攬結交的念頭，隨即來拜。燕白領與平如衡忙回不在，寶知府去了。燕白領因商量道：「府尊既已知道，縣裏未免也要來拜，我們原要潛任，既驚動府縣，如何住得安穩？」平如衡道：「必須移個寓所方妙。」一面就叫人在城外幽僻之處，尋個下處，一面叫人打探寶知府出了門，方來答拜，只得投兩個帖兒，就移到新下處去了。寶知府回來聞知，隨即叫吏書下請帖請酒，吏書去請了來，回復道：「燕平二位相公不知是移寓，又不知是進京去了，已不在瓊花觀裏。」寶知府聽了，暗暗想道：「進京舉人，無一毫

門路，還要強來打抽豐作盤纏。他二人我去請他，他到躲了，不但有才，更兼有品，殊爲難得，可惜不會會得一面！十分追悔不題。却說燕平二人，移到城外下處，甚是幽靜，每日無事，便同往山去看白雲紅樹。一日走倦了，坐在一個亭子上歇腳，忽見兩個脚夫抬着一盒擔禮，後面一個吏人押着，也走到亭子上來歇力。燕平看見，因與那吏人拱手問道：「這是誰人送的禮物？」那吏人見他二人生得少年青秀，知是貴人，因答道：「是府裏寶太爺送與前面冷鄉宦賀壽的。」平如衡因記得冷絳雪是維揚人，心下暗驚道：「莫非這冷鄉宦正是他家？」因又問道：「這冷鄉宦是個甚麼官職？」那吏人道：「是個欽賜的中書。」平如衡道：「那兄會聞得這冷中書家有個才女麼？」吏人道：「他家若不虧這個才女，他的中書，却從那裏得來？」平如衡還要細問，無奈那脚夫抬了盒擔走路，吏人便不敢停留，也拱一拱手去了。平如衡因對燕白領說道：「小弟那裏不尋消息，却無蹤影，不期今日無意中訪着了這個下落。」燕白領道：「正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但不知這個才女可正是冷絳雪？」平如衡道：「天下才女有幾個，那有不是他之理？只是雖然訪着，却怎生去求親？」燕白領道：「若果是他，要求親却不難。」平如衡道：「我在京中冷鴻臚家只問得一聲，受許多閑氣，今要開口求親，人生面不熟，絕無門路，怎說個不難？」燕白領道：「寶知府既與他賀壽，定與他相知，這寶知府就是門路了。」平如衡大喜道：「這果是一條門路。」燕白領道：「是便是一條門路，但你我既避他來，如何又好去親近，豈不被他笑我們脚跟立不定乎？」平如衡笑道：「但能求得冷絳雪之親，便死亦不辭，何況於一笑？」燕白領也笑道：「兄爲冷絳雪固不足惜，只是小弟何辜？」平如衡道：「兄不要這等分別，兄若訪着了閣上美人，有用小弟時，雖蹈湯赴火，豈敢辭乎？」二人俱各大笑，因同了回來，仍舊搬到瓊花觀去住。隨備了一副贄見禮，叫人訪得寶知府在衙，重新又來拜起。到了府前，便將名帖投入。寶知府

正在追悔，忽見名帖來拜，不勝歡喜，先叫人請在迎賓館坐，隨即出來相見。相見畢，遜坐待茶，看見燕平二人，年俱是二十上下，人物俊秀異常，滿心愛羨，因說道：「前日奉拜不遇，又承降失迎，隨即具一小東奉屈，因說二兄已命駕矣，正以不能一面爲歉，今忽蒙再顧，實出望外，想是吏員打探不實。」平如衡道：「前日奉謁不遇後，實移寓行矣。不意偶有一事，要請教老公祖大人，故復來奉求。」因叫家人送上禮帖道：「不腆微禮，少伸鄙敬。」寶知府道：「薄敬尙未能伸，怎敢反受厚禮，但不知兄台有何事下詢？」平如衡道：「聞貴治冷中書有一才女，不知他的尊諱叫做甚麼？求老公祖大人指教。」寶知府道：「他的名字叫冷絳雪，兄台何以得知而問及？」平如衡聽見說出冷絳雪三字，便喜得眉歡眼笑，竟忘了情，不覺手舞足蹈起來。寶知府見了，因問道：「平兄何聞名而狂喜至此？」燕白領看見光景不像模樣，因替他說了一個謊道：「不瞞老公祖大人說：『平兄昔年曾得一夢，夢見有人對他說，『維揚才女冷絳雪，與你有婚姻之約。』平兄切記於心，遍處尋訪，並無一個姓冷的鄉宦。昨日偶聞得冷中書之名，又聞他有一才女，但未知其名，猶在疑似，今蒙老公祖大人賜教明白，平兄以爲其夢不虛，故不覺狂喜，遂致失儀於大人之前。』寶知府聽了道：「原來如此，既有此奇夢，可見姻緣前定，待本府與平兄作伐如何？」平如衡見寶知府自說作伐，連忙一恭到地道：「若得老公祖大人撮合此婚，晚生沒齒不敢有忘大德。」寶知府笑一笑道：「平兄不必性急，這一事都在我學生身上，包管成就。只是明日有一小酌，屈二位一敘，當有佳音回復。」平如衡道：「既蒙寵召，敢不趨赴，但冷氏之婚已蒙金諾，萬望周全。」寶知府道：「這個自然。」又吃了一道菜茶，燕平二人方纔辭出，平如衡送的禮物再三推讓，也只收得兩色。燕平二人別去不題。却說寶知府回入私室，就發一個名帖，叫人去接冷鄉宦到府中有話說。冷大戶見知府請他，安敢不來，隨即坐了一乘轎子，抬到府中。寶知府因要說話，迎賓館中不便，遂接入

私衙相見畢，敘坐。冷大戶先謝他賀壽之禮，謝畢就問道：「蒙老公祖見招，不知有何事見教？」寶知府就將平如衡來問他女兒名字，及燕白領所說夢中之事，與求親之意，都細細說了一番道：「我想你令愛年已及笄了，雖在山府中不曾輕待於他，却到底不是一個結局。今這平舉人來，因夢求親，或者原是婚姻，實是一樁美事。况那平舉人年又少，生得清俊過人，才又高，明年春試，不是會元，定是狀元，你令愛得配此人，方不負胸中才學。他再三托本府爲媒，你須應承，不可推却。」冷大戶道：「蒙老公祖大人吩咐，豈敢不遵，但小女却在京中，非我治生所能專主，治生若竟受聘應承，倘他京中又不許嫁，豈不兩下受累？」寶知府道：「這個不消慮得，你令愛京中萬萬不能嫁人。」冷大戶道：「老公祖大人怎料得定？」寶知府道：「山相公連自家女兒，東選西擇，尙不能得一奇才爲配，怎有餘力，選得到你令愛，我故說京中萬萬不能嫁人。」冷大戶道：「莫若寫一個字，叫他京中去商量。」寶知府道：「老先生不要過迂了，以平舉人的才學人品，若到了京中，只怕山閣老見了，且配與自家女兒，那裏還得到你令愛。依本府主張，莫若你竟受了他的聘，使他改移不得，况父母受聘，古之正禮，就是山相公別有所許，也爭禮不過。這樣佳婿，萬萬不可失了。」冷大戶被寶知府說得快活，滿口應承道：「但憑老公祖主張，治生一一領教。只是小女現在山府，恐他明日要娶，遲早不能如期，也須說過。」寶知府道：「只不消說，若說在山府，未免爲他所輕，且到臨娶時，我自自有處。」冷大戶道：「既是這等還有一事，小女曾有言，不論老少美惡，只要才學考得他過，方纔肯嫁。明日臨娶時，若是考他不過，小女有話說，莫怪治生。」寶知府笑道：「這個只管放心，這個平舉人才高異常，必不至此。」冷大戶說完，遂辭謝去了。寶知府遂發帖請酒，燕平二人因有事相求，俱欣然而來。酒席間，即備說冷大戶允從之事，平如衡喜之不勝，再三致謝。酒罷，求寶知府擇了吉期，即行過聘去，約定來春春闈發後來娶。冷大戶因寶知府爲媒，又着人暗相

平如衡見青年秀美，與兒女足稱一對，滿心歡喜，竟自受了聘禮。平如衡見冷大戶受了聘定，因與燕白領商量道：「事已萬分妥帖，我們若在此間轉覺不便。」遂辭謝了寶知府，竟渡淮望山東一路緩緩而來不題。却說山黛與冷絳雪自從趙縱錢橫考詩之後，追尋不見，已是七分不快，又被張寅攪擾一場，便十分惆悵。虧與冷絳雪兩人互相寬慰，捱過日子。不期過了許久，忽報張吏部有書，特參山黛年已及笄，苛於擇婿不嫁，以致情慾流蕩，假借考較詩文爲由，勾引少年書生趙縱錢橫，潛入花園淫詞唱和，現獲唱和淫辭一十四首，可證似此污辱，欽賜才女之名，大傷風化，伏乞聖恩查察，以正其罪。山黛看了大怒道：「這都是前日張寅受辱，以此圖報復也。」因也上一疏辨論，就訴說張寅因求婚考詩不出，擅登玉尺樓調戲，因被塗面受辱，故以此污蔑。蒙恩賜量才之尺，以詩文過質者，時時有人，不獨一趙縱錢橫。幸臣妾與冷絳雪原詩尚在，乞聖明垂覽，如有一字涉私，臣妾甘罪，倘其不然，污蔑之罪，亦有所歸。天子見了兩奏，俱批准道：「在奏人犯，俱着至文華殿候朕親審，該部知道。」旨意一下，事關婚姻風化，禮部差人拘提，衆犯俱在，獨有趙縱錢橫並無蹤跡。禮部尋覓不獲，只得上本奏知。聖上又批下道：「既有其人，豈無蹤影，著嚴訪候審，不得隱匿不報。」禮部又奉嚴旨，只得差人徧訪，因二人曾題詩在接引庵，說和尙認得，就押着普惠和尙徧處察訪不題。却說山黛因被張吏部參論，心下十分不暢，因與冷絳雪在閨中閑論道：「才名爲天地鬼神所忌，原不因久占。小妹自十歲蒙恩，於今六載，當朝之名公才士，不知壓倒多少，今欲見得一佳偶，早早于飛而去，豈不完名全節。不期才售難逢，姻緣淹蹇，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以致有今日之物議。」冷絳雪道：「量才考較，是奉旨之事，又不是桑濮私行，就是前日倡和之辭，並無一字涉私，怕他怎的？况眼前已有二三才人，聽小姐選擇所歸，亦一易事耳，何必苦勞懷！」山小姐道：「姐姐所說二三才人，據小妹看來，一個也算不得。」冷絳雪道：「爲何一個也算不得？」

山小姐道：「蒙聖上所諭，松江燕白領，洛陽平如衡，許爲妾主婚，此一才子也，然屢奉徵召，而抵死辭謝不來，此其無真才可知矣。即趙縱錢橫二人，才情丰度，殊有可觀，得擇一以從足矣。不料有此一番議論，就使事完無說，而婚姻之事，亦當避嫌而不敢承矣。此又一才子也。只有一個閣下書生，大可人意，然大海浮萍，茫無定跡，試問姐姐所說已有二三才人，今安在乎？」冷絳雪道：「小姐因張寅仇參，有激於中，只就眼前而論，未嘗不是若依賤妾思來，小姐今年二八，正是青春，尙未及標梅之嘆。況燕白領必非無才之人，就是辭徵召而就制科，士各有志，到底有出頭之日，何妨少俟。至若趙縱錢橫，量才是奉君命，臨考是奉父命，有何嫌疑而欲避？就是閣下書生，偶然相遇，非出有心，而選吉求良，亦詩人之正，有何私曲，苦鬱於懷，即明告太師，着人尋訪，或亦太師所樂從。小姐何必戚戚拘拘，作小家女兒之態？」山小姐聽了滿心歡喜道：「姐姐高論，令小妹滿胸茅塞俱開矣。但閣下書生，既無名姓，又無夢中畫像，即欲明訪，却將何爲據？」冷絳雪笑道：「小姐何聰明一世，而懵懂一時。書生的姓名，雖無圖像來畫，題壁一詩，豈非書生之姓名圖畫乎？何不將前詩寫在扇上，使人鬻於市上，在他人自不理會，若書生見之，豈不驚訝而得之耶？」山小姐聽了，不禁拍手稱贊道：「姐姐慧心異想，真從天際得來，小妹不及多矣。」因取了一柄金扇，將書生題壁詩寫在扇上面，隨喚了一個一向玉尺樓伏侍，又在城中住的老人家蔡老官來，吩咐道：「你在城中住，早晚甚便，可將這柄扇子拿到市上去賣。若有個少年書生，看見扇上詩驚訝，你可就問他姓名居住來報我，他若問我姓名，你切不可露出真跡，只說是皇親人家女子，要訪他結婚的。若果訪着，我重重有賞。老爺面前，且莫要說。」老人家領命去了不題。却說燕白領與平如衡在一路之上，慢慢度了歲，直交新春，方悄悄入京，尋個極幽僻的所在住下，每日是閉門讀書，絕跡不敢見人。原來燕白領與平如衡一中後，報到京中，莫說玉提學歡喜，山相公歡喜，連天子也龍顏大悅。

因召王提學面諭道：「燕白領與平如衡既能發解奪魁，則爾之薦舉不虛，則彼二人之辭徵召而就制科，亦不爲無見也。因賜表禮，以旌其薦賢得實。」又諭：「若二人到京，可先領來見朕。」王提學謝恩辭退出，遂日日望二人到京。山顯仁見報，忙與山小姐冷絳雪說知，燕白領中了解元，平如衡中了亞魁，不日定然到京。你二人婚姻自有着落。冷絳雪因對山小姐說道：「小姐何如，我就說燕白領斷非無才之人！今既發解，則其才又在平如衡之上矣。」二人暗暗歡喜不題。却說山顯仁與王提學遂日日打聽，再不見到，只等到大座師復命，方傳說二人有恙，往西湖上養病去了。今科似不去會試，大家方冷了念頭，不十分打探。誰知二人已躲在京中，每日只是在下處吃兩杯悶酒。平如衡因聘定了冷絳雪，心下快暢，還不覺寂寞。燕白領却東西無緒，甚難爲情。早晚只將閣上美人的和韻，寫在一柄扇上吟諷。捱到場期將近，方同平如衡悄悄進城，到禮部去報名投卷。此時天下的士子，皆雜於闕下，滿城紛紛攘攘，二人在禮部報過名，投過券，遂雜於衆人之中。東西閑步，到城隍廟前，忽見一個老人家，手中拿着一把金扇，折着半面，插着草標在上。燕白領遠遠望去，看見那扇子上字跡，寫得龍蛇飛舞，十分秀美。因問道：「那扇子是賣的麼？」那老人家道：「若不賣，怎插草標？」燕白領因近前取來一看，不看猶可，看了那詩，驚訝得睜了眼，合不攏來，舌吐出縮不進去，因扯着那老人家問道：「這扇子是誰人賣的？」那老人家見燕白領光景有些詫異，因說道：「相公此處不便說話，可隨我來。」遂將燕平二人引到一個幽僻寺裏去，方纔說道：「相公看這扇子有何奇處，這等驚訝，可明對我說，包管相公有些好處。」燕白領心下已知是美人尋訪，因直說道：「這扇上的詩句，乃是我在城南皇莊牆壁上題贈一位美人的，此詩一面寫了，一面就塗了，這是何人，他却知道寫在上面？」老人家道：「相公說來不差，定是真的，這詩就是相公題贈的美人寫的，他因不知相公名姓居止，無處可訪，故寫了此詩，叫我各處尋訪，今果

相遇，大有緣法。」燕白領聽了，喜得魂蕩情搖，體骨都酥，因說道：「我蒙美人這等用情留意，雖死不爲虛生矣。」因問道：「老丈請問你那閣上美人，姓甚名誰，是何等人家？」那老人家答道：「那美人門第，却也不小，大約是皇親國戚之家，他的姓名，我一時也不便好說。若相公果也有意，可隨我去，便見明白。」燕白領道：「隨你去固好，只是場期近了，不敢走開，却如之奈何？」老人家道：「相公既要進場，功名事大，怎敢相誤。可說了姓名寓處，待我場後，好來相訪。」燕白領心下暗想道：「若說是趙縱，恐惹張寅的是非；若說是燕白領，恐爲朝廷知道。」因說道：「我的姓名，也不好便說，還是你說個住處，我到場後來相訪罷。」老人家道：「場後來訪，也不爲遲，但我家小姐特地託我尋訪，今既尋訪着了，又無一姓名，叫我怎生去回復，豈不道我說謊？」燕白領想一想道：「我有個道理。」遂在袖裏取出那柄寫美人和韻的扇子來，遞與那老人家道：「你只將此物回復你家小姐，他便不疑你說謊了。你那柄扇子，可留在此，做個記頭。」老人家接了道：「既是這等說，我老漢住在東半邊蘇州衙裏，相公場後來尋我，只消進衙第三家，問蔡老官便是了。這把扇子相公要，就留在此不妨。」便就遞與燕白領。燕白領接了道：「有了住處，便好尋了。你回去，可拜上小姐，說我題壁書生，何幸得蒙小姐重愛，場後定當踵門拜謝。」老人家道：「相公吩咐，我自去說，但場後萬萬不可失約。」燕白領道：「訪求猶恐不得，既得焉敢失約！」兩下再三叮嚀，老人家方纔回去，將此事回覆小姐不題。却說平如衡在旁看過，也不勝歡喜道：「小弟訪着了冷絳雪，已出望外，不料無意中兄又訪着閣上美人之信，真個是大快人心之事。」燕白領道：「兄之絳雪，聘已行了，自是實事。小弟雖僥倖得此消息，然鏡花水月，尙屬虛影，未卜何如？」平如衡道：「美人既然以題詩相訪，自是有心之人，人到有心，何所不可。你我且唾手功名，凡事俱易爲耳。」二人歡歡喜喜，以待進場，只因這一進場，有分教：吉凶鴉鵲同行，清濁忽分鯁鯉。不知後事如

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金鑾捷報美團圓

詞曰：金鑾捷報，天子天顏悅！不是一番磨與滅，安見雄才大節？明珠應產龍胎，蛾眉自解憐才，費盡人情，宛轉成全，天意安排。右調清平樂。

話說平如衡已聘定冷絳雪，燕白領訪着閣上美人消息，二人心下十分快活，到了場期，二人歡歡喜喜進去，做得三場文字，皆如錦繡一般，二人十分得意。三場一完，略歇息數日，燕白領即邀平如衡同到蘇州衙衙去尋蔡老官。此時場事已畢，不怕人知，竟往大街上一直走去。不期纔走到棋盤街上，忽舉頭撞見接引庵的普惠和尚，燕白領忙拱手道：「老師何往？」普惠看見二人，也不顧好歹，便一隻手扯住一個道：「二位相公一向在何處，却叫小僧尋得好苦？」燕平二人大驚道：「老師尋我爲甚？」普惠道：「小僧不尋相公，是吏部尚書張老爺，有疏參二位相公與山小姐做詩勾挑，傷了風紀，奉旨拘拿御審。各人犯俱齊，獨不見了二位相公，至今未審。有一位宋相公說二位相公曾在庵中題詩，小僧認得，就叫差人押着小僧到處找尋，差不多找了半年，脚都走折了，今日僥倖纔遇着。」燕白領道：「這等說來，難爲你了。只是這件事也沒甚要緊，况已久遠，朝廷也未必十分追求，若是可以通融用情，待學生重重奉酬何如？」普惠道：「天子輦轂之下，奉旨拿人，誰敢通融？這個使不得。」傍邊押和尚的差人見和尚與二人說話有因，遂一齊擁到面前，問和尚道：「這兩個可就是趙縱錢橫麼？」普惠連連點頭道：「正是，正是。」衆差人聽得一個是字，便不管好歹，取出鐵索，套在燕白領平如衡頸裏，便指着和尚罵道：「你這該死的禿狗，一個欽犯罪人，見了不拿，還與他斯斯文文講

些甚麼，莫非你要賣放麼？」普惠也嚇得口不敢開，燕白領平如衡還是與他講話，當不得一班如龍似虎的差人，扯着便走。平如衡還強說道：「你們不必動粗，我二人是新科解元舉人，須要存些體面。」衆差人道：「解元舉人，只可欺壓平民百姓，料欺壓不得皇帝，莫要胡說，還不快走。」二人沒法，只得跟他扯到禮部。衆差人稟知堂上，說欽犯趙縱錢橫拿到了，堂上吩咐暫且寄鋪，候明日請旨，衆差人領命，隨即將燕平二人帶到鋪中，交付收管，方各散去。禮部見趙縱錢橫二人拿到，便一面報知張吏部，一面報知山相公，好料理早晚聽審。到次早上朝，奏報趙縱錢橫已拿到，乞示期候審，聖示批發道：「人犯既齊，不必示期，遇御殿日，不拘早晚，隨時奏審。」山黛冷絳雪路遠，不到可也。」禮部得旨，各處知會不題。却說聖天子留意人才，到了放榜這日，早五更即親御文華殿，聽候揭曉，禮部即遵前旨，隨即將一一犯人，都帶入朝中，衆官朝賀畢，禮部出班，即跪奏道：「吏部尚書張夏時參奏閣臣山顯仁女山黛，與趙縱錢橫情詞勾挑一案，人犯已齊，前旨遇御殿日奏審，今聖駕臨軒，謹遵旨奏請定奪。」天子道：「人犯既齊，先着趙縱錢橫見駕。」禮部領旨下來，早有校尉官旂將燕白領平如衡二人帶至丹墀下面俯伏。天子又傳旨帶上二人，只得俯伏膝行，至於陛下。天子展開龍目一看，見二人俱是青年人物，十分俊秀，皆囚首桎梏，即傳旨開去。方問道：「誰是趙縱？」燕白領道：「臣有。」天子又問道：「誰是錢橫？」平如衡應道：「臣有。」天子又問道：「朕御賜弘文才女山黛，乃閣臣之女，你二人怎敢以淫詞勾挑？」燕白領答道：「山黛蒙恩寵受，賜以才女之名，付以量才之任，滿朝名公，多會索句，天下才士，半與衡文，即張吏部之子張寅，亦曾自往比試，豈獨二人就考，便爲勾挑？若爲勾挑，前考較之詩，尚在御前，伏祈聖鑒，如有一字涉淫，臣願甘罪。况張寅擅登玉尺樓，受山黛塗面之事，人人皆知，此豈不爲勾挑？反責臣等勾挑，吏部可謂溺愛矣。伏乞聖恩詳察。」天子因傳旨帶張寅見駕。張寅俯伏至於御前，天子問道：「

張寅你自因調戲受辱，却誣說他人勾挑，唆父上疏欺君，是何道理？」張寅伏於御前，不敢仰視，聽天子詰責，只得抬起頭來強辯，忽看見傍邊跪着燕白領平如衡，因驚奏道：「陛下一發了不得，勾挑之事，其罪尚小，且慢慢奏聞，只是這二人不是趙縱錢橫，欺君之罪，其大如天，伏乞陛下究問明白，以正其辜。」天子聽了也着驚道：「他二人不是趙縱錢橫，却是何人？」張寅奏道：「一個是松江燕白領，一個洛陽平如衡。」天子一發着驚道：「這一發奇了，莫不就是學臣王袞薦舉的燕白領平如衡麼？」張寅奏道：「萬歲爺正是他。」天子問道：「莫不就是新科南場中解元的燕白領，與中第六名的平如衡麼？」張寅奏道：「萬歲爺正是他。」天子因問二人道：「你二人實係燕白領平如衡麼？」燕白領平如衡連連叩頭道：「臣該萬死，臣等實係燕白領平如衡。」天子道：「汝二人既係燕白領平如衡，已爲學臣薦舉，朕又有旨徵召，爲何辭而不赴，却更改姓名，去勾挑山黛，其中實有情弊，可實說，免朕加罪。」二人連連叩頭奏道：「微臣二人，本一介書生，幸負雕蟲小技，爲學臣薦舉，又蒙聖恩徵召，此不世之遭遇也，即當趨赴。但聞聖上搜求之意，原因山黛女子有才，而思及男子中豈無有高才過於山黛者乎，故有是命。臣恐負徵召之虛名，至京而考，實不及山黛，豈不羞士子而辱朝廷，故改易姓名爲趙縱錢橫，潛至京師，以就山黛量才之考。不期赴考時，山黛不出，而先命二青衣出與臣等比試，張寅所呈十四首，即臣與二青衣比試之詞也。臣因見二青衣尙足與臣等抗衡，何況山黛，遂未見山黛而逃歸。途遇學臣再三勸駕，臣等自慚不及山黛，故以小疏上陳，願歸就制科以藏短也。又幸蒙聖恩，拔至榜首第六，實感恩之無已也。然歷思從前改名，實爲就考，就考實爲徵召，辭徵召而就制科，實恐才短而辱朝廷，途雖錯出，而黼黻皇猷之心，實無二也。若謂勾挑，臣等實未見山黛，乃只勾挑二青衣也。伏乞聖恩鑒察。」天子聽說出許多委曲，滿心歡喜道：「汝二人才美如此，而又虛心如此，可謂不驕不吝矣。這也罷了，只是

你二人既中元魁，爲何不早進來會試？朕已勅學臣一到即要召見，因甚直至此時方來？」燕平二人又奏道：「臣等聞才爲天下公器，最忌夤緣，臣等幸遭聖明，爲學臣所薦，陛下所知，今已僥倖南闈。若早進京，未免招搖耳目，倘聖恩召見，而後就試，即叨一第，天下必疑主司之迎合，臣因遲遲而行，僅及場期而後入，中與不中，不獨臣等無愧，適足彰皇上至無公私之化矣。」天子聽了，龍顏大悅道：「你二人避嫌絕私，情實可嘉，朕若非面審，幾誤加罪於汝。」因命張吏部責諭道：「衡文雖聖朝雅化，亦須自量。山黛之才，已久著聞，門即燕白領平如衡，爲學臣特薦，如此尙不敢明試，而假名以觀其淺深，卿子既無出類之才，乃公然求婚，且擅登玉尺樓，妄加調戲，何無忌憚如此？及受辱而歸，理宜自悔，乃復唆卿瀆奏，以圖報復，暴戾何深！本當加罪，念卿銓務勤勞，姑免究。」張吏部忙出班叩首謝恩。天子還要召山顯仁論以擇壻之事，忽天門放榜，主考已先獻進會試題名錄來。天子展開一看，只見第一名會元就是平如衡，第二名會魁就是燕白領，龍顏大悅。此時燕白領平如衡尙囚首俯伏於地，天子因命平身，就叫近侍將會試題名錄遞與二人看。二人被繫入朝，又爲張寅識破姓名，心下惶惶，懼有不測之禍，誰還想到會試中與不中，今見天子和容審問，絕不苛求，平如衡忽又見自家中了會元，燕白領忽又看見自家中了第二名會魁，明明一個見鬼，忽然變了仙，怎不快活！慌忙頓首於地，稱謝道：「皇恩浩蕩，真捐頂踵，不能以上報萬一。」天子道：「汝二人不依不附，卓立之志，可謂竟成矣。」又說道：「今日且完制科之事，異日還要召汝，與山黛御前比試，以完薦舉之案。暫且退出，赴瓊林宴以光大典。」二人謝恩而出，走出文華殿，早有許多執事員役，拿中式衣冠，與他換了，簇擁而去。天子然後召山顯仁面諭道：「平如衡燕白領二人俱少年英才，殿試後，當於二人中爲汝擇一佳壻，方不負汝女之才。」山顯仁方叩頭謝恩而出，遂回府，與山黛細細說知。從前許多委曲之事，山黛方知趙縱錢橫，果是燕白領平如衡，因與冷

絳雪說知。燕平二人既春闈得意，聖上面許擇婚，則平自歸姊，燕自歸妹；平郎與姐姐，可謂天從人願矣！燕郎與平郎，互相伯仲，得結絲羅，未嘗非淑人君子。但有閣下一段機緣，終不能去懷。若是前日尋訪不着，也還可解，不料我以題壁之詩訪他，他即以和韻詩懷我，才情緊緊相對，安能使人釋然？但許場後即來相訪，不知爲何至今竟又不來？冷絳雪道：「許場後來，則必場前有事，若場前既有事，則場中或得或失，場後羈遲，未爲爽約，小姐須寬心俟之，定有可音。到是賤妾之事，尙屬未妥。」山小姐道：「此是爲何？」冷絳雪道：「天下事最難意料，妾雖知平郎得意，平郎未必知妾在此。他少年得雋，誰不羨慕，倘有先我而得之者，爲之奈何？」山小姐道：「這個不難，待小妹與父親說知，明日就叫官媒婆去議親，便無可慮矣。」冷絳雪道：「如此更妙。」山小姐遂與山顯仁說知，山顯仁隨叫官媒婆去議親。那官媒婆去議了來回復道：「平爺說，蒙太師重愛許結，朱陳是夙昔所仰望而不得者，誠生平之願，但恨緣慳，前過揚州，偶有所遇，納采於人矣。方命之罪，容殿試後踵門請荆。」山顯仁聽了，說與冷絳雪，把一個冷絳雪氣得啞口無言，手足俱軟，默然不勝憤恨。正是：

漫道幽閑盡性成，須知才美性之情。美到有才才到美，誰能禁性不生情。

且不說冷絳雪在閨中幽悶，却說燕白領與平如衡中後，蒙聖恩放出赴宴，宴罷瓊林，歸到寓所，十分得意。只有燕白領因不會去訪得閣上美人，以爲失約，終有幾分快快。欲要偷工夫去訪，又因要謝恩謁聖，見座師房師，拜同年，百事蠟集，一刻不得空閑，欲要悄悄去訪，比不得舊時作秀才，自去自來，如今有長班人役跟隨，片時不得脫空。只捱到晚間，人役散去，方叫一個家人，打了一個小燈籠，悄悄步到蘇州衙衙來尋訪。喜得蔡老官人人認得，一問就着。不料蔡老官奉山小姐之命，日日守候，忽見燕白領來尋，宛如得了異寶，連連道：「相公原許場後就來，爲何直到如今，叫我老漢等得不耐煩？」燕白領道：「我場後已曾來訪，不期路上遇了一

場是非，故不曾到此。不瞞你說，放榜後，又中了進士，日日奔忙，半刻不空。又恐怕你家小姐道我失約，故乘夜而來。煩你拜上小姐，既有垂慕之情，須寬心小待，等我殿試後，公務稍暇，定來見你，商議求媒，以結百年之好。」蔡老官道：「原來相公中了事忙，既是這等，我老奴就去回復小姐，只是萬萬不可失信。」燕白領道：「我若失信，今日也不來了，只管放心。」蔡老官道：「說得有理，我放心在此守候佳音便了。」燕白領囑咐明白，方纔回寓，與平如衡說知此事道：「你我功名亦已成就，兄又聘了冷絳雪，小弟再和合了閣上美人，便可謂人生得意之極矣。」平如衡道：「事已八九，何患不成？」二人說說笑笑，十分歡喜。不數日，廷試過了，傳臚這日，天子臨軒，百官齊集，三百進士濟濟伏於丹墀之下。御筆親點燕白領狀元及第，平如衡探花及第，各賜御酒三杯，簪花掛紅，同翰林院去到修撰編修之任。到過任，敕賜遊街三日，十分榮耀。過了數日，天子又召學臣王袞面諭道：「你前特薦燕白領平如衡有才，今果賜第掄元奪魁，不負所薦，賜爾加官一級，以旌薦賢得實。」王袞叩頭謝恩。天子又諭道：「朕前敕爾搜求奇才者，原以山閣臣有親女山黛，與義女冷絳雪，才美過人，朕以爲女子有此異才，豈可男子中反無，故有前命。今日果得燕白領平如衡二人，以副朕求。朕因思天地生才甚難，朝廷得才不可不深加愛惜，眼前四個才人，適男女各半，又皆青年，未曾婚配，朕欲爲之主婚，狀元燕白領賜婚山閣臣親女，探花平如衡賜婚山閣臣義女，如此則才美相宜，可彰聖化，特賜爾爲媒，傳朕之命，聯合兩家之好。」王袞叩頭稱頌道：「聖上愛才如此，正無異於天地父母，不獨四臣感恩，即天下才人皆知所奮矣。」遂謝恩退出。因暗想道：「聖上命我爲媒，我若兩邊去說，恐他各有推却，便費氣力。既奉欽命，莫若設一席，請他兩邊共集一堂，那時明宣詔旨，誰敢不遵？」主意定了，遂擇了吉日，發帖分頭去請。又著人面稟道：「此非私宴，乃奉旨議事，不可不到。」至臨期，山顯仁與燕白領平如衡前後俱到。王袞接入相見禮畢，略

敘閑話，王袁即邀入席中，山顯仁東邊太師位坐了，王袁西席相坐，燕白領平如衡坐於下面客席，飲三杯，王袁即開談道：「學生今日奉屈老太師，與狀元探花者，非爲別事，因昨日蒙聖恩面諭，人才難得，不可處之不得其當。山老太師有此二位奇才，實因天生，今科又遇狀元探花，二位名士，奇英定從嶽降，况年相近而貌相仿，可謂聚淑人君子於一時，若不締結良姻，以彰關雎桃夭之化，不足顯朝廷愛才之盛心也。故特命學生恭執斧柯，和合二姓，故敢奉屈以宣天子之命。老太師與狀元探花，禮宜遵旨謝恩。」山顯仁道：「聖命安敢不遵，但陳人聯姻，新貴未免抱不宜之愧。」燕白領心中雖要推辭，却一時開口不得，惟平如衡十分着急，因連忙打恭說道：「勿論聖上鴻恩，所不敢推辭，即老恩師嚴命，豈敢不遵？况山太師泰山之下，得附絲蘿，何幸如之，但恨賦命涼薄，已有糟糠之聘，風化所關，尚望老恩師代爲請命。」王袁道：「探花差矣，守庶民之義，謂之小節，從君父之制，謂之大命，孰輕孰重，誰敢忘辭？」平如衡道：「愚夫愚婦立節，聖上旌之，非重夫婦也，敦倫也。門生之聘，謂門生之義，則輕則小，謂朝廷之倫，則重則大也。尚望老師爲門生回奏。」王袁道：「事有經，亦有權，從禮爲經，從君爲權，事有實，亦有虛，娶則爲實，聘尙屬虛，賢契亦不可固執。」山顯仁見二人互相辯論，因說道：「王老先生上尊君命，固其宜也。平探花堅欲守禮，亦未爲不是。依老夫看來，必須以此二義，上請於君，方有定奪。」王袁與平如衡一齊應聲道：「是，明早當同入朝請旨。」燕白領聽見說請旨，因亦說道：「門生亦有隱情，敢求老師一同上請。」王袁道：「探花已聘，尙可公言，狀元隱情，何以形之奏牘，這個決難領教。」燕白領遂不敢再言。大家又飲了幾杯，遂各各散去。到了次早，王袁同了平如衡入朝面聖，不期揚州知府竇國一因平如衡中了會元探花，與冷大戶說知，叫他速報知女兒定親之事，自家在揚州做了四年知府，也要來京中謀復原職，因討了賚表的差，竟同冷大戶趕到京來。到了京師，冷大戶竟到山府見女兒，竇

知府這日恰恰朝見，在朝房劈面與平如衡撞見，平如衡忽然看見，滿心歡喜道：「竇公祖幾時到京，恰來得好，有證見了。」因引與王袁相見道：「門生的媒，是竇公祖做的。」竇知府忙問道：「探花已占高魁，爲何事務，忽言及斧柯？」平如衡道：「晚生蒙聖恩賜婚，欲已有聘面，聖懇辭，正恐無據，聖主不信，今喜公祖到來，豈非一證？」竇知府道：「原來爲此，俟面聖時，理當直奏。」王袁道：「探花苦辭，固自不妨，只怕辜負聖上一段憐才盛意。」竇知府道：「請教王大人，聖上怎生憐才？」王袁道：「聖上因愛探花有才，又愛山閣老令愛有才，以才配才，原是一段好意，非相強也。探花苦苦推辭，豈非辜負其意乎？」竇知府聽了着驚道：「聖上賜婚探花者，莫非就是山閣臣之女山黛麼？」王袁道：「不是山黛，是第二位義女冷氏。」竇知府聽了大笑道：「若果是義女冷氏，王大人與探花俱不必爭也，不必面聖，請回準備合登，我學生一向還做的是私媒，如今是個官媒了。」王袁與平如衡俱驚問道：「聖上賜一婚，晚生定一婚，二婚也，爲何不消爭得？」竇知府道：「聖上所賜者，此婚也；探花所定者，此婚也，二婚即是一婚，何消爭得？探花你道山相公義女是誰，即冷絳雪也。」平如衡又驚又喜道：「冷絳雪在揚州，爲何結義山府？」竇知府道：「說來話長，一時也說不盡。但令岳聞知探花高發，恐怕要成親，已同學生趕進京來，昨已往山府報知令愛去了。」王袁與平如衡聽了，歡喜不勝道：「若非恰遇竇老先生說明就裏，我們還在夢中，不知要費許多唇舌。」竇知府道：「不必更言，二位請回，學生朝見過，即來奉賀矣。」說罷，王袁與平如衡先回不表。却說冷大戶到京，問知山顯仁住處，連晚出城，赴上皇莊來見山顯仁，聞知冷絳雪父親來到，忙接入後廳相見，冷大戶再三拜謝恩養。山顯仁一面就留飲，一面就叫冷絳雪出來拜見父親。冷絳雪拜畢，冷大戶就說道：「我不是也還不來，因與你許了一頭好親事，只怕早晚要做親，故趕來與你說知。」冷絳雪道：「父親做事，爲何這等孟浪，既要許人，爲何不早通知？如今這邊

已蒙聖上賜婚了，父親只好回他。」冷大戶聽見說聖上賜婚，只可回他，竟嚇呆了半晌方說道：「爲父的聘已受了，如何回他？」冷絳雪道：「不回他，終不然到回聖上。」冷大戶道：「若是一個百姓之家，便可回他，他是新科的黃甲進士，又是揚州如府爲媒，叫我怎生開口？」冷絳雪道：「說也徒然，知府進士，難道大如皇帝？」冷大戶聽了，默然愁眉歎氣，連酒也不敢喫。山顯仁看見道：「親翁且不必煩惱，還喜得賜婚之人，也會聘過，明早還要面聖懇辭，准了便兩全矣。且請問親翁就了何人之聘？」冷大戶道：「門下晚生，自原不敢專主，當不得寶知府再三騙我，說他是個有名的大才子，今新科中了亞魁，這進京鄉試，不是會元，定是狀元，說得晚生心動，故受他的聘定。」山顯仁道：「他如今既中了進士，則寶知府也不爲騙你了。」冷大戶道：「中到果然中了會元，又點了探花，雖不是騙我，只是騙我把事做錯了，如今怎處？」山顯仁聽了，大驚道：「會元探花，這定是平如衡了。」冷大戶道：「正是平如衡。」山顯仁聽了，看着冷絳雪大笑道：「大奇大奇，平如衡所說揚州已聘者，原來就是你。」冷大戶忙問道：「老太師爲何大笑稱奇？」山顯仁道：「親翁不知，聖上賜婚的恰正是平如衡，你道好笑不好笑，你道奇也不奇？」冷大戶與冷絳雪各各歡喜。到次早，山顯仁忙着人去報知王袁，不料王袁也將朝房遇着寶知府說明之事來報知山顯仁了，兩下各俱歡喜。只有燕白領與山黛心下有些微微不快。王袁隨將此事奏知天子，愈加歡喜，因說道：「寶國一既係元媒，着復原官，一同襄事。」因建大第一所與燕白領平如衡同居，又命欽天監擇吉成親，又勅同榜三百進士伴狀元探花親迎，又撤金蓮寶炬十對賜之文武百官，見聖上如此寵眷，誰敢不來慶賀，食物表禮，盈庭充室，衣冠車馬，塞戶填門。滿長安城中，聞知欽賜一雙才子，娶一雙才女，大家小戶，盡來爭看。到了正日，鼓樂笙簫，旌旗火炮，直擺列至皇莊，燕白領與平如衡，烏紗帽，大紅袍，簪花掛紅，騎了兩匹駿馬，並轡而行。王袁寶國一與三百同年，俱是吉服，於後

相陪。道旁百姓，看見燕白領平如衡青年俊美，無不嘖嘖稱羨。這邊山黛與冷絳雪金裝玉裹，翠繞珠圍，打扮的如天仙一般。山顯仁穿了御賜的蟒服，冷大戶也穿了中書冠帶，相隨接待。須臾，二壻到門，行禮款待，畢然後山顯仁與羅夫人送二女上轎，隨妝侍妾，足有上百。一路上火炮與鼓樂喧天，綵旗共花燈奪目，真個是天子賜婚，宰相嫁女，狀元探花娶妻，一時富貴，占盡人間之盛。娶到了第中，因父母不在堂，惟雙雙對拜，同入洞房。外面衆官的喜筵，都託了王袁寶國一，這兩個大媒代陪不題。却說平如衡與冷絳雪在洞房中彼此覲面，俱認得是閨子祠相遇之人，各敘天緣，與別後繫心，今得相逢之故，萬分得意，不必細說。燕白領與山小姐雖各有閣上美人，閣下書生，一段心事，然到此地位，燕白領娶了天下第一才女，山小姐嫁了天下第一才子，今日何等風騷，就是心有所負，也得丟開罷了。不意到了房中，對結花燭，揭去方巾，彼此一看，各各暗驚。這一個道：「分明是閣上美人。」那個道：「這分明是閣下書生。」但侍妾林立，恐有差誤，不敢開口。二人對飲合盃，在明燭下越看越像，燕白領忍不住，便取出蔡老官尋訪的那柄詩扇，叫侍妾傳與山小姐看道：「下官偶有一詩，請教夫人，幸不嫌唐突。」山小姐接了一看，忽眉宇間神情飛躍，竟不言也，低喚侍兒，取出一柄詩扇，傳與燕白領道：「賤妾也偶有一詩，請教狀元，幸勿鄙輕浮。」燕白領接了一看，見就是前日付與蔡老官的和詩，喜得燕白領滿心痾癢，不知搔處。又見衆侍妾觀望，不敢敘出私情，只哈哈大笑道：「這段姻緣，雖蒙聖恩賜配，又蒙泰山俯就，夫人重愛，卽以今日而論，實係天緣也。」山小姐不好答應，只是微微而笑。飲罷，同入鴛枕，一雙才子才女，青年美貌，這一夜真是百恩百愛，說不盡萬種風流。到了次日，閨中夫妻相對，燕白領見侍妾如雲，只不見前日對考的青衣記室，因問山小姐道：「莫非記室體尊，不屑侍御，不曾攜來？」山小姐道：「已來矣，滿月時當與狀元相見。」燕白領出見平如衡，說知閣上美人，卽係山小姐，平如衡大喜道：「

真可謂奇緣也。」燕白領又說及青衣之事，平如衡道：「小弟也曾問來弟婦，也如此說。」到了滿月，山顯仁與冷大戶一齊都來，兩位新人出房相見，山小姐冷絳雪與燕白領平如衡是姐夫妹夫，大姨小姨，交相拜見。拜罷，山小姐因指着冷絳雪對燕白領說道：「狀元要見青衣記室，此人不是麼？」冷絳雪也指着山小姐對平如衡道：「探花要見青衣記室，此人不是麼？」燕白領與平如衡看了，俱大笑道：「原來就是大姨娘小姨娘，假扮了耍我們的。我就說天下那有如此侍妾，今日方纔明白，不然叫我們抱慚一世矣。」山顯仁笑說道：「若不如此，二位賢婿如何肯服輸？」惟冷大戶不知，因問其故，山顯仁對他說明，也笑個不了。說罷，合家歡喜，其樂無極。到次日，山顯仁因約了王褒、竇國一率領二婿兩女，同詣闕謝恩。天子親御端門賜宴，因諭說道：「朕向因見山氏白燕詩，方知閨閣有此奇才，復因閨閣有人，方思搜求天下奇文。今獲二才子二才女，配爲夫婦，以彰文明之化，足稱懷矣。汝四人之婚，雖朕所主，今日思厥由來，實白燕爲之媒也。汝四人還能各賦一白燕詩以謝之麼？」四人同奏道：「陛下聖命，敢不祇承。」天子大悅，因命各賜筆墨，四人請韻，天子因思說道：「不必另求，即以平山冷燕四韻可也。」四人領旨，各各揮毫，此時方顯真才之妙。但見紙落雲烟，筆飛鶻兔，日晷不移，早已詩成四韻，一齊獻上。天子展開次第而觀，只見平如衡寫的道：

疑是前身太白生，雙飛珠玉旺文明，不須更羨丹山鳳，光賁衣裳天下平。

山黛的是：

雲想衣裳玉想鬢，不將紫領動龍顏，若非毓種瑤池上，定是修成白雪山。

冷絳雪的是：

紅芳付與羣芳領，雙雙玉殿飛無影，九重春色正融融，白雪滿身全不冷。

燕白領的是：

尋鶯御柳潛還見，結夢梨花成一片，天子臨軒賞素文，始知不是尋常燕。

天子覽畢，龍顏大悅，即賜與山顯仁王褒、竇國一徧觀，因諭道：「汝四人有才如此，不負朕愛才之意。」又賜宴飲，飲至日午，欽天監奏才星光映北闕，當主海內文明，國家祥瑞，天子大喜，因各賜金帛彩緞。山顯仁因率諸臣謝退。以後燕白領與山黛，平如衡與冷絳雪，兩對夫妻，真足才美相宜，彼此相敬，在閨中百種風流，千般恩愛。張寅與宋信，初時猶欲與他二人作對，到此時見他一時榮貴，只得撥轉面皮，來趨承慶賀。燕白領平如衡度量寬大，不念舊惡，仍認作相知，優禮相待。山顯仁得此二婿，十分快活，竟不做官，只優游林下，囂囂自得。後來燕白領與山黛榮歸松江，生子繼述書香，平如衡也同冷絳雪回洛陽，重整門閭，祭祀父母，連叔子孫，教官都遷任得意。若非真正有才，安能如此？至今京城中俱傳平山冷燕爲四才子，閉窗閱史，不勝欣慕，而爲之立傳云。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再版

新式標點
平山冷燕

標點者	王祖箴
校閱者	朱聯華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	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一册定價七角

70

